

# 无人来救

## 0600 雨晴的目的

---

雨晴感觉眼前的画面在飘。她想要迈开步子，可是脚却拖在地上，然后眼前的景象便向一边倾斜。她连忙把手伸出去，想要扶住什么。至少不能把脸摔在地上。

“没事吧？”旁边的人伸手拉住雨晴，“刚传送完都会有点晕，习惯了就好了。”

*这怎么看都是有事吧！*

“谢谢……”雨晴一只手扶着他，一只手扶着膝盖，深吸了几口气，晕眩的感觉才抽离自己的身体。

“休息好了，就请跟我来吧。”这个人看雨晴终于站直身体，就迈步离开。

雨晴跟在后面，顺着台阶，走下传送阵。所谓的传送阵，不过是一块圆形的高台，上面扑满白砖。如果感觉不到周遭渐渐平息的灵力，雨晴也只会以为这是个没有亭子遮顶的观景台。在山崖上凭台远眺，一不小心就会随风而落，尸骨无存。

前面的人一路无言。只是小心的保持着不快不慢的步伐，通行在石砖路上。石砖路从传送阵延伸出来，左侧是绝壁右侧是深渊。虽然左侧有草丛有树荫，可是右侧只有一排铁柱，铁柱之间连着铁链。雨晴总感觉有阴冷的山风从右侧吹来，冷风便会从裤管钻入，爬满全身。她一边哆嗦，一边挪着小碎步。

终于，走进了一座凉亭。

凉亭扼守在山路上。亭中有两个人，一个坐在正中的桌案前，一个坐在亭边的栏杆上。

“魏师兄，请你登记一下。”带路人走向桌案，冲桌案后面的人行礼。

“姓名？拜访人？来做什么？”姓魏的人从一开始就盯着雨晴。带路人示意雨晴上来作答。

“我叫雨晴。来拜访莫主教。要找他……”

“麻烦你认真回答问题。来拜访谁？”魏姓弟子把笔放在一边，抬头看着雨晴。坐在栏杆上的人也把头扭了过来。

“我就是来找莫主教。我跟他已经通过信了，不信你去问他。”

“陈师弟，怎么随便什么人你都会带上山？”魏姓弟子看向带路人，脸色不满。

“魏师兄，这个女人的信物可是如假包换，不然我带她来做什么？”带路人拱了拱手，但语气不卑不亢。

“把信物拿来。”魏姓弟子砸了砸嘴，向雨晴伸手，但并没有看着雨晴。“要是让我查出了问题，陈师弟你再也别想回研究院！”

“魏师兄请便。”带路的陈姓弟子昂着脖子，用鼻孔看着桌案后面的人。

这下有意思了。

雨晴不喜欢这个姓魏的人。不过看上去他和姓陈的家伙好像有点矛盾。雨晴心里一乐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紫玉，玉上雕了一只栖息在枝头假寐的凤凰。

嘿嘿嘿。

雨晴用力将紫玉拍在魏姓弟子的手里，声音又想又脆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魏姓弟子连忙把手伸出来。看样子是生气了。坐在栏杆上的人也跳进亭子，向这边走来。

“给你看信物喽。”雨晴也用鼻孔看着他。

干什么？当然是要你看！

魏姓弟子骂骂咧咧地张开手，看到手中的紫玉，脸色一变。他把紫玉举到眼前，仔细核对，确认了凤凰、枝头、假寐之后，眉毛就皱在了一起。他在紫玉跟雨晴之间瞧来瞧去，面目狐疑。

“怎么样？要是有问题，就把东西还给我我自己下山。”雨晴伸手就要把紫玉取回来。

“不敢不敢。怎么敢怠慢贵客。”魏姓弟子脸上咧出难看的笑容，“小冯，你去拿着信物去找内务部核实一下。”他把紫玉递给向旁边。姓冯的弟子从栏杆走来，接过紫玉，行了个礼，然后就从亭子飞奔而出。

“诶，东西得给我还回来啊。”雨晴对魏姓弟子说，脸上全是叮嘱。

“一定一定。”他的额头有些见汗，然后伸手向栏杆旁的座椅，“贵客请坐请坐。”

雨晴开开心心的坐下，然后拍了拍旁边的椅子，对陈姓弟子面露笑容，“来坐啊，站着干什么？”

陈姓弟子瞥了一眼姓魏的，然后走过来，坐在雨晴旁边。他再也不掩饰脸上的狐疑。

“贵客？”他问。

“嗯啊。”雨晴开心的点点头，“你们之间是不是有过节？”然后她小声的问，还专门靠在姓陈的耳边，用手遮住自己的嘴。

“算是吧。”姓陈的耳根有些红，不安地扭了扭身子，点了点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雨晴好奇极了。

“没什么。能有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嫉妒？”陈姓弟子摇了摇头，然后看了一眼姓魏的。桌案后面的人撞到了递过来的眼神，连忙把头低下，假装在纸上写着什么。

陈姓弟子讲的故事就像会发生在太阳下的所有事情一样，有那么些离奇，大部分都很寻常。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一场满是蹊跷的事故，一个失望透顶的小师妹，一个并不公正的判决，一个归隐多年的老前辈，一个平凡而不平凡的职位，再加上桌案后面那个匆匆经过他人生的过客。

他静静的讲，雨晴静静的听，津津有味。时不时有人从砖石路走进亭子，然后魏姓弟子按惯例应对，记录下信息查验过信物之后，便通通放行。剩下的时间，他就一脸担心地看着雨晴和姓陈的两个人窃窃私语，偶尔还传来一阵笑声。

他的眉头越皱越紧。

“那你得加油喽。发生这么些事情，都算是对你的历练！”听完他的故事，雨晴礼貌地鼓励对方。

“那是一定。师叔让我做这份工，我刚开始一直还在抱怨。他说见闻就是机遇，我还不很明白。直到今天……”

*别别，千万别说下去。*

“……到今天我才明白他的意思……”陈姓弟子脸色有些红润，也许是因为畅所欲言还得到了他人的认可。只是也许。

*不不，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*

“我叫陈逊。”然后他拱了拱手。

“我叫雨晴。”雨晴也学他拱了拱手，摆出了一个礼貌但不失距离的微笑。

“这下我们就算认识了。”陈逊开心的笑了。他的话匣子被打开，滔滔不绝。而雨晴却有些后悔，之前的表现，可能热情得有些过了。

她时不时偷看一眼姓魏的，心里越发焦急。

*我的紫玉小凤凰，快点回来救我出苦海啊！*

## 0630 饕郭抵达

---

饕郭有些心慌。

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有一瞬间，自己的双脚离开了大地。那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，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，而冥冥之中，好像有什么神圣、恐怖而巨大的东西在盯着自己。而当自己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仍然在这个黑黢黢的洞窟之中。

旁边的小孩子因为身体不适而哭闹。饕郭在口袋里摸出一块糖果，塞给小孩的母亲。母亲十分不好意思，但看到这个身材十分高大的男人，眼睛中露出平和的目光，便感激地收下了。

才六七岁的孩子，很快就沉浸在糖果的滋味中。饕郭腼腆的笑了笑，然后拉紧了自己的风貌。

他抬头，仔细观察着头顶洞窟的墙壁和天井。虽然上面仍然是刀劈斧凿的简单痕迹，墙壁上也的确插着许多铁柱，铁柱一端凉着无烟无火的白色光芒。可仔细观察，铁柱的位置好像和刚才有些不一样。

*应该是传送经过传送了吧？*

饕郭有些不太确定自己现在的位置。在山脚下，钻进高大的城门后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巨大的洞窟。而在饕郭来的方向，现在仍然被两扇大门阻拦。任务上说枢机城是建在群山中的城市。那么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在山上了？

饕郭呵呵一笑。他都怀疑自己听到风在山间呼啸。

然后吱呀呀的声音响起，那是轮轴与铁链的响动声。一条光带在视野中出现，光芒挤过缝隙，洒进洞窟。

洞窟彻底被照亮。

在饕郭的眼睛彻底适应阳光之前，耳中已经听到欢呼声。他被拥挤的人流推着挤着，一点点走出洞窟。热闹的人声离自己越来越近。清爽的空气夹在风中，吹在饕郭脸上。饕郭感觉自己好像从一片虚无中走进了一个画中世界，这里有漂亮的亭台楼阁，有苍翠的山松绿草，有叫卖的商铺小贩，还有无数热切的目光。

这里仿佛，有自由的味道。

走出洞窟，在队伍中，贴着山壁慢慢向前。没走多远，山壁便不在延伸，护卫着这一侧的就是到胸口高的巨石垛墙。从垛口向外，低头就是无边无际的云海，举目便是风吹流云，放眼还有苍鹰鸣叫。人群响起了一片尖叫与欢呼。

旁边时不时有护卫的士兵提醒，不要把孩子抱得抬高。

“孩子掉下去了，可根本找不回来。”人群回报以善意的微笑。

这些士兵，戴着土黄色的头盔，披着明黄色的罩袍。他们双手拢在袍中，双目紧盯着栏杆中的队伍，眼神中多多少少都含着骄傲与自信。他们和低矮的栏杆，护卫着人群的另一侧。而在他们的身后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场。广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摊贩，空气中还能闻到食物的味道。

天上还隐约能看到晨晖的色彩，而这座城市却已经醒来。

饕郭身旁的小伙子兴奋地在向栏杆外的人群欢呼。他不知道在向谁打招呼，而人群中居然也有人听到他的声音，挥手回应，大家开怀大笑。

“枢机城！我来啦！”此起彼伏的喊声，让饕郭心中也略微有些激动。

*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。*

随着队伍慢慢向前，然后进入了一间长长的石房子。房子里人声鼎沸。房子一侧摆着一长串桌案，首尾相连。每张桌案里都坐着一个戴黑帽的人，匆匆抬头询问，然后低头再记下什么。而桌案外，就是一条条队伍。

“往前往前！前面空位多！”旁边响起清脆的女声。青色的短袖装，下面是没有过膝的短裙，短裙下是收口的长裤，脚穿一双素色的布鞋。

“天呐，你长得真高！”女孩子掩嘴轻笑，然后引着饕郭往前走，来到一个人少的队伍。

“一会填好信息，就能领导通行令牌。拿到令牌往那边走。”姑娘指了指房间尽头，那里有一扇门，“出去以后也没啥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枢机城有几个城区，要过去得坐传送阵。哦对了，具体内容填信息的时候会给你发一个册子……”饕郭低头，看着这个热情的姑娘在掰着指头一条一条说着，絮絮叨叨。

*枢机城啊……*

“翠姑娘，你还得招呼别人呢！别只跟一个人说个没完！”含笑语气打断了姑娘的话。饕郭顺着声音看过去，自己面前的队伍已经空了，桌案后面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正向自己招手。

“嘿嘿，一不小心就说多了。”姑娘腼腆的笑了笑。然后向饕郭挥手道别。“哦对了，欢迎来到枢机城！”她又回过头，笑得幸福而灿烂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下一个！”

饕郭都没来得及说一句谢谢的话，翠姑娘就钻进了人群中。他只好来到桌案前，坐在中年人对面。

“会写字么？”中年人问。

“会。”

“那就好。把这张表格填好。然后这个是翠姑娘刚才说的手册。我们枢机城要注意的事情，特别是传送阵怎么样什么的，都在上面。”中年人拿出一本薄册子，还有一张纸。

“哦好。”饕郭弯下腰，爬在桌子上认真写着。

“小伙子哪来的啊？”忽然，中年人发声询问。饕郭抬起头，看到对方和蔼的样子。

*应该只是闲聊。*

“哦，从云州来的。”饕郭胡诌了一句。

“云州啊，那边的羊肉特别好吃。”中年人好像在回味什么。

“嗯，白水煮的羊肉，直接蘸盐和辣椒面。特别香。”饕郭头也不抬，手也不停。好像尝到了记忆中的味道，饕郭咽了咽口水。

“哦好。没问什么问题。”中年人接过饕郭的表格，认真查看着。饕郭则捧着小册子，一页一页翻过，一个字都不漏。

“哦对了，小伙子你把风貌摘下来。”中年人忽然说。

*不要摘风貌。*

饕郭一哆嗦。他轻轻咳了一声，装作没有听到，继续读着手中的文字。可是眼睛始终在“出示通行令牌才可使用传送阵”几个字上下翻来覆去。

“小伙子？”中年人又出声了。饕郭不得不抬起目光。“你把风貌摘下来，我看看。”

饕郭有些犹豫。

“怕什么，头上就算有伤疤，也不会赶你出去啊。”中年人一副见多了的表情，温和中有安慰，安慰中还有催促。

饕郭只得抬手，把风貌放下。

中年人的微笑凝在了脸上，然后嘴角放下来。饕郭能感到，他身上的欢迎消失了，周围的温度也变得更冷。

“你主人呢？”中年人在饕郭那张纸上的某个地方做了涂改。饕郭眼尖，看到那里是“身份”一栏。中年人涂掉了“自由人”——那本是饕郭做的选项——然后在“奴隶”上打了个勾。

*总是这样。*

“我不是奴隶。”饕郭说。

“把文牒拿出来。”中年人只是伸出手，却没有抬起眼睛。饕郭能听到他在咂嘴，好像还能听到他心里的声音——真脏。

饕郭从包里掏出文牒，放在中年人手里。中年人仔细翻阅查看，核对印记无误之后，说道，“那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你把这张表格重填一下。”他又拿出一张空白的表格，放在饕郭面前。然后拿起水杯起身，走到了旁边。

饕郭默默地重新写好表格。放在一旁。他能听到中年人在不远处，跟同僚小声抱怨。“晦气”，“洗手”，还有恶意的嗤笑。

*我早就习惯了。*

填好表格之后，饕郭枯坐了一阵，只得出声询问。中年人听到他的声音，一脸嫌弃地走了过来。

“嗯。”他这回连看都没看表格，直接放在一边。然后从桌案下摸出一个方形的令牌，放在桌上。令牌四周绘着简单的花纹，中间从上到下写着“通行”二字。“快快拿走。”他仍旧低着头，伸出一只手挥了挥。

饕郭拿起令牌装进包里。他站起身，想给后面的人让出座位。回过头，却发现自己身后空无一人。两旁排队的人都要么投以厌恶的眼神，要么干脆扭过头视而不见。自己曾经逗弄过的小孩无知地看着自己，而她的母亲则互助孩子的眼睛，一边说“脏”，一边愤怒的看过来。

*就算有人把屎抹在她身上，她也不会露出这种表情吧。*

饕郭把风貌戴上，遮住自己头上的两只角。

“.....给我把桌子擦干净！还有椅子！真晦气，怎么遇上一个夜叉人.....”

饕郭把所有的敌意都抛在身后，跨门而出。

饿了。还有些时间，先去吃个早饭吧。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*枢机城的味道，和别的地方能有什么差别？*

## 0700 交会所的状况

---

传送之后，天胡略微有些失神。但是这片刻的恍惚还不足以让天胡露出破绽。在激动的人群中慢慢等待，大门终于打开。人群开始变得兴奋，不管男女老幼露出迫切与好奇的目光。

一个尖嘴猴腮的年轻人，正在把手伸进旁边的口袋。破门而入的日光让他一哆嗦，连忙把手收回来。

背着大包小包的男人顶了一下旁边的伙伴，露出憨憨的笑容。

一脸嫌弃的富贵人士用手巾掩着口鼻，也看向了渐渐开启的大门。

四周都是欢呼声。而天胡在雀跃的人群中仔细观察着周围。他确信，不管衣着打扮有多大差别，洞窟里的都不过是凡人。不过想想也是，除非像自己这样背负任务的家伙，谁家的修士愿意挤在这冲天而起的人味之中？

人群缓缓向前挪动，挪出大门，便是山壁，然后是垛墙，然后进到一间石屋。在柜台前按照任务安排，填写好伪造的身份，天胡顺利拿到了通行令牌。旁边一个裹着白头巾的小伙子高兴得大喊，惹得一旁引导人群的姑娘笑出了声。

*我倒是挺喜欢这样。*

天胡想到了自己在青空丘陵的那间小屋，小屋外有好几窝兔子。那些兔子虽然每天就知道吃喝拉撒，但是偶尔也会有喜怒哀乐。不过相比之下，天胡更喜欢兔子。因为兔子再厉害，也只会咬死别的兔子，出了窝，就什么都不是。

*兔子就只是兔子。可凡人.....*

天胡把思绪从脑海中挤出去，开始仔细回忆事前情报。文件中说，从正门传送而来的是商市区。而交会所也在商市区。所以应当暂时用不到通行令牌。天胡把令牌放在装“非常用物资”的口袋里。

自己面前的大广场，应当就是商市区的传送广场。从这里到达交会所的地图.....记得还很清楚。而商市区的交会所，平时会伪装成一个酒肆。要找的姚管事，也需要以“姚老板”来称呼。最后，天胡又会议了一下自己需要报出的伪造身份与暗号。

*流金镖局的镖师，姓舒，押送姚管事家乡的银酸枣。流金的镖局，还要输。这是怎么想的暗号。*

一切无误，天胡便出发了。

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时间还有不少剩余，天胡并不担心。所以天胡有充足的时间，把沿途的人与物仔仔细细地看在眼里。

刚过去的这个男人应该刚刚睡醒，眼角还没有擦干净。左前方的小孩子正在拉着妈妈的手，想多要一张肉饼。一个小伙子推开门，张大嘴，打哈气，慢悠悠的把店铺门脸上的遮板取下来。一辆牛车从街上走过，轮子碾过水坑，溅起的泥点飞到旁边的裙角上。女人扯着嗓子骂了几句，然后扭回头继续说着隔壁林婶家的故事，眼睛里冒出火热的光。叫卖声，问候声，脚步声，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.....这个城市正在苏醒，与此时此刻的任何一座城市相比，一模一样。不，也不同。也许是因为更靠近天空，早晨的阳光显得更加清亮。太阳下更热，树荫阴影里也更凉。

下一个路口左转。

路上行人的穿着打扮十分普通.....甚至有些寒酸。肘部，腋下，膝盖偶尔会看到隐隐约约的补丁。他人见到了也不以为意。路上见到的人都在走路，鲜少马车，车上装的也都是货物而不是人。四周的建筑大多只有两层，鲜有三层或者更高。朝街的门面十分朴素，门上的匾额舍不得用金漆，廊柱也有些裂纹。

抬头往远处看，能够看到齐整的建筑雕梁画栋，高出这边许多。这几条街道穿插勾画出的范围，是商市区中凹陷进去的一块地方，虽然表面光鲜.....可是如果发生情况，那么一定少不了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、穿着破烂的窃贼、廉价妓馆、用拳头维持秩序的赌场。

前面路口右转，应该就到了。

如果天胡没猜错，这里是个用武力就能横行的世界。

然后天胡停下了脚步。



面前是拥挤的人群。人群中露出一根根枪尖，围城了一个圈。圈里面是一间酒肆——本该是一间酒肆。可是窗户是破烂的，门板也塌了半扇。

*是被人袭击过的样子。毫无顾忌的破坏现场，是留给谁看？*

天胡皱了皱眉。但凡这是随便谁家的地方，他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可这本来是交会所的地方，被人如此对待……就打乱了天胡的计划。为了确认，天胡挤进人群，枪尖组成的圆圈边上。视线穿过持枪的卫兵，天胡看到墙边放了块匾额，上书“四通酒肆”。

就是这里。天胡在心中皱了皱眉。旁边有人在问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循声看去，是一个白面青年，穿着戴着皂面的帽子，穿着皂面的上衣皂面的裤子，还有皂面的鞋。从头到脚一身黑，靠着墙，手里正拿着个本子坐着记录。

白面青年身边站了一个形容龌龊的男子，面有酒色。一边打嗝一边絮絮叨叨说着什么。天胡凝神听了几句，然后摇了摇头，便向那个方向挤过去。

“……天还黑的时候，我正在睡觉。然后就听见好大一声，然后就是好多人在吵架，然后就是大闹的声音。我还说谁大半夜不睡觉，从窗户上看出去，酒馆这边好多人拿着火把围在外面。隔了一阵，他们就散了……”龌龊男人越说越兴奋，双手还比划了起来。

“官爷，你看我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该给点赏钱？”龌龊男子搔了搔自己的红鼻头。

“赏钱？你嘴里要是有一半真的，我就把本子吃了。”白面青年在本子上最后写下几笔，然后抬头瞥了他一眼，“还不走？等我踢你啊？”

天胡挤到白面青年旁边。不顾“唉你怎么插队”的喊声，面露微笑。

“这位官爷。我有事想问。”天胡说。

“我还有事想问呢。到后面排队去。”白面青年指着下一个人，让他靠到身前。天胡后面的人就要把他往旁边挤去。可不管怎么使劲，天胡都纹丝不动。

“官爷，我找姚老板有事。不知他情况如何？也不知道他现在哪里？”

“找姚老板啊。”青年指了指旁边。天胡顺着手指看去，在卫兵持枪的里面，靠墙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后面也坐了一名一身黑色的青年，青年旁边还站着精悍的大汉，正倚着墙叼着草茎，一脸百无聊赖。“你去找那个胡长官，找他做登记。”

天胡谢过青年之后，又往胡长官的方向挤去。

“不要挤啊不要挤啊！再挤就没赏钱了！”

天胡穿过人群，给持枪卫兵解释了几句，然后才被放行。他来到桌子面前，面带笑容，向坐着的黑衣青年点了点头。

“胡长官，我想请问四通酒肆姚老板的情况。”天胡说。

“有什么情况？”精悍大汉张口搭话了。“我就姓胡，你跟我说吧。”

“好。”天胡把警惕的目光藏在笑容后面。大汉身高与自己相仿，但是身材魁梧，体格健壮。虽然看上去穿着短衫长裤，可待着皮质的护腕护腿。他很可能在布衣下面还穿着皮甲的内衬。如果他是胡长官的话，很可能就是掌控现场的话事人。

再加上内敛的情绪，游刃有余亲和自然的语气。应该是由充分的现场工作经验。

片刻打量完毕，天胡点点头说。“我受人委托，来给姚老板送个东西。本来约好今天这个时间就在他店里见面，可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知道姚老板情况可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当面把东西交给他。”

天胡一边说，旁边黑衣青年一边在纸上做着记录。

“你是什么身份？”胡长官问。

“我是流金镖局的镖师，姓舒。”天胡看到长官挑了挑眉毛。

“流金镖局？没听说过啊。”

“小镖局，做些小生意。”天胡没有多说。

“嗯，送什么东西过来？”

“从姚老板家乡带来的银酸枣。”这回，长官皱起了眉头，微微抬起下巴，脸上露出思索和怀疑。

“从哪来的啊？”

“我从司州来接手，之前就不清楚了。”

“把东西和票据都拿出来，给我看一下。”

“长官，真不好意思。除非客户的委托人在场，或者出示帝国的文书，我不能把货物和票据给第三方展示。”天胡无奈地笑了笑，“你也知道规矩。”

大汉上下打量了天胡一番，然后嘿嘿一笑。“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午时以后你来防务所，再来找我胡天德。走吧！”

天胡抬手谢过长官，然后便离开了。

*你记住我了？那有什么用。*

现在可没有必要用幻化符。况且口袋里还有三张人皮面具还能用上。

天胡绕过人群，在街对面找了一间茶铺，看清了店铺的名称。

**交会所对面，大刘大碗茶集合。**

天胡坐下，要了壶茶，又要了一盘花生。小二答应完，去柜台转了一圈，就把茶水跟零嘴端了上来。天胡喝了一口茶，淡的跟水一样。盘中的花生都带着壳，看上去还挺饱满。他

伸出拇指跟食指，挑了一颗，撵开外壳，结果里面空荡荡的。又挑了一颗，可刚拿起来，手中的分量就不像一颗实心的货色。

天胡笑了。

*这生意做的.....*

他抬手正要叫小二，可是旁边过来一个人，一屁股就坐在了他旁边的座位上。

“伙计，听说你要找姚老板？”

天胡扭过头，瞅了对方一眼。看上去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，可是猫着腰，头发披散在左边、右边万全剃光，一嘴黄牙，脸上带笑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天胡饶有兴致的问。

*刚才我跟当差的打听，被他听到了？*

“你管我怎么知道？想找姚老板就跟我来。要是再多嘴，小爷可不带你玩了啊。”

有些有后台有本事的人，从穿着打扮、形容气质上，多多少少能看出些线索。可是这个年轻人，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，都只是个混迹街头的青皮无赖。

*他应该只是个带话跑腿的，能知道些什么？*

不过天胡实在见不惯这家伙嚣张的模样。哪怕是自己养的兔子，拉屎在自己手里，心中还气不过。犯了错就得教训，长不长记性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

“好，我不多问，你带路吧。”天胡把几枚铜钱拍在桌子上，起身就要走。

“想让小爷白跑一趟？你不是做梦呢吧？”这家伙一只手撑着脸颊，上身半摊在桌子上，吊着眉毛看着天胡。

*自讨苦吃。算你三根手指好了。*

“那好，你想要些什么，算在我账上。”天胡又坐下，把小二喊来。

小小的茶馆里面彩色还不少，猪蹄凤爪鸡腿鸭肠，热荤冷荤也差不多摆了一桌子。年轻人还要了一小瓶雕花，吃吃喝喝不亦乐乎。

**我到茶馆了。你在哪？**

天胡感觉胃中的法器一暖，紧接着脑海中就出现一句话。是青萝发来的消息。她到的很准时。可是天胡看看面前的烂摊子，决定还是先收拾了再说。

**收到。你稍等片刻。**

灵力微微波动，消息已经发出。然后天胡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。

“这里的酒菜也不好，换一家吃怎么样？等我见着姚老板，一定有重谢。”一边说，天胡一边从腰间解下钱袋子，当着年轻人的面，在手中颠了颠。

然后年轻人一抹嘴，一拍桌子，“好家伙！跟小爷走吧！”

**好。**青萝回复。

天胡到柜台结了账，然后就跟着年轻人走出茶馆。

一路上，年轻人嘴上念叨不停。无非是昨天跟人打架打了胜仗，前天跟人赌钱赢了豹子，再加上眉飞色舞和冲天的口沫。看到往来行人都躲着自己走，他更是得意了。天胡左右瞧瞧，选了一个差不多的小巷，在路过的时候，一把抓着年轻人的后颈，推着他拐了进去。

没费多少功夫，天胡就给了他一些教训，顺便从他身上找补回了饭钱。当然，年轻人引路的目的地，也轻而易举从他嘴里问了出来。

天胡在法器中说明了现在的位置，青萝很快就给出了回复。片刻之后，是饕郭的消息。

**我遇到一点麻烦，可能得晚到一会。**

**晚到多久？**天胡发出消息询问。可是饕郭再无回应。

他只得平复一下心中的波澜。

*出任务总有意外。见机行事，见机行事。*

天胡没有等太久，巷口就出现了一个人影。

“天胡？”人影走近，是一个披着斗篷围巾的身形。声音有些沙哑，无形中好像带着魅惑。

“是我。青萝？”天胡迎上去。

“只有咱们？”

“饕郭说晚到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雨晴呢？”

“没有消息。”

青萝背对巷口，逆着阳光。她的面孔好像浸在光海之中，柔和而神秘。从她身上传来淡淡的香气，让天胡心情愉悦。

“地上那个是……”青萝指了指昏迷过去的小青年，然后走过去。

“我教了他点东西。”

“下手太狠了吧？”青萝检查完，站起身走了回来。

“人生嘛，本来就没轻没重的。”这下看清了青萝的面貌。她眉头微皱，嘴唇紧闭。虽然是个寻常佳人的样貌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“跟我走。我知道姚管事在哪。”

“那饕郭跟雨晴呢？”

“找到姚管事，再让他们来汇合。”

## 0730 姚管事与交会所

---

青萝落后天胡几步，跟着他向前。反正他也不想说什么，并肩而行反而尴尬。

青萝没有深究天胡怎么知道姚管事的所在，既然他不准备说什么。可是想到小巷里，那个昏迷在墙角的年轻人，青萝大概能猜到天胡的手段。当时，那个年轻人分成了四块——两根拇指，一根小指，还有身体剩下的部分。青萝当然见过审问的场面，甚至自己也经历过几次。可是即使用手指做文章，然后把两根拇指都废掉的情况，她还是第一次见。再想想天胡当时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……

就算有天大的仇，一刀下去也是一了百了，为什么要做成这样？

青萝知道，自己同天胡一定合不来。她已经开始担心这次的任务，恐怕不会顺利了。

前面天胡停下来了脚步。青萝抬头看去，是一间略显豪华的客栈——牌匾上写着“风去云来”。小楼有三层高。第一层应该卖些酒食餐点，楼外的棚子下面，还摆了些散桌。几桌衣着得体的客人正在或品茶或闲聊。正门口站着两位中年人，都是略显花白的胡子，还有一身藏蓝的长袍。

看到两人停步在门口，一名中年人迈步而来。

“两位里面请。”中年人微微一笑，风雅又有涵养。他在前面引路，带两人入内。“不知两位，住宿还是用餐？”

“我要找人。”天胡说。

中年人脸上仍然挂着微笑。他将两人带往柜台。一名青春活力的姑娘从座位上站起，中年人向她说明“两位客人前来寻人”，然后便点头示意，回到了门口。

“不知两位要找哪位贵客？”姑娘微微弯腰行礼，刚刚好把胸口雪白的沟壑展示在客人面前。

“我找姚老板。”青萝站在天胡侧后，把一切都交给他。青萝自己则四处打量着这件店铺。现在所在的是大堂，除了门口的两位中年人，和柜台后面的两个姑娘，看不到店铺的其他人员。脚下是青石白玉交查而成的地板，光洁明亮，目光好像都会在上面滑到。柜台左右是两个楼梯向上，都可到达二楼。而柜台右侧是一排雕花的木窗棂，正中是一扇已经打开的宽敞木门。门的另一侧放着一扇屏风，挡住了青萝的视线。不过从窗棂雕花镂空的位置看过去，应该是用餐的地方。

“请您把您的身份与来意告诉我。”姑娘一边说，一边从柜台下拿出笔墨，准备做记录。

天胡又把流金镖局的事情说了一边。姑娘动笔不停，然后抬头看向青萝，“请问这位小姐的身份？”

“我也是流金镖局的，我姓白。”

“请问只有您两位么？”姑娘随口问道。

*只有两位？*

“一共四位。还有两位正在处理其他客人的事，之后就到。”天胡挂着微笑。他恰如其分的看着姑娘的胸口，而柜台后的另一个姑娘看到了他的目光，却也什么没说。青萝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她不知天胡现在的表现是真实的自己还是在演戏。

“好。请两位稍等。”姑娘登记完毕后，向旁边的女伴示意。另一个女伴离开柜台，向柜台左边的楼梯走去。她没有上楼，而是往在楼梯下方的位置推开了一扇门。片刻之后，门中走出了个藏蓝长袍的年轻男子，那个姑娘跟在他身后。

男子走到天胡旁边，点头行礼。“两位请随我来。”离近了，青萝才看到他的长袍上淡淡地绣着一条长蛇。长蛇的头在他的胸前，然后伸到腹中，在从衣服左边盘道他的后背。在他背上用身体画了一个巨大的圆，之后把尾巴从衣服右边伸向他的胸前。

**怎么办？**青萝在法器中发出消息。

**跟上。**天胡很快给出回应。

**你怕了？不过是个凡人。**第二条消息紧随其后。

青萝看了天胡一眼，天胡却没有看向这边。

跟着年轻男子，来到柜台右侧的楼梯下方。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扇门，然后带头走了进去。门中有浓郁的酒香，一排排架子伸向房间里面，上面都摆着各种坛子。

“姚管老板在酒库里？”天胡打趣道。

“这里摆着都是寻常的酒酿。两位请再往里走。”

拐过两个酒架，面前一排木墙。年轻男子走上前，在其中一块木墙上扣了六下，急三缓一急二。然后响起两声脆响，这块木墙便滑向一旁。

一名中年男性站在里面，脸上带着警惕。他狐疑地看了看天胡和青萝，然后把目光投向年轻男子。

“姚老板，这两位是找你的。”年轻男子交代了两人是流金镖局的镖师。中年男子这才舒缓了皱着的眉头。他把天胡和青萝让进屋内，然后在墙上摁了两下，木墙滑动，把这个房间又藏了起来。

“姚管事。”天胡向中年男性拱了拱手，“我是天胡。”

“我是青萝。”青萝也抬手示意。她一直在打量这个房间。房间里亮着两盏油灯，一盏在桌上，一盏在墙上，墙边还摆着一张卧床，床上的杯子叠得整整齐齐。床的对面，放着一个

柜子。四周没有窗户，但是空气清新，并没有浓重的味道。而姚管事身上也披着藏青色的袍子，脸色虽然有些憔悴，但是身体还算硬朗健康。

“你怎么躲在这？”青萝问。

“昨天晚上交会所被人袭击。我得到消息，就连夜赶到这里。”姚管事从墙边搬出两张椅子，请两人坐下，自己则坐在床边。“幸好朋友收留，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
“是谁动的手？”青萝接着问。

“不能确定，我只是有些猜测。”姚管事说。

“需要我们做什么？”青萝皱了皱眉。

“我自己能解决。不劳烦两位。”姚管事摆了摆手。

“那你现在的状况，还能不能支援我们的任务？”天胡放下手中的纸张。他刚才一直在翻看桌子上摆着的书籍文件。

“不影响。”姚管事摇摇头，“我收到的通知，这次要来四个人。剩下两人要等他们还是……？”

“不等了，我们先准备行动。”天胡站起身。青萝也站起来。她有些好奇姚管事的“不影响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“那好。两位稍等。”姚管事打开柜子，从里面拿出几件衣物，然后把长袍换下。一身深紫色的短衣长裤上身，他又从床下取出一双黑色长靴穿好。然后他把衣柜里的衣柜里的衣物挪到两侧，在里面的墙板上抠摁了几下。机关被触发，然后他从衣柜里出来。

“请进。沿着梯子向下，在下面等我。”

顺着他的手，青萝看到衣柜里面出现了一个洞口，在昏黄的灯光中像一张怪兽的巨口，择人而噬。天胡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，二话不说就钻了进去。青萝只得跟在他的后面。

**万一他动什么手脚……**青萝有些疑问。  
**杀回来不就成了。**天胡回答得理所当然。

可是谈何容易。

洞里面直不起身，向前走不了多远就没有去路。尽头处的地面上还有一个洞口，洞口处伸出来半截梯子。青萝向下望去，天胡已经站在洞口下面。他手里握着一个短棒，短棒中发出白色的荧光。

“下来吧，没什么问题。”

青萝顺着梯子向下。她听到几个声响，好像是有人把衣柜门关上，然后触动了机关，之后恐怕是衣柜里的洞口又被隐藏。她听到脚步声向头顶靠近，才松了口气。

梯子还剩有几个到达地面，青萝轻巧地跳下。接着天胡手中的光线，青萝看出当前身处一条长长的甬道。石砖的地板墙面向前向后延伸，光线照不到的角落里，隐约还有四散开来的岔口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身后传来姚管事落地的声音，天胡扭头问他。

“商市区的地下通道。如果不迷路的话，能发现好多秘密。”姚管事拍拍身上的灰尘。“跟我来。”姚管事带路在前。

地下四通八达，很难想象这个建在山峰的城市——不，是城区——下面，居然还有如蛛网一样的通道。这是为什么准备的？紧急时刻运送物资？还是让权贵大贾们逃生？

这里不像别处的地下潮湿腐烂。高山上的为微风总能从不知名的缝隙中钻进来，把湿气带走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干爽而黑暗，阴气越发的沉重。

正在瞎想的时候，前面姚管事停下脚步。他的面前是一扇栏杆状的铁门，门上挂了一把大锁。他掏出一把青铜钥匙插了进去。咔嗒一声，门开了。

“我们继续。”穿过铁门，还是一条通道。没有岔路，另一端连接的还是一扇门。铁质的，黑色而沉重。姚管事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环形的翠玉，放在铁门中间的镶口中，然后向左右快速转动。机关被激活，铁门自己慢慢滑向了旁边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姚管事向两人示意。天胡当先，青萝跟在后面。两人走进了一个房间。

房间不是很大，但是墙壁四周都放满了书柜，柜子中摆满了书籍和文件。书柜间立着好多灯柱，上面亮着许多白色荧光，把房间照亮。一个年轻人惊讶的扭过头，他怀抱一叠资料，正走到一张又大又长的桌案前。

“管事。”年轻人把怀中的资料放下，然后恭敬地行礼。

“这是交会所？”天胡问姚管事。

“对。这才是真正的交会所。假的在上面。”姚管事伸出一根指头，指了指天花板。

*原来这是在四通酒肆的地下。*

“他是谁？”青萝指着屋子中间的年轻人。

“这是我的弟子，陆锦山。平时帮我处理杂物，看看文件。”姚管事说完，向年轻人发话，“锦山，去把物资清单拿来。”

陆锦山点头称是，然后就在书架中打开一扇门，钻了进去。

## 0800 交会所的隐患

---

“我们交会所只准备了两个房间，所以你一间，天胡大哥一间。”陆锦山打开门，指着屋中的陈设，“嗯，看着挺简单的，不过日常生活足够了。桌子够宽，睡两个人没什么问题……”



桌子？

陆锦山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青萝问。

“没事没事。挺正常的。”陆锦山连忙摆出生硬的笑容。

怎么这样？

青萝可没什么心思挂念对方的精神状况。她把行囊扔在床上，然后打开柜子拉开抽屉，看看都放了些什么东西。

“你们不在这住？”她随口一问。

“哦，我和管事在城里有自己住的地方。不过要是晚上忙到太晚，就会在这边睡。”陆锦山说。

“睡这里？”青萝把头从柜门后面伸出来，指着屋中的床。媚眼如丝，眉目含笑。

“没有没有。我们都在资料室休息。”陆锦山脸一下就红了。

“好了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再喊你吧。”青萝站在衣柜前，把披风摘下，开始脱自己的外套。“还有，记得敲门。我没允许可不许进来。”

“哦。”陆锦山应了一声，然后把门带上。

天胡拽着姚管事，正在制定行动计划。他还叮嘱青萝，想办法联系到饕郭跟雨晴。说话的时候，青萝看不出天胡脸上的喜怒。不过现在早就过了集合的时间，青萝自己心中都有些烦躁。

**饕郭，雨晴。说明一下你们现在的位置。**

“如果队友不可靠，简单的事会变得困难，而困难会变成灾难。”青萝想起师傅的话。她有预感这次的任务，在向不好的那边发展。

*至少做好自己的本分。适当分担别人的工作。*

青萝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成功源于完善的准备，她深信这一点。所以她把自己的行囊打开，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床上。然后翻开身上每一个口袋，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摆好。最后她把衣服全部脱光。

在成为平等院的正式弟子、开始修习正规术法之前，青萝已经能够使用一些……小手段。她抚摸着后背，纹身的边缘微微有些发热。在她记忆最初，自己背上就文着一条蛇。因为它，青萝的童年过得并不容易。不过这条蛇后来带给她不少好处，也在危急关头救过自己的命。青萝知道背后这条黑鳞充满了磅礴的生命力。通过它，青萝与平等院中，自己房间深处的三个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她能听到他们的心跳，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。

状态良好。

她重新念诵咒文，手中捏好手印。匿身术重新启动。这是她仅会的几个法术之一，每天都要释放一次，之后就能持续二十四个时辰。目的，就是隐去自己背后的纹身。

青萝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衣服。她要从里到外，把每一件衣服仔仔细细地重新穿好。她用手指捻起褰裤的两边，把白玉一样的小腿穿过一条裤管，然后然后穿过另一条。她轻轻把褰裤拉起，感受着衣物与皮肤摩擦的声音。提到胯骨旁，褰裤松紧刚好合适。然后她把腰间两条细细的带子系好。

然后她伸手向褰衣。

“你好，我能进来么？”敲门声响起，是陆锦山的声音。

“在外面等着。”青萝的声音十分平淡。她的仪式才举行到一半，不容他人打断。

等她把所有衣服重新穿好后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心里安定平和，她才出声：“久等了，这就开门。”

门外的陆锦山一脸焦虑，“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就该走了。”他回头看看走廊，然后钻进了青萝的房间。

“什么事？”青萝关上门。她这才发现陆锦山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，里面鼓鼓囊囊，好像装了很多文件。

“这是我从管事那里收集来的。你先看看。”陆锦山伸手递过信封。

“你直接说。”青萝没有接过来。

陆锦山有些尴尬，他的手和信封就悬在空中。然后他咬咬牙，下定了决心。

“我觉得姚管事有问题。”

## 0830 天胡的决定

---

“所以呢？只有我们两个？”天胡坐在椅子上，头也不抬，仔细清点自己手中的符箓。

“雨晴没有回复。饕郭说他马上就能脱身。”青萝靠在墙上，双手环抱胸前。她一翻看完陆锦山给的资料，就来找天胡。推门进来，就看到天胡正不紧不慢地做着准备工作。

“脱身？是什么事？”

“他没说。”

天胡顿了顿。青萝以为他在想什么问题。

“你都准备好了？”天胡问，他还是背对着青萝。

“我这边没问题。”

“我这边马上就好。然后咱们就出发。”

出发？马上？

“不等他们？”青萝问。

“七点集合，到现在还不见人影，你觉得他们很可靠？”天胡问。

“完全不。”

“那两个人一定比四个人更方便。”天胡说。

青萝点点头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四个人的队伍，对另外两个人完全不管不顾，青萝心里有些不舒服。

“那他们俩怎么办？”

有人么？法器中忽然传来了饕郭的消息。

说。天胡做出了回应。青萝看到天胡正在把手中小一号的符箓装进护臂里。“你觉得饕郭会说什么？”天胡问，语气中带着笑意。

饕郭应该要问汇合地点吧？

青萝没有回应天胡的问题，而是在法器中询问。怎么了？

我，我被人困住了。饕郭说。

能不能来帮帮我？他接着问。

“你跟他说吧。”天胡又在桌上摆了一排道具。越过他的肩膀，青萝能看到两把匕首，一组长针，一根萤火棒，还有一卷长绳。这些只占了桌子的一角。

比起那两个，他看着就可靠。

出什么事了？青萝耐心询问。

我早就到了。看还有些时间，就准备先吃个早餐。

从早餐开始说？

吃早餐的时候遇到一个人。他说知道四通酒肆在哪，要带我走。

青萝没想到饕郭会从事情的一开始来解释。他说自己如何被骗，如何被拐到小巷，如何被人勒索钱财。

这时候他父亲出现了……

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无聊。法器中忽然蹦出一条消息，打断了饕郭的故事。

青萝一皱眉。这不是天胡发来的信息。她听到衣服摩擦的声音，抬头看到天胡正扭回头望着自己。青萝摇了摇头。

雨晴？青萝询问。

诶是我。你这个故事可没什么意思，我给你们说个我刚听到的。雨晴的消息回应的很快。

然后一条接一条，就像滚落银盘的玉珠一般，噼里啪啦抖了出来。

BALABALA

然后这个人说这本来就是他们准备的东西……

我听够了。青萝正在思考怎么让雨晴停下来时，天胡的消息已经发了出来。  
**饕郭和雨晴，你们现在什么状况，我懒得多问。你们想怎么样，我也没兴趣。任务截止时间是今晚二十四时，到点前你们自己想办法回平等院。剩下的，你们自便。**天胡的话不容辩驳。然后他就断开了连接。

“或者你还想跟他们一起？”天胡站起身，面对青萝，平静的看着她的眼睛。

**诶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！这没意思！**雨晴断开了连接。  
**好我知道了。**片刻之后，饕郭回复了消息。

“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”青萝说。

她虽然不喜欢天胡，但是无法否认他做了个正确的决定。

“那好。出发。”

## 0900 与书生见面

---

天胡的计划很简单。

从姚管事那里得到的消息，书生在每天早上九时前后，都会到妙云亭用早餐。他要在妙云亭，把一条信息交给书生。上面有约定何时何地见面，要他带好“货物”。当然，也会有确认平等院身份的徽记。

“所以你要我把消息递给他？为什么不是你？”青萝问。

“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特别是凡人。”天胡说。“而且书生对女人，没什么抵抗力。”他把一副手帕交给青萝，“消息都在手帕上。”

青萝把嘴里的话咽了下去。

*任务优先。*

“我们女孩子不会用没有香味的东西。”青萝接过手帕，确认了上面的消息。然后她用手帕裹住随身的香囊，再放到口袋里。

两个人走在街道上，目的地就是妙云亭。为了尽快抵达，他们尽量选择可以拔足飞奔的小巷。

从巷子里钻出来，两人装作一对情侣，肩并肩走在一起。从背后看，两人气氛旖旎。可是从正面看去，他们幸福的眼神里并没有对方的身影。

前面就是妙云亭。两人分开。天胡当先进去，青萝走到一旁的小铺，装作在里面挑选东西。

天胡跨门而入。店里客人不少，小二端着餐盘穿行在方桌之间，步伐轻快稳健。一名小二看到天胡跨门而入，礼貌地寒暄了几句，然后就把天胡引向中间的一张空桌。天胡摆摆手，向靠窗的位置走去。

稍等一会，青萝一脸歉意地告诉小铺老板，没有自己看上的东西。然后她穿过街道，也踏入店内。低声细语的客人们偶然间抬起目光向门口看去，谈话声就停在了空中。客人们片刻之后察觉到自己的失礼，和邻人继续刚才的话题。可是说者无心，听者也无意，目光都黏在青萝身上，不愿离去。小二赶忙迎上来，把青萝引到了中间的一张空位上。青萝简单点了几样茶点，然后就捧起小二奉上的热茶，小心喝起来。

**有人么？**法器中又有消息。来自饕郭。

**你说。**青萝拿起桌上的红枣糕，轻轻咬了一小口，然后用手遮住嘴，慢慢的咀嚼。旁边有个男人假装再看小二。青萝知道他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多停留了一阵，还知道他用力咽下了口水。

**我没问题了。你们还缺人么？**饕郭问得小心翼翼。

**当然。我们在妙云亭。**青萝仔细说明了现在的位置。当然，她也没有忘记娇声叫来小二，告诉他茶水太烫，想换一副凉茶。

“好嘞小姐您稍等！”小二特别热情，笑得特别用力。

**能找到么？**青萝问。

**我尽力。**饕郭好像没什么底气。

**发现目标。**天胡的消息忽然插了进来。

**收到。**青萝收回注意力。她在看向小二的时候，稍微留意了一下天胡的位置。两人目光交汇时，天胡轻轻点了点头，青萝露出了微笑。

**确认是书生。行动准备。**天胡说。

**行动准备，收到。**青萝笑着接过了小二递来的凉茶。然后轻轻啜了一口。“刚刚好。真是谢谢你。”她看到小二的脸上在放光。

青萝把注意集中，时刻都在留意妙云亭的大门。

**行动开始。**

一个中年男性跨过门槛。他穿着一神浅灰色长袍，虽然是普通的布面，但是仔细观察，可以看到上面绣着细密的纹路。他腰间只是一条皮带，用料应该是成年大角蜥脖子上的一圈颈皮，从特定的角度看去会有多彩的反光。寒铁的搭扣和佩环，佩环上吊着一枚丰润如水的翠玉。他下巴上的胡须梳得很短，但很整齐。两鬓斑白，头发都输在脑后，扎了一条鞭子。

眉宇间满是坚毅。眼睛灵动而犀利，眼角的皱纹更增干练。鼻弓高挺，嘴唇紧闭。

与图像中的样子一般无二——他就是书生。

书生穿过厅堂，走向店内一个稍显僻静的角落，不过距离青萝并不太远。小二乖巧地跟在他身边，他低声交了几句，小二应允后就退下了。隔着几张桌子和几个过道，书生的目光在青萝身上逡巡。青萝抬眼，恰好撞上了他的视线，然后礼貌地一笑。书生报以微笑，然后收回目光。

青萝掏出口袋中的手帕，掩住鼻子，轻轻打了一个喷嚏。她抬头，看到书生正盯着这边。青萝露出抱歉的笑容，书生则礼貌地报以微笑。

偷瞧都是正大光明。不一般的家伙。

青萝看书生把小二叫来，一边说，一边向这边指了指。她猜测这是书生在向自己示好。不管小二端来什么东西，自己都有借口向书生表达谢意。

这就是机会。

果不其然，小二端来一壶热的花茶，旁边还特意放了几盏冰块。小二悉心介绍，花茶用的是天山的雪莲跟酒泉的茉莉。如果小姐怕烫，还能用这边的冰块，一盏是甘泉凝成，一盏是桂花糖水所制，还有一盏是雨巫峡的米酒，为了凝成冰还用了特殊的工艺。

“这是那位先生特别给小姐准备的。”小二指向书生。青萝看向书生，对方露出的笑容满是体贴与关心。

青萝点头回礼。却看到书生的脸色一变，看向了旁边。

一个中年人向书生走去。他穿着白色长袍，用麻绳束腰，腰间只有一个皮口袋。铜环一缕头发束起，还有许多发丝披在肩膀。他眉头紧锁，坐在书生旁边，刚好背对着青萝。两人小声交谈，情侣哦虽然听不到仔细，但是书生面孔上的思索与震惊，与他嘴唇上语言的形状，都没有躲过青萝的眼睛。

读唇，是青萝很早就掌握的一项本领。

青萝静静地喝着茶，偶尔拿起一个点心小啖一口。她优雅而稳定地控制着自己的速度，然后小心谨慎的观察这中年人与书生的交谈。

**等什么？**天胡见青萝久久没有行动，有些心急。

**放心，交给我。**青萝没有再做解释。

书生与中年人的交谈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中年人站起身，匆匆走离开妙云亭。青萝仔细回忆了一边书生的回答，发现缺失了一些关键信息。BALABALA。

书生没有再看向青萝。他皱着眉，稍作了片刻，就起身向柜台走去。

青萝当然没有错过对书生的行动。谈话结束后不久，书生就起来埋单。青萝也在这个时候，恰好用餐完毕。与小二说明后，青萝也来到了柜台，刚刚好就在书生身后的位置。结完账的书生回头要离开，青萝想礼让，可恰好和书生踏往同一个方向。青萝表现出略微窘迫的样子，躲向另一边——也恰好是书生挪动的方向。书生被这个巧合逗笑了，一展脸上的阴霾。两人气氛融洽的攀谈了几句。书生要拦下青萝的账单，青萝当然不肯。她一只手拿着手帕，握住书生的手。

“这怎么可以呢？”她盯着书生的眼睛。

“怎么好让小姐破费？让人知道了，要说我失了礼数。”书生诚恳的点点头，手上缺微微用力。

青萝略微腼腆的笑了笑，点头称是。她搜开手，轻轻把手指抽回，却把手帕落在了地上。

“小姐？”书生弯腰捡起手帕，抬头却看到青萝已经走远。青萝微微回头，留下半面笑容，边跨门而出。

书生看到手帕上有字，当然不便在这里展开。他结过账单，便面带春风地离开了。

“接下来怎么办？”青萝问身旁的天胡。她跨出妙云亭时，裹紧披风，把围巾仔细围好，还戴上了风貌。一抬头，却看到天胡正站在街对面，他身旁还有一个身形魁梧高大的巨汉。

“跟着他。”天胡说。书生也跨门而出，然后沿街向东走去。他根本想不到，刚才那个迷人的女子此时就站在街道对面。

“把消息已经给了他，到时候见不就好了？”青萝不明白天胡的意思。

“要掌握主动。”天胡说。

“你不准备解释解释？”青萝问。

“不。”天胡要摇头。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魁梧大汉问。浏览了法器中的信息，青萝知道他就是饕郭。

“你跟着青萝。一会按照我发来的消息行动。”天胡看书生走开一段距离，便跨步而出。

**按你的消息行动？我们不跟你一起？**青萝把问题发在法器中。

**按我说的做。**天胡迈着懒散步子，便融入了人群。

## 0930 青萝

---

天胡已经跟着书生到了商市区的传送广场。青萝和饕郭两人还在两个路口外的街道上。

饕郭的穿着很普通，简单的皮质衣裤，身上有一个短披风，头上戴着风貌。但是他高大结实的体型，来往行人都不敢靠近。带着孩子的妇女会刻意把孩子护在自己身边，瘦弱一些的小伙子，都会低下头从他身旁匆忙溜过。

青萝在他身后十多步的距离，还能看到他高出人群一大块。旁边有人窃窃私语，对着他指指点点。

*原来长得高大都能成罪过。*

虽然没有过多接触，可是青萝看到饕郭眼睛的时候，她就知道，这个大个头远比他看上去要平和得多。除了身高和体型以外，他没有凶神恶煞的面孔，没有冷库无情的眼神，也没有把会致人死地的兵器挂在显眼的位置。他甚至是个人没有主见的人，有些唯唯诺诺的人。

饕郭与“危险”的距离，或许比街上的绝大多数人，都要更远一些。

可是，他正在被所有人提防。

按照天胡的指示。青萝和饕郭都抵达传送广场。两个人排在一条队上，中间只隔了三个人，距离却有好几丈。排在饕郭后面的那个人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还是决定离开队

伍。然后饕郭身后所有人都选择离开。他前面的人听到身后的声响，回过头，想都没想就跑到一边。

没过一阵，这条队伍就空了。只剩下饕郭，还有站在原地的青萝。

**别愣着，向前。**青萝提醒他。

饕郭这才挪动步子。

**要不你下一趟在传送过来吧。**法器中传来饕郭的消息。

青萝叹了口气。用纱巾遮住脸面，然后快步走到饕郭身后。

队伍中的骚动早就惊动了卫兵。两个人走到他身边，都一手握在剑柄上。其中一人要饕郭出示通行令牌，还拿在手中反复端详。实在没看出问题，才挥挥手让饕郭通过。

青萝主动拿出令牌，卫兵瞟了一眼，挥了挥手让她通过。旁边还有一个卫兵，冲她暗暗竖起大拇指。

“.....长这么大，太吓人了.....”听到卫兵低声交谈，她很想走下去给他们、还有所有围观的人的脸上，都来上一巴掌。她清楚地记得，自己也曾经被一模一样的目光包围。那时她还小，她最好的朋友把纹身的事情告诉了别人。

她永远都不会忘。

走到饕郭身边。青萝拍了拍他的腰。

“别理他们。”

传送发动。

下一瞬间，他们就来到了行管区。

“你不用对我这么好。”话语从青萝头上传来。然后饕郭巨大的身形就迈步向前。很快，就跟青萝拉开了距离。

青萝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她一边向前，一边打量着周围。与商市区的热闹与活力相比，行管区更显得肃穆、并充满秩序。三五层高的楼宇笔直的竖在街边，飞檐上的小兽都嘴上的胡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地面由大小一致的条石铺成，缝隙间连一丝草绿都没有。

整齐得可怕。

按着他的指示，青萝与饕郭慢慢偏离了大路。来到了不怎么能照不到阳光的小巷。能闻到潮湿的味道。街边的居民眼中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漠然，而换成了警惕。

转过下一个街角，天胡就在前面。青萝看到饕郭已经拐了进去。她小心绕过脚下的水坑，惊走了旁边一只黑色的野猫。



小家伙喵的一声跳开，青萝看到它钻进一旁的灌木丛中，露出一颗小脑袋正向外张望。青萝一边看着它，一边拐进了旁边的巷子。

然后她就撞在了一堵墙上。

诶呦一声，青萝退开几步。眼前是饕郭高大的背影。他半转过身，冲青萝摇了摇头。

“有血腥味。”他脸上带着点惊恐。

绕过饕郭，青萝看到巷子里面，天胡正靠在墙边。那副景象，与初识天胡的时候，简直一模一样。

一条深深的巷子被黑影吞没。一缕阳光洒了进来。一个男人背靠着墙，阳光刚好落在他身上。他微微眯着眼睛，看了过来。

“动作挺快嘛。”天胡的口气，就像在说“今天天气真好”。

而他脚边还躺了一个人。

青萝还记得这身浅灰的长袍，还记得他整齐的胡须，还记得他彬彬有礼的微笑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她赶忙跑过去。书生躺在地上，双目紧闭。青萝探手到他口鼻前，还有呼吸。摸着他的侧颈，心脏跳动还很有力。

“他只是昏过去了。”天胡说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青萝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怒火从何而来。她只是觉得眼前的天胡让她不得不调动所有精神与力气，来警惕。

青萝在书生身上没有看到血迹。大致摸了一下他全身的骨头，也都正常。

“两个手指而已。”天胡说。他的语气就像在说，“今天的白菜价钱跟昨天，前天，一个月以前都没区别”。

青萝赶忙拿出书生的两只手。幸好都只是小指。

“你……！”

“我只是要知道他把‘货物’藏在哪了。放心吧，我变过声，他也没有看到我。”天胡挥了挥手，让青萝不要操心。他离开墙边，转身就要向巷口走去，却看到青萝还在书生身旁，不肯起来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天胡奇怪，青萝为什么掏出一张疗伤符。

青萝根本懒得搭话。她仔细回忆了疗伤咒，然后在口中默诵。左手手指夹着符纸，右手捡起一根手指，然后对齐书生左手的断口。

咒语念诵完毕，符纸化为灰烬。青萝的右手亮起黄色的微光。书生手指断口处血肉开始蠕动，然后结合在一起。片刻之后，他左手小指便长了回去，除了接口处还有一圈红肿。

青萝右手的微光有些暗淡。她赶忙捡起另一根手指。她额头渐渐渗出汗珠。她感觉自己的体温好像都在升高。右手上的光芒逐渐暗淡，终于消散。

可惜，请自己的术法还不够熟练，书生的右手小指愈合得不是太好。

青萝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站起身。她身子微微一晃，赶忙伸手扶着墙。她感觉有些眩晕。

而天胡还站在她的面前。他脸上挂满了疑问。“为什么浪费时间？”天胡问。

青萝感觉自己的脑海中，天空在咆哮，大地在轰鸣。她伸手抓住天胡的衣襟，手上用力。她知道自己还有些腿软，可是现在不是示弱的时候。

“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我说了算。我说动手才动手，我说伤人才伤人。就算别人用刀看你的头，没有我的话，你也给我用脖子接着。”青萝恶狠狠地看着天胡。他的脸在自己面前摇晃，青萝好像看到了他从灵魂伸出发出的嘲笑。

青萝不是一个纠结于善恶的人。可是她无法忍受自己这边的人，做出越界的事情。

*不管我的人有多可恶，不能做的事，打死也不能做。*

“能完成任务？”天胡的语气听上去高高在上。

“我保证。”青萝坚定地说。

“那下面就听你的。”

青萝努力平复着自己心中烦恶的感觉。几个深呼吸之后，才终于好受了一些。

“现在能放开我的衣服了？”天胡问。

青萝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还抓着他的衣襟。她一松手，退到旁边。

天胡的表情没有什么悲喜。他的眼睛肿，隐约还有些困惑。

*这个表情，比刚才更讨厌。*

## 1000 青萝

---

书生快步向前，一声不吭。青萝、天胡与饕郭跟在他后面，也一言不发。

青萝把书生摇醒后，假编了一个“有歹人袭击，我们三人路过相救”的理由。书生一开始还十分怀疑，但青萝表露身份之后，他就十足十地相信了。

他作为平等院在外行走的门客，怎么会想到院中的使者，就是袭击自己的歹人呢？

青萝没有等他询问更多，就告诉书生，三人本是在他身后暗中保护。但未免夜长梦多，决定提前找他来取“包裹”。书生当即告诉他们，东西都被他藏在家中，请三位使者随他前往。

说话时，他眉宇间一直有些焦虑。

**不是凡事都要用过激的手段！**青萝在法器中提醒天胡。

**殊途同归而已。**天胡的回复，让青萝心中堵着的气更加淤塞。

当然，书生没有认出青萝就是自己在妙云亭见过的女子。换一种妆扮，再减去术法的加持，青萝就像换了一副模样。

终于来到书生家门口。看样子，应是一个不大的宅院。红旗金钹的大门，周围被白墙灰瓦围着。书生走向侧门，扣响了门环。一名佣人拉开视窗一看，便连忙把门打开。三人随书生进门，此时已经有下人通去报书生的妻子。穿过前庭、内院，来到后花园。后花园里有一栋精致的小楼，一名贵妇此时已经在楼下等着。

“怎么没去司里上班？”贵妇问。

“司里今天给我放假。”书生说。“快去收拾东西，咱们出个远门。”

“出远门？”贵妇一脸莫名其妙，“这三位是……？”

“快去收拾。”书生的语气有些重。

贵妇只得招呼下人丫鬟，回到楼中收拾东西。

“在下有个小要求，请三位答应。”书生转回身，面朝青萝。

“请讲。”青萝说。

“我希望三位能护送我的妻儿，离开枢机城。”书生诚恳地看着青萝。

“不知先生是什么意思？”青萝问。

“我是说。我可以把东西交给三位，但是请三位能答应我，护送我的妻女回到平等院。”书生压低声音，他努力表现出镇定，可是青萝能看出，他目光中有十分的怀疑。

“我们的任务只是要取回‘包裹’，没提到你的家人。”书生搭话了。他饶有兴致地看着书生，不知他哪来的胆子。

“只有我的妻子和女儿，只有他们两个！”书生乞求地看着书生，然后把目光又转向青萝。

“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”青萝看出了书生目光深处的惊恐。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这么一个男人，把自己的家眷委托给别人，甚至都不敢考虑自己的安危？

“这……”书生咬了咬牙。但是仍然什么都没说。

“老爷，要带厚一点的衣服？还是薄一点的？咱们是往北走还是往南？”贵妇从楼里出来，手上还拉着一个精致的小丫头。

“爸爸！”小女孩挣脱母亲的手，向书生跑来。书生一脸幸福地抱起小姑娘，然后转回身，又换上了乞求的目光。

“老爷，这三位是哪里的贵客，你还没给我介绍呢。”贵妇走到书生身边，虽然在向他问话，可是眼睛一直在三人身上大量，满是警惕。

“先生，如果你不把情况说清楚，我们可没办法帮你。”青萝认真的看着书生。在她看来，带走书生的妻子和女儿，只是顺手的事情。任务里面有说可以，但同样也没有说不行。可是她需要一个理由。

而且她自己心里清楚，她知道书生掌握着什么情报。

*我对你知道的事情，更感兴趣。*

“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听青萝这么一说，贵妇担心地看着书生。

书生把小女孩放在地上，疼爱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。他把孩子交到妻子手中，然后对她说：“带些薄衣服就好。不用带太多。多带点银钱，这次出去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”

“老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！”贵妇认真的看着书生，她的好看的眉毛皱在一起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快去收拾吧。”书生露出苦涩的微笑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不要跟爸爸吵架。”小女孩拉着母亲的手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看着自己的双亲。

“这是你家的女儿么？长的太可爱了。”天胡对书生说。他走到青萝旁边，从怀中掏出几颗糖果。“叔叔这有糖，要不要吃啊？”

“要。”小女孩松开母亲的手，跑向了天胡。

青萝隐约好像感觉到周遭的灵力在骚动，可又好像没有。

书生和妻子的争论就这么被打断。贵妇看女儿向天胡跑去，露出抱歉的表情。“小莹，快回来！”她对青萝笑了笑，说：“孩子不懂事，您别见怪。”

天胡拉过小丫头的小手，把她拢在自己身边。

“货物呢？”天胡看着书生。他懒得再等下去。

“三位要是同意我的要求，我立刻就拿出来。”书生看着天胡，神色焦急。

青萝有不好的预感。

“天胡你先别急。”她一边安慰天胡，一边对书生说，“这样吧。你先把东西交给我的这两位同伴，我留下完成与你的约定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书生困惑地看着青萝。这同他的预期，还有些距离。

“把货物拿过来。我现在就要。”天胡把一只手放在小丫头的肩膀上。

“老爷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”贵妇问书生，没有得到回应。然后她就转向天胡：“把你的手拿开！”她脸上已经有了货真价实的怒气。

“你别插嘴！”天胡对贵妇低吼了一句。贵妇惊讶地看着她，眼中有惊讶和委屈。

“我最后说一遍。把货物给我。”天胡平静的说了一句，然后手上稍稍用了些力气。小丫头忽然哭了出来，她一边喊妈妈，一边喊疼。

周围忙碌的佣人和家丁早就看这边有些奇怪，直到女孩的哭声爆发出来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

“放开我女儿！”贵妇尖叫着就要冲上去，却被书生拦住。

“我这就去取！求您松手！”书生看着天胡，眼中有泪水在转。

而天胡只是看着青萝，遗憾地对她摇了摇头。

青萝看到了天胡的表情，对他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。她看着书生，语气恳切地对他说：“动作快，我保证他不会做别的事。”

书生看这青萝，稍作犹豫，就转身向楼中跑去。

没有人阻拦的贵妇，这就要冲向天胡。她的女儿还在哭，她不允许自己在旁边看着。可青萝却堵在了她的面前。她一巴掌扇在青萝脸上。青萝硬挨了这一下。她认真地看着贵妇：“我保证不会出事。”

“你们还愣着干啥！把我女儿抢回来啊！”贵妇的喊声中带着哭腔。可围观的家丁看到饕郭无声屹立的样子，就没人敢上前一步。

终于，书生从楼中跑了回来。他手中捧着一个包裹。紫色流苏包裹皮。与任务中描述的一样。

青萝从书生手中接过包裹，然后走向天胡。她看着天胡，把包裹递出去。

“这下你满意了？”青萝心中的怒火在煎熬着她的心，可她此时冷静地像没有感情。

“拆开。核对里面的东西。”不做最后的确定，天胡根本不会放心。

青萝麻利地解开包袱皮，把里面的匣子捧在手里。匣子上的雕着平等院特有的纹路。青萝和天胡都看在眼里。

“把东西包好再交给我。”天胡乐得有人代劳。

等青萝重新把紫色的包裹递过来后，天胡接过，反手放进腰间的行囊，然后才松开手中的小女孩。小女孩哭着扑进贵妇和书生的怀中。

“走吧，任务完成。”天胡对青萝说。

“你的任务完成了，我还有我的。”青萝摇摇头，然后转身走向书生。

天胡站在原地愣了一下。他不明白青萝的意思。简报上说的清清楚楚，自己完成了每一条要求。那么青萝的任务是哪来的？还有她的怒火？

不过天胡没有多想。

*我懒得在乎。*

“饕郭，我们走。”

天胡转身，饕郭跟在他身后。

## 1030 重返交会所 - 天胡/饕郭

---

迈出书生家的大门，天胡和饕郭一前一后，沿街向前。

天胡的神色十分寻常。像普通人一样微微弓着腰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打量着街上的风景，除了偶尔露出的凌厉目光。

饕郭跟在天胡身后，大约几十步的样子。距离并不远，不至于让饕郭跟丢了天胡。距离也不近，不会让路人误以为两人同行。在来往行人的眼中，饕郭就是一道街上的奇景。迎面而来的人都会绕开他身侧，一边抬眼偷瞧，一边匆匆而过。

平安到达传送广场。

平安传送。

平安到达商市区。

天胡和饕郭并没有在传送时使用信标。按照任务流程，他们要把取自交会所的装备物资交还，才能正式从现场撤离。所以他们离开商市区传送广场，以同样一前一后的架势，慢慢绕进小街小巷。擦肩而过的行人，目光从惊讶与好奇，变成警惕和告诫。他们离开了商市区属于平凡市民的空间，转入了这件豪华皮袄的内面。这里潮湿，还泛着酸臭。

转过一个街角，面前是一个破屋。四下无人，天胡打开破屋。他进去以后，用脚扫开地上的碎石破瓦还有湿乎乎的垃圾，掀起一扇木制门板。天胡弯腰钻进破屋，挡住了本就没声多少的阳光。

天胡蹲在黑乎乎的洞口边，静静听了片刻。确认没有不寻常的痕迹之后，才一侧身跳进去。

饕郭走过去，抓着布满锈迹的悬梯，一步一步挪下去。半途中他拉起门板，盖好，然后抬脚跳下最后几节悬梯。

哐当的声响沿着甬道前后钻出去好远，惊得几只老鼠吱吱乱叫，然后无声无息。饕郭稳住身形，看着前方转角处微弱的白色荧光，急忙跟过去。

饕郭并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什么地方。他也不知道天胡是什么时候把地下甬道的地图记在脑海里。他只知道，天胡在每一个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岔路口，都没有犹豫。饕郭很满意自

己的角色。不。他的心情并不是因为心愿，或是欲望被满足以后的欣喜。仿佛人在不渴的时候想润润喉咙，恰好手边就有一杯水一样。不会高兴，也不会难过，心中甚至连一丝波澜也没有。

饕郭知道天胡很可靠。可是他喜欢青萝要多一些。因为青萝更像人，更有喜怒哀乐。也因为青萝曾经看着自己，看到了自己内心。

前面的天胡停下了脚步。

饕郭也停下脚步。在他的头脑开始困惑之前，他的鼻子先有了反应。空气里好像有一些烧糊的味道。他意识到。虽然很淡，但是仍然能够嗅出木头放在石头上剧烈燃烧过的痕迹。

然后，天胡把荧光熄灭。四周重归黑暗。

其实饕郭眼睛在黑暗中也能看清四周。可他看向天胡的时候，却只能看到一团黑乎乎的阴影，仿佛甬道中隐约的光亮也会被这团阴影吸走。它没有一点人形，无声无息地向前挪动。

饕郭惊叹于天胡的术法高超。他自己也放轻手脚，放慢呼吸。在天胡如此小心谨慎的时候，饕郭可不会傻乎乎的制造出动静。

前面的黑影停在原地。

空气中的焦糊味更重了。饕郭努力分辨着黑暗中的景象，依稀看出一扇铁栅栏的模样。穿过铁栅栏，是一条没有岔路的甬道。越向前走，饕郭感到甬道里的黑暗越发的粘稠、闷热、无声无息。

片刻之后，两人在一扇铁门前停住。饕郭被烧焦的味道包围。而他能感觉到身旁的天胡，就像一只猛兽，已经准备好随时战斗，或者逃跑。

黑暗中，天胡用手势示意饕郭退后几步，然后从臂甲中变出几张纸符。黑暗中，纸符边缘亮起微光，从天胡手中飞出，然后停在铁门的缝隙处。然后纸符发生爆炸。猛烈的火光和几声爆响过去后，铁门重重倒在地上。

里面，是一个房间被大火摧毁后的样子。

阳光从顶上垮掉的天花板之间洒下来。烧的只剩半截的立柱直挺挺站在废墟中。左手边本应该是一排书柜，向前几步本应该是一张大桌。桌子旁有一摊黑炭，里面好像还有几根骨头，勉强摆成一幅人形。

是尸体。

饕郭相信自己不会认错。

而此时，铁门倒下的响动好像惊动了地上的人。

“听到什么声音没？”

地上好像有人在说话。

天胡转身钻回甬道，飞速离开。饕郭紧紧跟着他，重回黑暗。

## 1100 撤离 - 天胡/饕郭

---

深沉的甬道中寂静无声。一点荧光在天胡手中摇曳，饕郭紧跟在他身后。

天胡已经告诉饕郭，刚才那个地方就是交会所。而对于交会所发生的事情，天胡并没什么头绪。他知道，在一天之内，地上的酒肆和地下的空间先后被袭击，而且一把大火已经把一切都烧毁。火场中有一具尸体，不过通过几乎完全碳化的残骸，天胡根本辨别不出什么信息。可就算是陆锦山，或者是姚管事，这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？

天胡仔细想了想，最后确定。交会所的遭遇，只会让自己完成任务省去一个环节——现在就不用把物资还回去了。

天胡当然知道交会所被袭击意味着什么。可自己并不具备调查情报的本领，而凭借自己一个人，又能够歼灭什么样的组织？如果可以不问损耗，天胡可是有相当的自信。但这是在城市里。

哦对了，有一个错误。应该是自己和饕郭两个人。

天胡看了看身旁的大个子。

*恐怕也没办法算成战斗力。*

所以，当务之急是回到平等院。一方面把包裹上交完成任务。另一方面，就是把交会所的事情上报。该怎么处置，那都是大人物的事情。

天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饕郭。他的本意是，如果你同意，那就一起走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就各做各的。可饕郭二话不说就点头答应，这给天胡省了很多事。

而饕郭，他比天胡多做了一件事。

**交会所被火烧毁了。**他把事情告诉了青萝。

**好，知道了。**青萝回复。

“你想跟她一起行动？”天胡好奇地问饕郭。

“没，没有。”饕郭把视线转向一旁。他觉得天胡的目光让人害怕，即使他眼睛肿什么情绪都没有。

拐过几个岔路口后，面前的墙壁上又出现了向上的悬梯。

*终于可以离开甬道了。*

如果要和天胡单独待在一起，饕郭宁愿选择人多的地方。至少那样还会少很多压力。

天胡熄灭了荧光，沿悬梯向上，然后摸到了头顶的翻板门。他用手托住翻板门，一点点加力，感觉门板微微有些松动。确定这扇翻板门可以打开后，他再次加力。门板被稍稍拖



起，露出一点点缝隙。天胡的目光穿过缝隙向四周扫射一周。确定安全。天胡这才掀开木板，从悬梯上跳出。还是那个破旧的仓库，当初姚管事就带着三人从这里进入甬道。仓库之中还是那么昏暗，货物杂乱的影子把它填满。天胡右手边不远处就是仓库后门。他小心贴过去，打开销锁，把门推开一些。

门外无人。

饕郭也从悬梯爬上来，把翻板门放好。还从旁边找了几个箱子压在门上。

天胡看饕郭准备妥当，就从后门离去。饕郭看着天胡出门右转，稍等一会，才离开仓库。他跟在天胡身后，在巷子里穿梭，然后来到了主路。凭借身高，饕郭能够看到人群中天胡的身影。同时，他也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惊诧目光，吵闹大街上挥散不去的窃窃私语。饕郭硬是在人流拥挤的街道上给自己排出听到了了一块空地。

远远跟在天胡后面，目的地果然就是传送广场。

前面的天胡已经排在了队伍里。而按照他的安排，饕郭特意等在人群外面。等天胡传送之后再过一两个轮次，才是恰当的撤离时机。

**真的不等他们？**饕郭问。

天胡已经站在传送阵上。看守的卫兵放下木杆，让之后的队伍等待下一次传送。

**想的话，你就自己留下。**天胡回复。

四周的灵气忽然悦动起来。就好像大喊之前要在胸中吸满空气一样，躁动的灵气不断积蓄着力量。凡人听不到的噼啪声响越来越细密，庞大的传送阵就要开始运转。下一刻，人们将会在这里消失，然后出现在其他地方。

天胡也小心发动了信标。传送将会很快。虽然距离会特别特别特别遥远，但眨眼间，自己将会回到平等院山门。

传送阵发动。

*任务总算完.....*

天胡的思绪被巨大的轰鸣声打断。火光四溅。散逸的灵气轰起滚滚烟尘。围在传送阵旁的卫兵，等在传送阵外的居民们，被惊得目瞪口呆。

然后尖叫声四起，人群向外奔逃。

饕郭仿佛人潮中的礁石一样钉在原地，任凭惊恐拍在身上。

发生什么了？

饕郭愣愣的看着，本是传送阵的地方，只剩伤员与废墟。

## 【天胡线路】 - 1200 - 苏醒

---

熊熊大火，燃烧。

皮肤在高温炙烤下慢慢融化。

皮毛，肌肉，脂肪，树木，杂草被烧焦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冲天而上。

噼啪声，火焰呼啸声，还有动物在哀嚎。

天胡好像又回到了那片正在死去的森林中。同门的尸体在身后追赶。猛兽的鲜血汇成湖泊，无论怎么跑，都看不到岸，只有脚印在身后跳出火苗。怀中九条尾巴的小狐狸呼吸越来越微弱。

天胡逃啊逃，逃啊逃。逃向最深沉的黑暗，在哪里有一缕光。

他感觉到意识渐渐回到了身体。眼前的光越来越亮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藏蓝色的吊棚从床顶垂下。

“他醒了。去跟总兵汇报。”旁边一个脚步声离开。一扇门打开，然后关上。

在起身之前，天胡首先确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。手指，脚趾，都在控制之下。呼吸很平稳，头脑清晰。体内的灵力缓慢的流动，没有阻塞。收声法器……还在胃里。

他坐起身，被子从胸口滑下。身上穿着自己的内衬。按感觉，腿上也应当穿着衬裤。外套……天胡瞥了一眼旁边的衣架，自己的衣服正松松垮垮地垂在上面。那么装备就不在身边了。装满符篆的护臂，从不离身的法器，常伴在身的各种工具玩意，还有从书生那里得到的“货物”。都不在身边。

看房间中的摆设，应该是某人的书房。书桌、书架上只有一些书籍纸张、笔墨砚玺之类。那么自己的装备物资，要么是被收在了一旁的柜子里，要么是被保管在别的地方。

几个呼吸间，天胡大概掌握了现在的情况。

然后，他转向旁边。那里站着一个短衣打扮的青年。干净便利的发型，剃光的下巴，身穿皮革内甲，腰间带刀，踩着制式的战靴。应当是帝国武装系统中的人。这方面天胡的知识很贫瘠，只能在中央禁军、边防野战军、城市卫戍军几个范畴里瞎猜个大概。

终究是个凡人。

“要喝水么？你再等等，总兵大人马上就到。”青年端着一杯水走过来。

等青年走到床边，把水杯递过来的时候，天胡猛地探出身子。他把青年扑到在地，一只手攥着青年的刀柄，一只手卡着他的脖子。

“我的东西在哪？”天胡问。

青年憋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他在用力挣扎。奈何天胡坐在他的胃上，让他有力使不出。

天胡稍稍松了些力气，然后继续问，“我的东西呢？”

青年用力呼吸，一边摇头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天胡身出一只手，捏住青年的手指。用力，一根小指被折断。

青年的声音全攥在天胡的手里，他在天胡身下痛苦的抖动。

“我再问一遍，东西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青年的眼睛分明在说，就算知道也不会说出来。

天胡想了想，伸出手，手掌贴在青年额头。他念完一个失魂咒后，身下的青年便一动不动。

如果东西在屋内，当然好找。即使在屋外，再抓个人问问就好了。天胡懒的在他身上浪费功夫。

天胡把青年放在床上，摆了个面朝里的侧卧架势，把被子给他盖好。然后天胡放轻脚步，把挂在一旁的衣服套上身。房门外至少有两个人在站岗，天胡清醒过来的时候就确定过。他料理青年的过程中，都没有发出什么激烈的声响，门外的人想必也不会专门探头进来，查看里面的情况。

穿戴完毕，确认便于活动后，天胡便走向了门侧的窗户。他放宽五感，能够确定窗边没有人。但是……天胡稍稍用力，把窗户推开一个缝。从缝隙中，能看到院子里几个视野良好的拐角，都有全甲持枪的卫兵。

*从这边的窗户出去，得应付不少人。*

同时，天胡还确定，这里是地上一层。不在楼上也不在地下，行动起来十分方便。

与门正对的位置还有两扇窗。天胡同样推开一条缝隙，外面的情况更不乐观。这两扇窗户外紧邻着道路，人员、马车走走停停，更远的有一排屋子，屋子周围也有卫兵在站岗。

天胡抬头看看房顶。

*从上面走，可能是机会。*

正在思考间，一串脚步声伴随着争论声，由远及近。天胡没有犹豫，几步便飞上房梁。

脚步声在门前停住，然后房门被推开。

一个敦实健壮的中年男子走进屋来，身后跟了两个穿着内甲的男子。三人都穿着制式服装，但明显用料设计更好。领头的中年人身上的配饰更繁复，明显是长官之类的重要人物。

中年男人推开门后，正要跨进来，却停下脚步。

“小伍呢？”一个粗重的声音问。

“他……我走的时候他还在。”一个年轻的声音有些惊慌。

“不是说客人醒了？”粗重的声音低声问。

“我去看看！”年轻的声音越发慌乱。

“算了。我自己来。”说完，中年男子跨步进门。他冲着床慢慢走来。天胡看到他一只手放在刀柄上。

“先生？”中年人走到床边，探出一只手轻碰床上的人，刀已经抽出来一半。

见床上的人背对着自己没有反应，中年人扳住那人的肩膀，稍稍用力。然后他握着刀的手就松开了。

“小伍！”

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人立刻走上前，把半个身子探进床。片刻之后说道，“总兵，还有呼吸。”

总兵转过头，问跟在身后的年轻人，“刚才人是醒了？”

“醒了。我确定。”年轻的声音反而没有了慌乱。

外面的卫兵听到响动，有一个也已经走进门内。

“没有看到人离开？”总兵问。

“没有！”卫兵高声回到。

“总兵，那人的衣服也不见了！”年轻人叫道。

总兵思索了片刻，让人把叫小伍的青年抬走，又下令立刻提高警戒，“看到生面孔立刻报告，但是禁止抓捕。告诉对方说总兵有请。不许动手。切记，不许动手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！快去！”总兵把身边的两个人都派了出去传达命令。卫兵也按照指示离开房间。

总兵看手下都离开，自己却还在屋子里。

“奇怪……人怎么没了？”总兵低声说。

*奇怪就对了。*

天胡给自己施加了静音咒，然后纵身从房梁跃下，无声无息。

## 【天胡线路】 - 1230 - 谈判

---

无声无息的落在总兵身后。天胡上前两步，一只手伸向总兵的脖子。在总兵反应过来之前，天胡抓住他的衣领向后拉，一只手前身，顶住他的腰防止他后坐。总兵仰面摔倒后，天胡翻身到他上方，牢牢把他控制住。

顺便，天胡释放了一个简单的吸风术，把房门缓缓关上。

看着身下的总兵一脸惊慌，天胡取消了静音咒。

“你找我？”天胡问。

总兵额头上虽然还冒着汗，但是眼睛中已经没有了慌乱。他点点头，然后轻轻发出了呜呜声。

天胡轻轻松开捂在他嘴上的手，没有着急拿开。看总兵并没有高声呼叫的意思，天胡便把手卡在了他脖子上。他没有用力，但是随时可以折断手中脆弱的咽喉。

“能让我站起来么？”总兵问。

“我的东西在哪？”天胡问。

“收在别处，非常稳妥。如果谈得愉快，我亲自给法爷取来。”总兵说。

法爷？

“你知道我的身份？”

“之前只是猜测，现在就确定了。这样的手段，我们凡人可干不出来。”天胡不知道总兵是否猜出了自己的来历。但转念一想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什么样的凡人能通过身手断定修士的流派？
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天胡问。

“我们不妨起来说话。”尽管额头上的汗已经浸湿了头发，尽管喉咙上卡着天胡的虎口，总兵的眼睛依旧不卑不亢。

“再废话，我就折了你的脖子。”天胡问。

“我一个人在房中半天，门外的卫兵肯定已经起疑。就算你把我杀了，我这偌大的营区上百号兄弟，也不是你说走就能走的。何不互相行个方便？”总兵盯着天胡的眼睛。

反正你的命在我手里。

天胡松开了手，抬起了身。

总兵自己从地上站起，解下腰间的佩刀，放在书桌上。他拿过椅子，在书桌旁侧身对门坐下。然后抬手示意，“请坐。”

天胡看总兵的手指着床，算了算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够他逃出房门，就放心坐下。

“我有件事情想交给法爷来做。我们……”敲门声打断了总兵的话语。

“进来。”总兵改口。

一个攒甲持枪的卫兵推开房门。看到房间里坐着两个人，卫兵有些惊讶，但仍然面向总兵，“不知长官是否安好？”一边说，眼睛一边瞟向天胡。

“都好。传令下去，贵客已经找到。正常警戒就好。”卫兵得令。

“还有，好好照顾小伍。”卫兵正要退出门外的时候，天胡开口了。

“还有我的东西。”天胡提醒。

卫兵看向总兵。

“给先生把东西都拿来。”总兵点头。

卫兵退出房间，把门带好。

“这里是哪？”天胡不等总兵开口，先抛出问题。

“我叫齐峰。这是我的书房。”见天胡没有说话，总兵才反应过来，“我是这个城区的总兵，这是我的兵站。”

“这是哪？”天胡接着问。

“……这里是居民区丙。”总兵这才明白天胡的意思。“不知法爷从何而来？”

“是你在问你。”天胡说，“是你发现我的？”

“是我的手下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在传送阵上。还有，我的兵站就在传送广场旁边。”

“现在几时？”

“十二时一刻。”

天胡大约掌握了情况。自己是在爆炸中昏迷，可是昏迷前还在商市区。按照情报中的说法，寻常人想要在城区中周转，必须通过商市区。而商市区的传送阵，在爆炸中恐怕不能幸免吧。那么想要离开，只能使用崇高教派的传送阵。

当务之急，是拿到书生的“货物”，然后找到教派的传送阵。对了，自己能不能轻易使用，还是个问题。还有近十二个小时，时间也不是很宽裕。

天胡看看面前的人。总兵想让自己帮忙，那么就让他拿情报来换吧。

“说吧，有什么事？”

总兵开门见山的说出了自己的请求——杀一个人。

“城区里有一帮暴民扰乱治安，自己结成了一个匪帮，扎了个山寨。我希望法爷能去了匪首的人头。在下有重谢。”

“匪帮？多少人？”

“山寨里住了有近千人。青壮年大约有三百。”

“怎么过去？”

“我有办法把法爷送进山寨。”

“为什么你自己不动手？”

“我是官家，没有命令不好擅自行动。况且我手下擅长正面攻坚，为了一个人把小的们派出去，一定会多伤无辜性命。”

天胡想了想。

“知道城区里有崇高教派的传送阵么？”天胡问。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传送阵在哪？”

“等法爷把人头带回来，我一定说明。”总兵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。

“你还有什么重谢？”

“一百两白银。”

“二百两，还有传送阵的消息。不然免谈。”天胡相信，对方一定不会拒绝。

总兵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心中在仔细盘算。

“好。”片刻之后，他点了点头，然后起身来到天胡面前，伸出一只手。天胡始终盯着他的眼睛，丝毫没有打算跟他握手。僵持了片刻，总兵只能把手收回去。

“那我们说定了。”总兵坐回椅子上，脸上略显尴尬。

“好。”天胡点了点头，然后闭上眼开始调整内息。面前只有一个凡人，睁眼闭眼实在没有区别。况且他能听到，有一个脚步声，正向这间屋子走来。

然后敲门声响起。刚才那个卫兵带着两个人，三人手里都端着盘子，盘子里放着天胡的装备物资，还有书生的“货物”。天胡并不避讳总兵，一件一件仔细检查装备物资。在最后才拿起“货物”，仔细检查了痕迹，确认没有被人使用过，然后插进腰间。

天胡向总兵点点头，确认一切无误。总兵让手下把匪首的画像取来。等候的过程中，总兵把如何前往山寨的计划告诉天胡。说来倒也简单。近日刚好有一个运粮队要出发，天胡跟着他们走，听从运粮队韩兵郎的安排，就能顺利混入山寨。

“我已经派人给韩兵郎打过招呼。只不过说法爷您是我手下的亲兵，没有告诉他们您的身份。”总兵指着一旁的制式盔甲，以及长枪跟佩剑，特地对天胡说明。看来他不想自己跟修士打交道的事情，被太多人知道。

这样也好。行事方便。

天胡把盔甲套在外面，然后把一些无法贴身放置的物品，装在一个背囊中。等卫兵带来画像。画像上，一个中年人眯着眼睛噙着腮，嘴唇上面有两撇胡子，左腮上还文着一个字——“刀”。天胡把匪首的样貌记在心中之后，就被人带着，去找总兵口中的“韩兵郎”了。

从书房出来，穿过院子，来到营区。左转右转，到营区门口。前方有五辆马车，马车上扎满了结实的布袋，鼓鼓囊囊堆得像小山一样。有二十五个人在旁边聊天嬉闹，时不时有人伸出头向这边张望。看到卫兵带着天胡过来，还有人指指点点，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“韩兵郎！”卫兵大喊。

笑声停歇，有一人排众而出。这人腰身耿直，面目硬朗。

“韩兵郎，总兵的人，我交给你了。”说完，卫兵离去。

韩兵郎上下打量天胡，哼了一声。

“就是你？”他撇撇嘴。

“兄弟们，我们出发！”

## 【天胡线路】 - 1330 - 接头

---

从营区出来，旁边果然就是传送阵。本应是传送广场的地方，远不如商区和行管区热闹。不，说是毫无生气还差不多。没有摊贩，只有一些穿着寒酸简陋的人背着箩筐行囊，躲在房屋的阴影下。

“国栋你说啥？你还玩过女人？”

离开传送广场后，破败的景象扑面而来。沾满脚印的石板路很快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泛着泥水的湿乎乎的道路。一路上坑坑洼洼，如果不按车辙走，就会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。路边的简陋的房子很快就变得不仅仅是简陋。屋顶不见了，没有门窗，或者少了两堵墙。住人的地方本来应当遮风避雨，但现在断壁残垣里也会有人铺着床。

“真的！我真的睡过女人！”

看到车队路过，衣不蔽体的人从废墟和阴影里钻出来，一步一晃的靠近。他们伸着手，哀求着。“给点粮食吧！”可车队上的人还在说笑。

“你不觉得他们挺可怜的？”国栋对天胡说。这个人应该是队里最年轻的。听他们开了一路玩笑，这个国栋应该是前些天才被分到运粮队。这帮人以为天胡也是一个新兵蛋子，就把他和国栋分在了一辆车上。除了赶车的车夫，还有一个人坐在车上，应该是运粮队里资历



最老的几个人之一。这么算来，一车有四个人看守。五辆车二十个人。多出来的五个人骑马，队首三人，队尾两人。

可如今，天胡的车上不知怎么就挤了快十个人，还有两人骑马跟在旁边。

“可怜啥？你要是敢给一个人粮食，信不信全城区的人都会跑过来？”旁边有人说。

“都回到自己位置上！”一匹马从前面退回来，是韩兵郎。

众人一看没法再聊，就只得悻悻散去。他们都穿着全甲，行动却很灵便。一点也不介意跳下车时溅起的泥水，回到车上后就拿起布子，把甲片上的泥水擦干。

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。

二十五个人押着粮车，穿行在城市的残骸中。来到一处空旷一些的地方——这里恐怕曾经也是个小广场——便停下了。天胡看看四周。端墙破壁后面，可以看到许多人影。大多穿着肮脏破烂的衣物，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什么。是碗，是盆，是口袋，是瓦片，是一切能用来盛或者装的东西。他们就在废墟里，看着广场中间的马车。天胡能听到他们小声在说什么，翻来覆去只跟两件事有关。

粮食，和饿。

广场正中，除了车夫和骑在马上的人，车上的人都跳下车。

“还等着干啥？你俩都下来啊！”老兵在马车下向天胡和国栋招手。

“这些人真可怜。”国栋跳下车。他在车上摸着什么。天胡以为他在找自己的枪。实际上他在解一个布袋。

天胡看到马上的人警惕地盯着广场周围的废墟，没人留意还在车边的国栋和自己。跳下车的老兵们都从车上拿起了长枪，然后背对马车，目光四处扫射。国栋从旁边拿出一个碗，然后在布袋里舀出一碗谷粒。

“粮食！粮食！”看到国栋碗里的粮食，废墟中的人都探出头，然后弹出身子。许许多多的人，从废墟中走出来，渐渐围城一个圈子。

他们不敢走太快，但缺一点点在靠近马车。

“嘿！干什么！退后！”老兵们立刻紧张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把枪头放低，斜冲着人群。马上的人从鞘里抽出了刀。

“退后！退后！”马打着响鼻。

“粮食！粮食！”人们的眼睛更亮了。

人群围城的圈子，在慢慢变小。

“他们这是做什么？”国栋扭回头来，手里抱着碗。他不解的看着天胡，“怎么还不给老百姓发粮食？”他从车边往前走。

“粮食！”终于有一个人等不下去了。他赤着脚，光着上身，满是黑泥的脸上绽满了渴望。

“退回去！”老兵把枪头放平，指着男人。男人眼里只有粮食，他拨开枪头跑到国栋身边。

老兵终究不敢刺出去。

天胡看着男人跑到国栋身边，打开手里的布袋。国栋笑着把碗里的谷粒倒进去，“别着急，还有，还有。”他说。

在外面维持秩序的老兵这才扭回头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老兵大喊。

“不就是要点粮食么？怪他干什么？”国栋看着老兵，脸上全是笑。

“我不是说他，我说你！”老兵很是紧张。

看到这边情况的韩兵郎大喊，“全体警戒！放枪！”他举过头顶的刀放平了，刀剑指着人群的脸。

老兵们都把枪端平，枪尖冲着人群，一点都不晃。

天胡看着人们渴望的脸。没有第二个人上来。人群中还有人在向外张望。

有些人好像在身后发现了什么，忽然满脸惊恐的逃开。人群忽然聒噪起来，片刻之后就散开。那么多人纷纷又钻回废墟里面。

但还是有人腿脚有些慢。

天胡向骚乱发生的方向看去，几匹快马正在飞驰而来。

国栋还在给男人装粮食，他看到人群散去，手停了下来。男人渴望地看了看国栋，看到他的目光望向别的地方。男人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还没装满的布袋，然后自己伸手到车上。他用手，从粮袋里掏粮食，一把又一把。饱满的谷粒从他指尖滑落，洒在泥水地上。

看到人群终于散了，老兵们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老兵走过来，拍了拍男人的肩膀。男人一哆嗦，抬头看过去。

“快跑吧。”老兵指着那几匹快马。

男人看向那边，因为惊喜而潮红的脸瞬间变白了。他把粮袋抱在怀里，赶紧向旁边跑开。慌乱间他拨歪了打开的粮袋。谷粒像瀑布一样滚落。袋子眼瞅着就瘦了下去。

老兵箭步上前，扶起粮袋。

“那边是谁？”国栋问。他看到有快马飞快的靠近几个还在广场上蹒跚而行的人。马蹄在泥水中飞舞。健壮的马胸把那几个人装得飞起。

“唉，你害死他了。”老兵说。

一批马飞快向抱着粮食的男人跑去。马上的骑手从腰间抽出刀，手起刀落。男人的手臂和谷物一同滚落在地上。

男人在地上往前爬，骑手勒住马，然后从马上爬下来。他走到男人背后，一刀接着一刀，刺穿了男人的后背。

“他娘的。还敢偷爷们的东西！”天胡能听到他嘴里在念叨。

“快去救人！”国栋就要冲出去，被老兵一把拦住。“拦着我干啥！”国栋睁圆了眼睛看着老兵。

老兵努努嘴，国栋看向韩兵郎。

快马赶来的方向，还有一队人正在缓缓靠近。当先有一匹高头大马，赤色皮肤，毛发黑亮。红马越众而出，迎向韩兵郎。一名独眼汉子端坐其上，脸上挂着笑容。韩兵郎也带马迎上前去。两人笑着聊了几句，然后独眼汉子回到人群中。韩兵郎也扭回头，下了命令。

“上车！出发！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救人！”国栋怒视着老兵，还有天胡。

天胡万全没有把他的表情跟话语放在心上。

*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*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400 - 匪帮，路上与到达

---

来的那群人，以独眼为首，有八个人骑着马匹。此时，独眼和其中四个正在车队最前头，跟在韩兵郎身旁。三个骑马的，来的时候拐出队伍，往贫民四散的方向而去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剩下的人大概有五十多号用脚走路，现在正分散在车队的两旁和最后。他们腰间都带刀，刀直接插在腰带上，鲜少人有刀鞘。他们衣着邋遢，但至少都有上衣裤子和鞋，只是大小并不总合适。也有几个胸口肌肉爆炸的大汉，愿意袒着一条臂膀，或者干脆亮出上身。他们大多头发油腻，或者乱糟糟的炸起来，或者粘在一起紧紧贴着头皮。眼角肮脏，脸上挂着黑泥，张嘴时牙齿粗糙泛黄。

他们大声说笑吵闹，嘴里只有谁的屁更大，谁杀的人更多。

天胡坐在车上，一直在观察他们。然后他抬头，打断了正在训话的老兵。

“这些人是谁？”天胡问。

“.....听话就行，想那么多干啥.....”老兵正在苦口婆心地劝国栋，听到天胡的问题，皱了皱眉头。

“他们？一帮土匪而已。”老兵稍稍压低了声音。

“粮食就是要给他们？”天胡问。

“对。”

天胡实在懒得加入老兵和国栋之间的争论。他们已经从“为什么不救人”吵到了“什么是正义”。

于是他一片腿，从车上跳下来。

“嘿干啥呢！大爷的裤子！”天胡落地时踩在泥汤里，飞起的泥水落在旁边土匪油腻腻的脚脖子上。土匪扭过头来把眼睛瞪的溜圆。旁边的土匪们哄堂大笑。看到身旁多了一个着甲的人，土匪有点傻眼，“军爷你也不说一声……下次小心啊！”

天胡松了松领子，从怀里掏出一支烟，放在嘴里。拿出火石点上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。

“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”一口烟雾从嘴里喷出，天胡看着旁边土匪们的眼睛齐刷刷的盯过来。

“来一口？”天胡把烟从嘴里拿下，递给刚才叫嚣的土匪。

“嘿嘿嘿。”土匪只是乐，摇了摇头。看天胡没有把烟收回去，立马把烟接过去，然后塞进嘴里。一口嘬下去，一双眉毛幸福地微微耸起。旁边的家伙们都羡慕的看着他。“嘿！慢点！给哥儿几个分一下！”有人拍着他的胳膊，啪啪响。

“来，我这还有。”天胡从怀里又摸出一些，一把都给他们递过去。烟在土匪手中传递。前侧不远的几个卫兵扭回头不停地扭回头看着天胡，指指点点，嘀嘀咕咕。

“军爷您真大方。”一个土匪满脸乐开了花。

“我不缺这个。”天胡给自己也点了一口，“刚才聊什么呢？”

“就是腰带上的东西呗。这个，和这个。”匪帮先拍了拍自己腰间的长铁条，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裤裆。

“你那玩意长裤带上呢？吹牛逼吧！”旁边一个黑大个哈哈直乐，“军爷你知道不，这小子刚才吹自己上过寨子里的花姐！”

“谁吹牛逼！爷爷能力强怎么了！我不光上过花姐，我……我还跟云姨……”匪帮话说到这，脸色一沉，然后伸出手给了自己一个耳刮子，“刚才你们谁都没听见啊！”

“云姨是谁？”天胡问。

一旁的秃头胖子抽了一口，接上话头，“军爷也就是你问。云姨是寨子里管姑娘的大姐，人特别好。特别照顾大家。”

“我们晚上想找哪个姑娘，要是云姨不点头，我们头都抬不起来。”黑大个说。

“这么厉害？那他扇自己是做什么？”天胡接着问。

“咱不提这茬不行么……”土匪一脸为难。

“云姨是老大的女人。”旁边瘦高个穿大褂的探头插了一嘴，“他要是不给自己一嘴巴，回去不得蜕层皮。”

老大的女人。

老大。

“你们老大这么可怕？”天胡问。

“那可不？”秃头胖子烟抽完了，从土匪嘴里把剩下半根抢过来。天胡从怀里又掏出几根，散了出去。

“我们老大当初带着三个兄弟杀进五虎营，我可是亲眼见过。一整晚，五虎营一个活人都不剩。不过那次只死了两个兄弟，还真的亏独眼哥。可惜了他的眼睛。”秃头胖子吸满意了，就开始吹牛。

“你这不算啥。我上次见老大出去猎鸟。云彩那么大的一只鸟，老大一刀就从天上砍下来。鸟掉下来以后还啄死几个兄弟，要不是独眼哥护着，我自己都回不来！”黑大个满脸得意。

土匪们一嘴接着一嘴，虽然都是空口无凭吹着牛逼，但是天胡听出来了些规律。逞能的总是老大，保护弟兄的总是独眼。做事不顾后果的总是老大，善后的总是独眼。

“你们很佩服独眼吧？”天胡问。

匪帮人的嘴忽然就热闹起来。比起刚才龙飞凤舞的传说故事，有关独眼的事情现实得多。杀人越货的时候给兄弟们殿后，分赃不均的时候严惩投机耍滑者，有人哗变则立斩不赦。当然，这些粮食拉到匪帮城寨后，独眼也要负责分给群众。

匪首，就像一个纵情声色的象征。而独眼，则是出现在每一个匪帮人面前的刀和秤。

半途中，骑马的几个匪徒从后面赶上来。他们分到了几根烟，吹了一顿怎么砍死几个抢粮的暴民，有人嚷嚷“古神会惩罚你们”时，自己怎么又砍到几个人立威。

聊着聊着，黑大个指着前面：“军爷，前面就是我们寨子。”

顺着手指的方向，天胡的视线沿着一个坡地向上爬，然后遇到了歪七扭八刺向天空的粗大木桩。木桩插在倒塌了一半的石头建筑上，搭成一段墙。墙上的人手搭凉棚看向这边，然后墙下的巨大木门吱吱嘎嘎被拉开了。这样半石半木的防御工事向左右延展，拱卫着坡地上方的城寨。

终于到了。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500 - 目标

---

穿过城寨大门，沿着路接着往上，然后忽然开阔。山坡正中央是一个挺大的广场，靠里的位置竖着几个三层小楼，中间躺着一排屋子把小楼连成一片。屋子中间还开了一个通道，车队穿过通道，经过几个杂院，来到了建筑的背后。

面前是个开阔地。虽然比前面的广场要小得多，但来这里的路有重重把守，开阔地旁还有一个看上去就很结实的石楼。独眼跳下马，吆喝手下去叫兄弟过来，然后让看守把石楼上的铁门打开。卸下沉重的铁锁，一群膀大腰圆的大汉开始从车队上卸货。空地边上有个挺长的马厩，走出来几个马夫，把拖车的马匹牵下去。

“给喂点精饲料。”韩兵郎嘱咐。

马夫看看独眼。

“精饲料。”独眼点点头。

韩兵郎把手下聚在一起。他们把马车上自己的武器装备都佩戴在身上，一个个就像铁皮刺猬。独眼跟韩兵郎打了个招呼，然后让手下给带路。二十五个士兵列成整齐的队伍，跟着手下，从长长的过道钻进屋子。天胡是第二十六个人，随意地跟在后面，眼睛不停观察这四周。

在一排屋子前，手下停住了。韩兵郎交代几句之后手下离开，对于鱼贯而入。两间大屋一间小屋。大屋每间都有两排通铺，韩兵郎自己进了小屋。进屋前他安排休息一刻钟，然后开个短会。老兵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让他不要担心，其他人都把兵刃甲冑归置好，脱下鞋揉揉脚。屋子里溢满了酸味和汗味，可所有人都习以为常。

天胡走到自己的床位，脱下卫兵的行头。盔甲下面是他自己贴身的软甲，然后从背囊中把自己的装备都归置到身上。他有心，把卫兵的制式围巾缠在手臂上。脱下来的盔甲，他收拾整齐，放在床边。

“一会还要开会……”一个卫兵说。旁边的老兵碰了碰他，摇了摇头。

天胡丝毫不顾卫兵们和韩兵郎的目光，推门而出。

他已经盘算好计划。之前从匪帮众人嘴里打听到的消息，他需要一一核对。

关于匪首喜欢骑马。

关于匪首喜欢女人。

关于匪首喜欢收藏。

关于匪首慢慢开始不愿意在小弟面前抛头露面。

四处打听的过程中，有不少匪帮人一开始挂着戒心。等天胡亮出卫兵的制式围巾，他们就愿意张嘴。等天胡拿出烟和怀里的金币，他们的嘴就不愿意停下。信息越来越丰满，天胡不断在心中描绘出匪首的形象。谨慎，心机很深，易怒那张尖嘴猴腮的面孔开始变得有血有肉。

这样的人会怎么行动呢……天胡一边听着老马夫说话，一边想。

“不过今天老大没在寨子里。”老马夫说。

这下麻烦了。

“他去哪了？”天胡问。

“不知道。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他从我这把好马牵走。”老马夫示意自己的烟抽完了。天胡点好火，把烟递出去。老马夫接着说，“老大偶尔会这样。然后第三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再回来。”

“谁知道他去哪了？”

“这谁敢问啊！”老马夫摇摇头，“不过要是有人知道，肯定得是独眼哥。”

天胡谢过之后，转身就走。

如果老马夫说得没错，两天之内匪首都不会回来。而今天之内就要把货物交回平等院。不可能等匪首回来。只有自己去找他了。看看从独眼嘴里能问出什么东西。几经询问，顺着好心人的指示，天胡来到了一个房间外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房门紧闭，门口站着的一个壮汉把天胡拦在门外。

“独眼在里面？”天胡问。

“找大哥什么事？”即便壮汉比天胡高半头，他还是拿着鼻孔瞪着天胡的眼睛。

天胡表明身份后，壮汉赶紧点点头、微微弯着腰还咧着嘴笑。他敲敲门，然后给天胡把门推开。

“谁啊？”独眼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。天胡走进去的时候，看到独眼正坐在桌子后面，旁边窗边正站着一个女人。女人看着天胡轻轻微笑，一只手在抚平腰间堆的衣服褶子。

独眼见是天胡走进来，脸上有些意外。他从椅子上坐起来，迎向天胡。

“怎么？寨子里住得不舒服？”独眼的嘴角轻轻翘起，眼角微皱，笑得自然而自信，“军爷说哪里有问题，我好好教训教训这帮臭小子！”

“请问老大在么？”天胡问。

“找我们老大有什么事？”独眼站在原地。窗边靠着的女人也挑了挑眉毛。

“总兵让我给他带个话。”天胡说。

“他现在不方便。军爷跟我说也一样。”

“总兵特意交代过，必须当面跟老大讲，不能转达。”话虽如此，可看独眼的架势，是不会轻易张嘴。

天胡仔细观察屋子里的布局，开始盘算。如果对独眼动手，那么必须首先控制住女人。她不是问题，飞刀和符篆都能把她排除。问题是独眼。此时如果在屋子里动起手，除非确定能迅速问出匪首的下落，不然外面的守卫随时会进来，然后整个城寨就会敌对。

现在动手对自己没有好处。只能等独眼落单，或者从别人嘴里找办法了。

“军爷要是一定得跟老大说，那就只能等几日。老大他现在不见外人。”独眼坐回椅子上，两只脚翘在桌子上。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算你命大。先放你一马。

天胡就要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女人说话了。

“你看看你这样，把军爷惹毛了怎么办？”女人走到桌边，把独眼的腿从桌上打下去。

“男人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”独眼一脸凶相。

“吓唬谁呢？”女人给了独眼一个大大的眼白，然后走到天胡身边，一只手挎着天胡的臂弯。

“军爷，小女子要不先给你叫个姑娘过去？”女人一边说，一边带着天胡往出走。

“随你随你！”天胡和女人出门的时候，独眼在后面发着牢骚。

“呦！云姨你这样不怕老大生气啊？”看到女人贴在天胡身上，门口的壮汉打趣道。

“小心你一个月都开不了荤啊！”女人看都没看壮汉一眼。

云姨？

“哈哈小的知错了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天胡小声问。

“跟我走。”女人笑靥如花。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530 - 去处

---

“你那样能问出什么？”天胡坐在椅子上，女人倒了一杯水，塞给天胡，“独眼那家伙吃软不吃硬。你得换个法子。”

天胡现在一个屋子里，一张长桌旁边放着几把椅子。桌子上铺着一张素色的桌布，椅子上摆着坐垫。天胡捧着热水，手中暖暖的，屁股下面软乎乎。

“你是谁？”天胡把水杯放在桌上。

“齐总兵没和你说？”女人坐在天胡对面。“我就是素云。”

“云姨？”

“瞎叫。从哪学来的？寨子里的小伙子都这么叫我。”素云笑得眉目含情。

“听你的话，你有办法从独眼嘴里问出匪首的位置？”天胡盯着素云的眼睛，“你知道了要怎么样？”



“你把你的事情做好，我把我的事情做好。明白？”素云不笑了。她端端正正地坐着，漂亮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像一面平静的湖。

“你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？”天胡问。

“别绕弯子。该知道的我都知道。”素云站起来，往门口走去。经过天胡身边的时候，天胡一把拉住她的手臂，拽到自己身边。

“这里的老大……”看着素云愤怒的眼睛，天胡一根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慢慢划过。

素云把手抽回来，站在天胡身边。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平静得就像死了一样。然后忽然又活过来。她打开门，向外面招招手，一个楚楚可怜的姑娘走进来把门关上。

素云拉着姑娘的手回到天胡面前。

“她交给你了，想怎么做都行。你一定在这等着，我一会回来找你。”说完，素云转身就走。

“云姐……”姑娘探出身拉住素云的手，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“怕什么。”素云扭回身，用力捏了捏姑娘的小手，都捏红了。然后轻轻摸了摸姑娘的脸。“一会姐姐回来接你。”

天胡就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素云出门，看着姑娘手足无措。

“军……军爷……”姑娘看天胡什么动作都没有，低着头浑身颤抖，“我，我该怎么做……”

等得差不多了。天胡站起身。姑娘浑身一哆嗦。

“哪有床？”天胡问。

姑娘指着旁边一扇门，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
天胡打开门，看了看里面的布置，然后转回身，拉着姑娘就进了门。姑娘脚下不想动，可天胡手上的力道不由分说。

进门，到床边。姑娘靠着床面对这天胡，低着头，呼吸急促。

天胡把她的头硬抬起来，不管她睁着眼还是闭着眼，就把手心贴在她的额头。灵力发动，姑娘软软倒在床上。天胡把她摆好，旁边留出一个人的位置，然后在她胸口、大腿根的衣服上扯开一个口子。准备好了，天胡离开里屋，来到外间。他推开通往过道的门，外面果然站着一个男人。

“军，军爷……云姨让您多玩一会。”男人挡在天胡面前，明显不想让他出去。

“来，一起玩。”天胡嘴一咧，朝他招招手。男人高兴得都要跳起来，嘿嘿嘿地跟着进了房门。

如法炮制，床上又多了一个男人。

天胡关上房门，来到过道上。他深深吸一口气，在斑驳的味道中找到线索。刚才抓住素云的手臂时，天胡已经在她袖子上留下了寻香散。这个味道凡人闻不到，如果不是受过特殊训练，修士也不会有感觉。对于天胡，这就像酱油里的芥末一样明显。

寻着味道，转过一路向前。回到刚才见到独眼的屋子，味道停留了片刻又离开。

接着向前，味道飘进一件十分普通的房间。外面没有人把手。味道还停留在里面。

天胡记住房间位置，在附近找了个无人的角落，飞身上房，从房顶摸入那个房间。

房间里满溢着寻香散的味道，还有温暖而旖旎的气息。

天胡小心望下面。

素云正叠在独眼身上，腰带着臀，一起一落。然后她扬起赤裸的上身，慢慢的扭着腰，一个接一个画着圆。

“快告诉我。”她喘着气。

“这时候，说别的男人干啥？”独眼两只手攀到她胸前，用力往上一顶。

素云轻轻叫了一声，然后趴在独眼耳边，“我不想咱俩之间有秘密。”

独眼咬住素云的嘴唇。半晌之后，素云一推独眼的胸口，再坐起身。“都不让人喘口气。”

“动啊！”独眼在下面有些着急。

“不然咱们还玩之前那个游戏。”素云轻轻一笑，趴下身独眼胸口轻啜几口。

“玩什么？”素云不动，独眼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他从心里痒，一直痒到胸口素云亲吻的地方。

素云抬起身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在独眼胸口写字。

这两个字，天胡看得清清楚楚——你坏。

然后素云牵着独眼的手，摸上自己的胸口。“你写在这里喽。”然后她轻轻转着腰。

独眼嘿嘿一笑。

然后天胡眼看着素云缓缓扭动着自己的腰肢，独眼在素云胸口一笔一划写着字。素云咯咯笑着说“好痒”，独眼满面都是享受，可素云的身子挡着独眼的手指，天胡偏偏看不清写的是什么。

素云的动作越来越快。独眼实在忍受不住，蒙的掀起素云，趴在她身上加快速度。然后独眼停下了，重重地喘息。屋子里弥漫着热情的腥味。

忽然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等一下。”独眼懒洋洋地喊，然后爬起身轻轻吻了素云的嘴。可门却被猛地推开了。

“大哥！”冲进来的小弟只来得及喊两个字，就愣在了原地。

独眼扭回头，看了看小弟，“把门关上。有啥事？说。”

“外，外面来了好多暴民。”小弟深吸了一口气，“说什么，什么古神让他们把粮食拿走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独眼从床上起身，“转过去。”

小弟还在犹豫不知道该看哪，听到独眼的话连忙转身背对他们。独眼从旁边自己的衣服里掏出个东西，然后上去一把捅在小弟腰上。然后拔出来。然后再捅进去。

血顺着腰上的几个窟窿呼呼往外冒，小弟的嘴被独眼紧紧捂住，只能发出呜呜声。

素云从床上起来，在旁边拿来一个大毛巾，递给独眼。“这是干啥？”她问。

“不能让人看见咱俩在一起。”独眼擦干身子和匕首，穿好衣服。“你从后门走。我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

等独眼走后，素云把自己收拾好，带着沾血的毛巾从后门离开了。

现在只剩天胡还在房梁上。他现在倒是可以跟着素云回去，想办法问出独眼刚才写的什么。可是外面的情况.....把暴民和古神放在一起，天胡有些担心。

素云又跑不了。了解外面的情况更重要。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600 - 古神之怒

---

天胡翻到屋顶。屋顶视野良好，能看到街巷里的门户都打开，一张张兴奋的脸都望向正门广场的方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听说那些穷老百姓到寨子里来了。”

“哪来这么大胆子啊？”

“听说人可多呢！架势好像特别大！”

“去看看去看！”

天胡跳到街上，混入人群，往正门广场而去。

在路口有两个土匪把手，把想要挤到前面看热闹的人拦在外面。天胡亮出自己的制式围巾，土匪才抬手放他过去。

“嘿！怎么他就能过去！李虎你给我让开！”

“哎呀张婶，人可是官家的兵。你这么大了还瞎凑什么热闹。”

不管后面的闲话，天胡来到广场上——挤满了人的广场上。天胡在人群最后面，看到的都是些腰间带刀的后脑勺。还有几个老头和小鬼崽子，也不知道怎么混过岗哨的。这些人都用力垫着脚，想看看里面的情况。旁边着了个架子，挺高。天胡爬上去，站在杆子上。

不错，视野良好。

越过一个个后脑勺，在人群最前方看到了独眼。独眼身旁围着几个身高体壮、打扮精干的汉子，有一个天胡还在找到云姨和独眼的房间外见过。独眼身旁还有些人，是韩兵郎的二十四个手下。他们身上穿着软甲，腰间带着官刀。这些人没有配着头盔甲冑长枪，但是手都搭在刀柄上。往前两步是韩兵郎，正在和对面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喊话。

矮胖子距离韩兵郎十多步，穿着朴素。布褂子，布裤子，头上还缠着布头巾。上面虽然打了好些补丁，但是比他身后的穷老百姓们要强多了。那些穷苦人身上挂的破衣服也就勉强能遮住肮脏的身体——可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很大，血亮血亮的，仿佛在冒光。老百姓们聚集在矮胖子身后，一直堆到寨子的木门口。大门开着，人群一直挤到门外。就连寨子木石制的参差围墙上也是他们。

太多了。

矮胖子身边还有个男人，披散着头发，赤裸着上身，身上脸上涂满了赤红的花纹。看模样依稀是个年轻人。只有他闭着眼睛，双手交叉，手心向里贴在胸前。

“快让百姓们回去吧。”天胡放宽五感，听到了韩兵郎的声音。

“官爷你这是站在他们那边了？”能看到矮胖子张开嘴，贫瘠的嘴唇一张一合，露出细碎的牙。

“我们把粮食拉过来，然后吩咐他们把粮食分到老百姓手上。以前不都是这样？”韩兵郎说。

“他胡说！他们当兵的拿枪对着我们！”矮胖子身后，有人在喊。

“小梁，抢粮食的王八蛋咱是没杀干净吧！”一个尖细的声音在匪徒中响起，听着好像是独眼身边的人。

然后就见独眼探出手，跨过两个人的距离薅住一个领子，然后把那个人掼在地上。

“粮食，我们肯定会分。这个大家放心。”独眼扭过头，对着矮胖子和他身后的老百姓，大声说道，“明天早上九时，我在这准时等着大家。粮食我们一粒都不会留下，请各位同乡放心。”

“骗子！他们肯定会留下！”

“我们吃不饱！”

“让他们把杀人凶手交出来！不能让老刘白死了！”

有人在嚷嚷，穷老百姓们睁大了眼睛，盯着匪帮，盯着韩兵郎，盯着独眼。

“官爷你也听到了。乡亲们实在不相信这些人。我们还是要求我们跟着独眼老弟，把粮食从仓库什么地方取出来，然后我们自己来分粮食，让他们站在一边。”矮胖子摊开手，“就现在。”

“哦还有，还得把中午杀人的那几个交出来。”然后他用手指着独眼身后，“刚才那个，还有什么小梁是吧？”

“还有好多人！”矮胖子身后有人在喊。

“他们都是凶手！”

“把凶手交出来！”

“要人？不可能。”独眼微微仰着下巴，两手抱在胸前。他腰间的刀仍然好好躺在刀鞘里。“粮食，可以让你们来分。但时间是明天上午九时，地点在还在这里。这些，不能变。”

“官爷，我们也就这两个要求，费半天劲他只同意半个。”矮胖子转向韩兵郎，“这没法谈了吧？”

“要我说……”

“我们为什么聚在这？因为神说我们不能再等了。神让我们自救。”矮胖子旁边的散发青年忽然张嘴了。他的眼睛跟他身上的花纹一样，是鲜红的。

“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在恳求他们的施舍？”青年转头向矮胖子。

“使徒大人，我们马上就谈拢了。您再等一会。”矮胖子忽然换上了一副恳求的表情，额头有些冒汗。

“神对我们说了什么？”青年转过身，面向他身后的穷老百姓。

“自救！”有人在人群中喊。

“要自救，那要不要他们的施舍？”青年问。他的声音远远传开。

“不要！”喊的人更多了。声音聚在一起，把几个匪帮人吓得一哆嗦。

“我们来这，是为了什么？”青年张开双手，伸向天空。

“粮食！”老百姓看着他的手，一起喊。声音震耳欲聋。

天胡能感觉到空气中的灵力在骚动。他盯着青年的手。

“粮食在他们手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青年的两只手上，跳出两只小小的火苗。

独眼把手放在刀柄上，紧紧攥着。

“抢！”火苗变成火舌，冲天而上。人群中山呼海啸。然后老百姓们像疯了一样冲向对面的匪帮。

“列阵！拔刀！”韩兵郎垫步回到自己的兄弟中，同时刀已经在手上。二十五个卫兵围城一个半圆，圆弧对着老百姓，想要后退。

独眼把刀高高举在头顶。他大喊“上啊”，然后挥刀而落，砍翻了一个冲上来的百姓。

“伙计们冲！”土匪们纷纷拔刀。手起刀落，身穿破衣烂衫的老百姓没有任何保护，一个接一个摔倒在地上。可是哪怕他们身上鲜血淋漓，也要伸出手，想要抓着土匪的手和脚。站在的前面土匪，人一刀放倒一个，想要把阵线稳住。而后面的土匪热血上涌，拼命想要往前挤。士兵们虽然列出了半圆阵，身前身后都是拥挤的人潮人潮，他们根本无法后退。

一时的勇气交锋，更勇猛的人会将会胜利。

可穷苦人拥有的，却是疯狂。

他们不在乎流血，不在乎死人。一个人冲上来，头上被劈了一刀。另一个人冲上来，保住握刀的手，脚下一绊，摔倒在地。把跌倒的土匪身上立刻扑上来两个人，他们用拳砸，用指甲挠。旁边又上来一个人，手里握着一个石头，冲着土匪的脑袋挥落。土匪的手一松，旁边的百姓便捡起了他的刀。

土匪的阵线很快就露出几个缺口。缺口扩大。然后百姓冲进了对面的人群。两股人群纠缠在一起，拼命互相挤压。可是后面的土匪听到了前面的嘶吼与哀嚎，热血不知不觉冷却下来。然后恐惧从脚底席卷而上。

他们开始动摇。

而土匪后面围观的人群，早就开始尖叫着四散奔逃。

疯羊咬住了狼的咽喉。

独眼和韩兵郎，分别被自己的手下保护着，就像潮水中的两粒礁石一样摇摇欲坠。眼前的情况已经控制不住，他们两个人恐怕只能听天由命。天胡下定决心，必须马上找到素云。她嘴里还有匪首的消息。

天胡从架子跳下来，钻进人群。他从一扇打开的门滑进寨子里。

还能闻到寻香散的味道。

天胡飞速向前。

寨子里的人刚听到消息，还不明白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他们看着慌张而过的人，还满脸莫名其妙。

左转。

一个大婶抓住一个想要逃走的小伙子，问清楚事情发生，还给了他一巴掌。“慌什么慌！你爹就是这么教你的！”

右转。

香味指向走廊尽头的房间。

天胡打开房门。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不少姑娘正在房间里忙碌。有的人打开柜子，在里面捡出一些东西放在包裹里。有些人正在床边换衣服。

“赶快赶快！挑小件的重要的！我们拿不了那么多！”素云站在姑娘中间大声说。

门口的一个姑娘上身只穿着薄衣，看到进门的天胡吓得一声尖叫。素云顺着声音看过来，然后快步穿过人群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素云问。“你刚才去哪了？”

“把你问到的事情告诉我，快。”天胡说。

“总兵下命令让你保护我？”素云好像没听到天胡的话，她脸上只有焦急，问个不停。

“把消息告诉我。”天胡重复一遍。

“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问那！”素云的眉毛都立了起来。她漂亮的面孔上升腾起怒气，竟然还有些“听我号令”的威严，“快带我离开。”

“你知道外面的情况？”天胡并不着急。

“刚才独眼的人说了。”素云说话飞快，手上收拾东西没有丝毫停顿，“我们很快就收拾好，你先保证外面安全。”

“你们都要走？”天胡看看素云，还有这一屋子姑娘。有几个女孩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手中停了下来。她们看到天胡投过来的眼神，害怕地赶忙低下头。

“我和她们一起走。”素云点点头。

素云的表情十分坚定，没有丝毫犹豫。天胡看出来了，除非把她打晕，否则根本没办法把她单独带走。那现在只有两个选择。是带着一个无法行动的人离开，还是那带着一群行动自如的人呢？

权衡利弊，天胡觉得两边的风险没有区别。

“好。让他们尽快收拾。”

*累赘能自己跑，那是最好。*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630 - 奔逃

---

天胡没想到会等这么久。乱糟糟的女人收拾起来东西更是乱七八糟。素云一再让他们从简从轻，可哪怕是一把铁簪子她们也不愿意丢掉。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乱。凭借敏锐的感觉，天胡能听到远处的尖叫，闻到淡淡的血腥味。

“你怎么打算？这么多人走正门？”天胡问素云，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就带这些，剩下的别装了。”素云把手里的包裹打个结，塞给旁边的姑娘，然后转向天胡，“我知道一个密道，就在寨子里。咱们从密道离开。”素云把大致路线告诉天胡。

“事先说清楚。这么乱的情况，她们不可能都能离开。”天胡对素云说，声音不大。

“姐？”旁边的小姑娘抱着怀里的包裹，睁着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素云。她也听到了天胡的话。

“没事。去把自己东西都收好。”天胡把小姑娘推到一边。

“我知道。可那又怎么样？”素云反问天胡，“难道让我把她们都留在这？她们一个都活不了。”

“你说了算。”

终于收拾完东西。素云看着面前的姑娘们，一双双眼睛落在自己身上。她深深吸一口气。

“走！咱们搬家！”素云对着姑娘们咧嘴一笑。姑娘们眼角都泛着光，叽叽喳喳喊成一片。比起逃命，更像郊游。

天胡打开门。素云想让姑娘们先走，自己要排在最后。天胡摇了摇头，“你跟在我后面。”

素云点点头，然后对姐妹们说：“你们一定要把姐姐跟住了。”

走出门，天胡快速闪向墙角，探头看向前方，确认安全以后，才向门中挥了挥手。素云带着女孩子们鱼贯而出，跟在天胡后面。他彻底放开自己的精神，把自己融入周围的灵力中。无论是什么人在灵力场中穿行，都会留下浅浅的涟漪，而此时的天胡，都能捕捉到这些痕迹。他的瞳孔散开，眼睛中有细碎的闪电划过。一只手中始终攥着一柄匕首以防万一，另一只手空着，随时都能摸出一张符篆、或是其他道具。

天胡尽量选取安全的路线。他不想在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任何人，不管是逃窜的土匪，还是杀红眼的百姓。

可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。

前面就是走廊上的一个岔道。天胡忽然停住脚步，伸手示意后面的人停下。素云的呼吸紧紧崩住，扭回头，把手指竖在唇间，摆出噤声的手势。天胡几步夸到岔道口，身体贴住左侧的墙壁，双腿微屈。

转角忽然冲出来一个人。天胡挥出手中的匕首，斩向他的脖颈。可是这人脚下居然拌蒜，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。无意间躲过天胡的攻击，他调整步伐站稳身形，然后扭头就看到了旁边的天胡。他连忙把刀护在身前。视线向后，他的眼睛忽然就亮了，口水从嘴角留下来。

女人，全都是女人！



“快滚开！把女人留下来我就放过你！”他扯了扯不合身的上衣，上面泼洒着鲜血，“老子可是刚杀过人的！”

天胡垫步上前，左手向前一送一拖，锋刃就在他的脖子上划出半个口子。他倒在地上，捂着脖子不断抽搐。天胡从地上捡起男人的刀，回身递给素云。“拿去，防身。”

看到天胡冰冷的表情，和他手中染血的刀刃，素云往后退了一步。然后她上前接过刀，小声对天胡说，“血。把姐妹们都吓坏了。”

天胡当然能感觉到脸上手上温热黏腻的液体。可是他懒得处理。

“快走。”他说。

在走廊中左拐右拐，然后穿过几个庭院。按照素云的指示，离密道越来越近。途中虽然遇到几个人，但他们都在逃窜，少有刀头染血的情况。可是为了让过可能遇到的人，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隐藏与等待上。天胡能感觉到追逐和逃跑的人群正在向自己这边压迫。

*安全范围越来越小了.....*

“必须加快动作。”脚下不停，天胡小声对身旁的素云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人群正在靠近我们。”天胡快速解释道，“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更多人更多危险，你们要做好准备。”

素云用力点点头。然后她转过，大声说：“姐妹们.....”

队伍后面忽然响起了尖叫，还有被欲望胀满的笑声。天胡一把拉住就要往后跑的素云，然后自己蹿了出去。

几步赶到队尾，让过迎面逃过来的女孩子，天胡一刀放到了追在她后面的男人。前面还有三个人，有两个身下压着女人，还有一个提着刀，听到响动，正望向天胡。

天胡右手从腰间摸出一根长针，向前一甩，提刀之人便仰面倒下了。他脚下不停，迅速接近两人。近处那个男人正要撕开姑娘的衣衫，寒光闪过，他的头滚在一旁，鲜血从脖子的端口处喷出，把他身下的姑娘染个通红。稍远一点的男人看到天胡如鬼神天降，手里拄着刀就想站起来。可他坐在女孩身上，刀也插在了女孩的肚子里。他借力不稳反而摔倒在地。

素云还是从队伍前面过来了。她把无头的尸体推开，把浑身颤抖的姑娘抱在怀里。姑娘身上全是血，她哭得无声无息，眼泪也洗不掉脸上的红色。

“小妹！”另一个姑娘从人群里冲过来，扑到仰面躺倒的姑娘身上，捧着她的脸。

“姐姐我不想死。”妹妹的眼泪打湿了面孔。她用力摁着肚子，可是血还在往外流。

天胡把最后一个人拖到旁边，卡着他的脖子问，“独眼呢？”他认出来了，这个已经尿在裤裆里的人是个土匪。

素云从一旁走过来，一巴掌摔在男人脸上，“张彪你他妈的想做什么！”一边说一边泪流满面。

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男人低着头不敢看素云。

“说！独眼呢？”天胡捏着他的小拇指，一用力，指骨就碎成了粉末。

“不知道。我跑出来的时候没看见大哥。”男人的脸被眼泪和鼻涕涂花了，他用力蹬着腿，然后裤裆中传来一阵恶臭。

天胡手上一用力，然后把男人扔在一旁。

“快走。”天胡对素云说。可素云站在原地，微微摇晃，双眼看不到焦点。天胡用没沾血的手拍拍她的脸，“你想他们都死在这？”

素云的双眼终于都落在天胡身上。她摇摇头，然后点点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姐妹们我们马上就到了！再坚持一下。”她从地上把还在哭的姐姐拉起来，妹妹已经在姐姐怀里断了气。

“别让你妹妹白死了。你得活下去。”素云对她说。

“我不想活了！我妹妹……”姑娘还没说完，素云又一巴掌刮在她脸上，十分响亮，“给我活下去！你妹妹也让你活下去！”

等到后面抽抽啼啼的声音终于变小，素云才红着一双眼睛走到队伍前面。

“走吧。”她看也没看天胡，就自顾自向前。

唉。

天胡在心中轻轻叹口气，然后走在队伍最前面。

左拐右拐，喊杀声越来越近。路上遇到几个逃命的人错身而过。“他们从那边杀来了！”一个老爷子好心地喊。可是看素云他们还是准备回头，老爷子只得自己仓皇接着逃。

按照素云的指示，天胡把他们带到一间大宅里，下到地下一层。昏黄的火把噼里啪啦地响，走廊中除了摇曳的阴影之外，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丝毫遭到破坏的痕迹。在这里只能听到女孩子们急促的呼吸声。这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素云让天胡停在一扇门前。然后素云掏出钥匙，打开门。天胡跟在素云后面进入房间。房间的四角立着四个灯架，灯架上亮着悠然的白色荧光。

这里会有法器？

天胡皱了皱眉，接着细细打量周围。房间里摆设豪华而杂乱。地上铺着一整张虎皮，老虎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房门。虎皮上散落着几件衣服。房间深处有一张大桌，桌子上放着几块金锭，还有吃到一半的鸡腿跟猪脚。一侧的墙边还放着加个架子，架子上收着各种包金镶玉的长短兵器。

“就是这？”人全都进入房间，天胡问素云。看素云点点头，然后冲一堵墙走去，天胡从旁边拖过来一个柜子，然后推到在门边。素云在墙上扳了几下，一扇门就打开了。

“快进去！”素云让姑娘们都进到门里，然后是她，最后才是天胡。天胡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。

桌上的金锭不见了。

门里是一个长长的甬道。石墙石天花板，石制的地面，一直深入到黑暗之中，没有灯光。素云在墙上又抠了几下，门自己慢慢阖上。

阴冷潮湿的空气中，只能听到女孩子们的轻啜和短促的呼吸。天胡从怀里掏出短棒，默念咒语，短棒末端亮起一点白色的荧光。

“这是唯一的出口？”天胡问素云。素云还在墙上摸来摸去，好像现在才想起来要找火把的样子。

“对。”看到天胡手中的光亮，素云松了口气。

“往后退一点。”素云不知道天胡什么意思，站在原地没动。“你们，都往里走几步，把耳朵堵上。”天胡示意，素云和姑娘们都向通道身处挪了挪。然后天胡从手甲里摸出几张符，贴在门的四角位置。他掐了一个手诀，默念几句咒语，然后一阵轰鸣。原先是门的地方，就彻底塌掉了。

“这下安全。”天胡对素云说。

听到天胡的声音，哭声在人群中响起，然后越来越大。就连素云都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700 - 撤离

---

昏暗的密道中只有天胡手中的一点微光莹莹闪烁。充斥在空气中的，却是哭泣声，与劫后余生的喜悦。

素云怀里有个姑娘正在嚎啕大哭。素云一边摸着她的头，一边告诉她小声点。可她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。

失去妹妹的姐姐，站在天胡身边，昂着头瞪着天胡的双眼。“为什么你没救下我妹妹。”她一边流泪，一边在天胡胸口捶了一拳又一拳。她靠着墙，慢慢滑坐在地上，抱着自己的膝盖，泣不成声。

天胡小心跨过去，走到素云身边。

“现在安全了。”天胡问。“现在告诉我，独眼跟你说了什么。”

“谢谢。”素云说，“等我们逃出去，我一定说。”她的手轻轻抚摸着姑娘的头发。姑娘的呼吸慢慢平缓下来，哭声减弱。

天胡环视周围。狭窄的通道，昏暗，看不到尽头。倚着站着坐着的女孩子们，分割着通道里有限的空间。

天胡皱了皱眉。

得想办法让她开口。

喷薄而出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即便现在安全了，女孩子们也都知道自己和危险可能只有一墙之隔。在素云的安抚下，大家把哀痛抛在身后，重新上路。

天胡举着荧光走在最前，素云紧紧跟在他身后。剩下的女孩子们排在后面，小心地拉着抓着前面人的手或是衣角。黑暗吞没了整个通道，每个人都看不清脚下。而粗糙的地面上遍布小坑，姑娘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挪着小碎步。

队伍前进的速度很慢。一开始只有脚步在地上摩擦的声音和粗重的呼吸声，渐渐的，小声的交谈声连成了一片。姑娘们开始闲聊。聊自己过去的的生活。更多的是想像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。

“都是些好孩子。”素云叹了口气。“如果没有生在这里就好了。”

素云好像在自言自语。“听说别的地方的生活都很好。别的城区？”素云问天胡。

天胡想了想。“好坏我不知道。只不过穿得更好看，吃得更饱。”

“那就是好生活！谁不想穿得好看点？要是有一口饱饭吃，谁愿意被家人赶出来，然后年纪轻轻就和随便什么人去睡觉？”素云的声音充满憧憬。

“听说那些地方的女人都穿丝绸的衣服？头发又粗又亮？出门前都要涂嘴唇画眉毛？他们吃的都是白面？对了，我听说他们每顿饭都能吃到肉？”素云在身后一直问。但是她并没有在等天胡回答。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自己心中的一个愿望。她每说出一个问题，这个愿望好像就会成真一样。

“真好啊……这些孩子们应该过上这种生活……”她的愿望就像山间的泉水一样，在空气中静静流淌。

“你呢？”天胡问。

“我？”素云没想到天胡会回应她。“我看着他们过上好日子就知足了。”素云开始说起她的妹妹们的生活。最小的刚过十岁，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。素云还有过很多更大一点的妹妹，她们要么对生活没了希望自我了断，要么因为生活的折磨被疾病带走。曾经有个坚强的姑娘熬了下来，可是她不甘于自己任人宰割的命运，就想要左右那些趴在自己肚子上的男人。几天，或者十几天后，她就从山寨里消失，那些男人就又趴在别人肚子上。素云找了她好久，都没有找到。从这以后，素云就立志要保护这些姑娘。可是寨子里那么多男人，自己一个人应付得来么？狠心把她们瘦弱的身子推出去，第二天早上又提心吊胆怕她们身上多了些伤口。

“她们多干净。可我脏啊。”素云小声说。后面有个小女孩说了什么傻话，姑娘们都笑了。

“我想听你多说说那个姑娘的事情。”素云对妹妹们的事情如数家珍，可说起最多的，还是那个她再也找不到的姑娘。

“谁？”素云顿了顿，“她啊？她的事情我都忘了。”

片刻的停顿。

“所以你要杀了匪首？”天胡问得没头没脑。

“跟她无关。”可素云根本就清楚天胡想问的是什么。她用否定说出了答案。

谈话就断在这里。因为后面突然有人喊——

“前面有光！”

那是两条小小的缝隙，从上而下，左右并排。白色的光从缝隙中钻进暗道。终点终于要到了。

所有话语都从姑娘们顽皮的嘴里跳出来。渐渐的有了哭腔。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

两道光线越来越近。天胡把手中的荧光收好，终于走到了路的尽头。面前有一个扇门的形状，四中被光芒镶着金边。天胡伸出手。冰冷的触感，是铁。素云从后面走上前。她掏出一把钥匙，手哆嗦着伸出去。钥匙插在门上，素云用力一转。咔嗒一声。天胡用力推门。

门开了。

天胡在最前面，拦住想要冲出去的人。他小声交代，自己先出去观望一下情况。

推开一条门缝，天胡钻出门去。

门外是一间破旧的屋子。屋顶破了几个打洞，木质的屋门打开一半。眼光从屋顶屋门洒进屋内，在天胡眼前镀了层光。屋子里没摆什么东西，一张没有被褥的床，一张枯木一样的桌子，一把椅子倒在地上。地面上的脚印十分清晰，但不管是床还是桌子，都没落多少灰尘。

*不久之前有人来过。*

天胡走到屋门前，再次放宽五感。远处有些脚步声，还在交谈。声音青春甚至稚嫩，应该是些不过二十的小伙子，还有小男孩。

天胡把屋门彻底打开，然后回到暗道。

“外面安全。”天胡说，然后冲素云伸出手。素云把身旁的姑娘推向前。

“我最后一个。”素云说。

天胡扶着女孩子们进到屋中。她们见到久违的阳光，都眯着眼。两三个姑娘抱在一起，低声抽泣。

*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*

所有姑娘都在屋中，只剩素云还在暗道里。她伸出手，想要搭上天胡的手臂。可是天胡的手向前探到她的胸口，一把将她推了回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素云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她看到天胡站在自己面前，咔嗒一声，暗道的铁门在他身后关上。

“云姐？”外面有姑娘在敲门，“出来啊？我们打不开门！”

*她们应该发现了屋子。*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天胡挡在素云面前。素云刚刚适应了光明的眼睛，现在只看到一片黑暗。

“把独眼跟你说的，告诉我。”天胡说。

“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就说。”素云摸索着，想要把天胡推开。这没有用。天胡牢牢地挡在她与铁门中间。

“你给我让开！”素云把声音压在喉咙里。

“云姐？快出来啊！”姑娘拍门的声音越来越响。

“现在就告诉我。”天胡说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！”素云低吼着，声音在发颤。

*他们在靠近。*

“云姐！云姐！你快让云姐出来！”她们在捶门，在大喊，还带着哭腔。

“她们这么大的声音，会把别人引来。不想姑娘们出危险，现在就告诉我。”天胡说。

“你吓唬谁呢？”素云不信。

素云和天胡僵持在暗道里面，姑娘们在暗道外不肯离开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姑娘捶门的声音就停下来，换成了尖叫。

*开始了。*

“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。”天胡说。

姑娘们的嘶喊声又尖又哑，从门缝中钻进来。素云踢打着天胡，在他身上又抓又挠。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燃烧。

尖叫声慢慢低下去，绝望的呜咽与哭泣声在门外响起。然后忽然有人开始捶门。

“喂！有人吗？里面的小姑娘不要怕，给哥哥把门打开啊！”

素云崩溃了。

她跪倒在天胡脚边，抱着他的腿。“救救她们。求求你救救她们。”

“告诉我，独眼跟你说了什么？”天胡蹲在素云面前，“还来得及。”

“是医馆。独眼说，匪首就在医馆。”素云慌乱地说。天胡仔仔细细询问医馆的位置，不顾拍门声变成撞门声，还有人在外面叫骂。“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救救她们，快救救她们。”素云想要伸手去拉天胡的袖子，可是天胡站起身来，靠在一边的墙上。

*进展顺利。*

现在知道匪首的确切位置。只要拿到他的人头，就能找到教区的传送阵，离开这里。

天胡当然考虑到总兵临时变卦的可能。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他总习惯最好最坏的打算。他从不掉以轻心。

旁边的女人在尖叫，在用最肮脏恶毒的字眼诅咒天胡。天胡的眼睛对着她，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看向何方。偶尔会有这样片刻的出神。天胡曾经以为，或许是因为自己长时间紧绷的精神有了松动，所以会一时失去对自己的控制。可很多时候任务都执行在半途，根本不是放松的时候。

天胡就有些纳闷。松动和精神中忽然出现一个念头。

*我的罪恶感都跑哪去了？*

他连忙摇摇头，重新集中。这是他才发现，素云在他脚边，已经没了声息。她正躺着，头上的鲜血把她的头发染得半红半白。墙上一大片血迹，正在缓慢而粘稠地向地面流淌。

而门外，除了几个女孩呜呜的哭泣声，也听不到其他男人的声音。

天胡打开门。

屋子里，几个姑娘缩在角落。她们一边哆嗦，一边想要尽力用破碎的衣衫遮住身体。还有三个姑娘躺倒在地，身下一片鲜血。

“云姐呢？”一个姑娘战战兢兢地问天胡。

“男人呢？”天胡反问。

“你把云姐怎么了？”姑娘尖叫，“我刚才听到云姐的声音了！是不是你！是不是你！把云姐还给我！”

天胡没有理她。他从屋门出来，向女人描述的地方飞奔而去。

## 【天胡路线】 - 1730 - 到达

---

她没有说谎。

按照描述，天胡穿过树林，看到一个山坡。树林外，山坡下，有一个篱笆围成的小院。小院里面有一排平房。平房正面有几扇窗，都紧紧闭着。平房的正门，对着篱笆墙的缺口。平房旁边有一个棚子，棚子里面堆着些杂物，放着些柴火。

这个应该就是她说的医馆了。

*匪首就在里面。*

以防万一，天胡绕到平房侧面的方向，凭着树木、石头、山坡的掩护，靠近院子，然后飞身越过篱笆矮墙，几步来到平房边上。然后他沿着墙壁，迅速翻上房顶。在房顶找了个缝隙，钻了进去。

轻轻地落在房梁上。他抽抽鼻子，能闻到药草的味道。然后他低头看下去。

屋子里分成好几个房间。几个大房间里收纳着一些药物，几张床。床都很长，从墙的一头顶到墙的那一头。床上都躺着病人。只有一个小房间里，一个人正伏在灯光下桌案上，写着什么东西。

偶尔有人咳嗽，偶尔有人翻身，然后就是笔锋划过纸面的声音。那个人写完一张，从旁边拿过一张纸，接着写下去。

在房梁上，天胡看不清昏暗的屋子里，床上的病人一个个都长得什么模样。他决定先从写字的人入手。

正在这时，那个人放下笔，从座位上起身，然后离开了屋子。

静音术。天胡飞身落在地上。走到桌前，看向他写的纸张……

嗯，上面都是与病人相关的各种记录。何时来到，什么病情，做了什么诊断，如何治疗。几张纸上写的都是这些。

*落款是松风。松风是他的名字还是代号？*

看来这个人就是医馆的大夫了。

天胡抽抽鼻子，能闻到烧火的味道。然后慢慢飘来米饭的味道。

寻着烟火味，天胡在厨房找到了他。抓住时机，天胡迅速靠近他的背后，探手抓住大夫的后衣领，然后把他放倒在地。天胡照旧坐在他的胃上，控制着他的双手，卡着他的脖子。

“你是这里的大夫？”天胡问。

他呼呼地喘着气，满脸惊恐。然后他用力点点头。

“我问你，你说实话。”天胡稍稍送开掐着他喉咙的手，“匪首在哪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他不在这。”大夫说完，天胡就又卡住了他的脖子。

*不在？素云说谎？*

“你认识他？”天胡问。

“认识。”大夫回答，“他常来。”



“来做什么？”天胡问。

“看……看病。”大夫支支吾吾。

“他今天来过没有？”

“一大早来过，然后走了。”

“去哪了？”

“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天胡在心中叹了口气。对于治病救人之人，他尽量把粗鲁的办法放在最后。

“是你说实话？还是我自己找？”天胡问。

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大夫嘶嘶喘着气。

到这一步，天胡只好把大夫捆个结结实实，墩在原地。然后他回到房间里，把每一个病人的脸都翻过来，挨个确认。

确实没有。

回到厨房，面对扭来扭去的大夫，天胡有些犯难。或许是女人骗了自己。或许是大夫在装傻。如果是前者，折磨他就是去了意义。如果是后者……他希望大夫意志能薄弱些，才会少受些罪。

忽然响起的敲门声，打断了天胡的思路。

“馆主！开门啊！有些受伤的兄弟请你赶快看一下！”一个粗哑的声音在说话，天胡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矮胖中年人的形象。

*是他？他从山寨过来的？这么快？*

被捆住的大夫发出呜呜的声音。

“不要乱喊，知道么？”天胡掏出匕首，在他面前晃一晃。大夫赶紧点点头。然后天胡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。

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天胡问。

“大祭酒。什么古神教的。”大夫一边喘着气，一边回答。

“馆主你快开门啊！”大祭酒喊。

“让他回去。”天胡说。

“你回去吧！我今天不太方便！”大夫看着天胡的眼睛，只能提高声音大喊。

“不行馆主，今天我们兄弟好多受伤的，你要是不就他们就挺不过去了！”大祭酒说。“馆主，求您好心救人啊！”外面好多人在喊，此起彼伏。

天胡快步到窗户旁，从缝隙往外瞥了一眼。篱笆墙内有一些人，大部分是躺在地上的伤员。篱笆墙外黑压压全是贫民们，有的身上还溅着血。屋门口是大祭酒，赤着上身的青年。门口地上还躺着几个人，奄奄一息。

嘖。

回到大夫身边，他叮嘱馆主，尽快把他们应付走。“你会盯着你，别耍花招。”天胡抽出匕首在大夫手心轻轻一划，立刻血流如注。看到大夫颤抖着嘴唇用力点点头，天胡才飞身跳回房梁上。

“好吧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啊！”大夫喊了一声，然后从旁边拿出一块布子包扎了一下手掌。之后他才去应门。

门打开了，几个人把门口的重伤员抬到房间里，然后退出去。矮胖子大祭酒先一步进到门中，走到大夫身旁重重握了握手。

大夫皱了皱眉头。

“您这是？”之后进来的赤膊年轻人看到大夫手上的布子印出血迹，出声询问。

“没事，刚才不小心弄的。”

大祭酒接过话头，仔细叮嘱大夫要把这几个重伤的兄弟都治好。然后他小声说，“特别是那个一只眼睛的。你一定要尽快。我有话要问他。”

虽然是小声交谈，但逃不过天胡的耳朵。一只眼睛……

独眼还活着？

天胡在几个重伤员中辨认出独眼的样子。他脸上鲜血淋漓。

“好好，你们先走吧。”大夫答应了。

“兄弟们，馆主答应要救治我们受伤的伙计！大家就回去吧！”大祭酒对门外的人说。门外的百姓大声感谢，之后才慢慢散去。

大夫在屋内走来走去，一边看着地上伤员的伤势，一边做些简单的处理。他抬头，看大祭酒和几个护卫还站在屋内，皱了皱眉。

“你也给我走。”大夫说。

“不行，我得等你把他救过来。”矮胖子指了指独眼，态度坚决。

“你们回去。我留下看着。”赤膊青年出声了。大夫点点头。矮胖子没再说什么，带着护卫向青年行礼，然后向屋门走去。

怎么不让他走？

天胡已经把长针捏在手里。他有信心在消除青年的同时，把大夫控制住。现在只等其他人离开。

“您看我做什么？”青年恭恭敬敬地问大夫。

“那边的伤口，你处理一下。”大夫说。

护卫走出门。然后矮胖子也跨出去。他转身，把屋门闩上。

*这是要留个帮手？*

天胡管不了那些伤患的死活。他决定动手。

“师父，您拿着法杖干什么？”青年问。

*师父？法杖？*

天胡已经从房梁上跃下，可心中缺被不详的预感笼罩。

“有点小事。”大夫说。

空气中的灵力一阵轰鸣。

天胡感觉到自己就像置身于沸水之中。然后他眼前一黑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## 【青萝线路】 - 1030 - 第一次接触

---

“孩子没事吧？”青萝担心地问。她由衷地感到抱歉，为天胡所做的一切。“我的同伴有些……”

“你能遵守约定？”书生看着青萝，十分苦涩。他拍着女儿的后背，可她依然委屈的抽泣着。自己的女儿被人如此对待，可他仍然得向对方请求帮助。

贵妇把小丫头抱在怀里，摸着她的头。“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”她低声对书生说道，“要不是女儿这样，我！”她一脚踢在书生的胫骨上，然后瞪了青萝一眼，才抱着女儿回到屋中。

青萝看着书生，仿佛看到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要抓住从天而降的蛛丝。她点点头。书生轻轻舒了口气。

“都回去各干各的吧！”他挺直腰杆，冲周围的仆人家丁说道。“刘管家，”他对廊柱旁边的人说，“你去帮夫人收拾一下东西。只取一些随身的东西就好。”那个人点头称是。他白面无须，眼神游移不定。青萝看到他一边快步离去，一边向自己这边瞥了一眼。

“请随我来。”书生低声对青萝说。青萝跟在他身后，从庭院走入楼中，进入回廊尽头的一个房间。

这是一间书房。

书生把青萝让进房间。他背靠在门上，沉默地看着青萝。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问：“我真的能把家人托付给你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青萝肯定。

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书生问。

“这是信标。”青萝从怀中掏出一枚指环。详细说明了使用方法。她承诺，只要在枢机城任何一座传送阵上，信标都可以使用。传送阵发动的时候，由青萝来激活信标，持有者就会被传送到平等院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谁持有，只要一眨眼的功夫，就可以离开枢机城。

但是青萝没有告诉他——信标，自己只有一个。

“为了表明你们的身份，我还得写一封介绍信说明情况。”书生整理好笔墨，亲眼看着青萝写下一行行文字。在最后，青萝掏出了自己的徽记，印在了上面。

“到了平等院，把这封信交给来接应的人，他们自然就明白该怎么做。”青萝把信递给书生，“拿去，装到信封里，务必随身带好。”

“谢谢你！感激不尽！”书生接过信件，收在怀里。然后他伸手就要去拿信标，青萝却先把指环取走。书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。

“你得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据我所知，你在法务司的权利也不小。如果想的话，横行枢机城，应该不是一件难事。”青萝看到书生苦涩地摇了摇头，“为什么要离开枢机城？为什么要我们帮忙？”

书生皱着眉，嘴唇紧闭。思考了片刻，他还是决定说出来。

“时间紧迫，我不能说太清楚……”书生看着青萝，思考如何组织语言。

“无妨。”青萝示意他说下去。

“好。教派在枢机城做研究……这个你已经知道了。那就好说。”看青萝点了点头，他直接砍掉了一段说辞，“一个有我参与研究的项目，发生了一些……问题。据我所知的消息，枢机城可能很快会发生一些……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。”他看着青萝，不知道对方是否能接受自己的说法。“你明白我的意思？”

青萝的脑海中瞬间闪现出妙云亭中，坐在书生对面的白袍男子。

“你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？”青萝问。

“具体时间不能说，但是很近。”书生看上去有些坐立不安。

“消息可靠？”青萝紧紧盯着他的眼睛。

“来自教派的第一手消息，非常可靠。”他没有回避青萝的目光。

*看来妙云亭的男人，是教派的人。*

想起“泄露”“样本”“异变”之类的字眼，青萝相信书生所说，多半是真的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你准备什么时候，把这件事说出去？”

“说出去？你什么意思？”书生一脸困惑。

“枢机城这么大，是几十万人？”青萝紧紧盯着书生，不想错过他的丝毫反应，“如果‘非常不好的事情’发生了，他们没有理由留在这里。”

“你是说告诉居民让他们逃难？”书生露出苦笑，“那不可能。城市会乱成什么样？”

“这就是你的理由？”

“那能怎么办！”书生忽然有些失控，“我只法务司的副司长，城市变成什么样，居民变成什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都是总督府的事情！”

“你可以通知总督府。”

“通知他们？他们会相信法务司的人？他们巴不得我们自己把自己玩死……”书生哈的一声笑出来，然后他摇摇头，“跟你说没用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看到青萝沉默的目光，书生有些恼火。“那你让我怎么样？你让我敲开总督府大门，然后跟他们说‘快跑吧，法务司和教派玩脱了，枢机城就要完蛋啦’。你要我这么说？”然后书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“你以为我是那种光顾着自己逃命的人？别忘了，要走的是我的家人，我自己可是还要留在这里！”

“那你至少应该通知……”

“我不是没长脑子。”书生从怀中掏出一封信，冲青萝挥了挥。“把你的事情做好就行了，不要管那么多！”他下意识地用起了自己在法务司时的语气。然后他一愣，忽然想起自己面前站的是平等院的使者，而自己不过是院中的一名门客而已。

一时间，书生愣在原地。

“你放心。我会陪你的家人一起去传送阵。”青萝忽然想起，眼前这个疲惫苍老的男人，只不过是凡人。自己只最近才成为正式弟子，与他又能有多少区别？

*何苦这么苛求别人。*

看到青萝的反应。书生点了点头，然后一把拉开门。

砰一声，他把门摔在门框上。激起的一片晶莹，在洒进房间的阳光下，飞舞闪烁。

房中传来青萝一声轻叹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100 - 准备离开

---

交会所被火烧毁了。法器中传来饕郭的消息。

好，知道了。青萝回复。交会所的情况，她已经没有余力再管。

她看着院子里人来人往的样子。书生家已经乱作一团了。

“小红，去把夫人的衣服收好！”“看着点前面！别把瓶子碰了！”“快点！账目清点好没有！”“浇花！记得浇花！”“没让你去搬椅子！哎呀怎么这么笨呢！”

青萝捧着一杯水，默默地坐在小花园边的石凳上。书生的家宅看着并不很大，里面却有这么多仆人丫鬟，他们把房间里的瓶瓶罐罐搬出来，放在屋外的走廊上，又把别处的书搬进屋。青萝以为书生要抓紧时间让妻子女儿离开，可眼前的情景，却像搬家。

青萝一转头，看到几个丫鬟下仆簇拥着书生的妻子，正往这边走来。书生妻子指着园圃里的花，不停在跟身边的人交代。

然后他们就来到青萝身边。

“碧兰，你带着他们继续。别把花认错了。我可不想回来的时候枯死几朵。”夫人说话的时候，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青萝的双眼。

“好的夫人。”旁边一个丫鬟点点头，然后带着人继续往前走了。

只剩下青萝和夫人，还有两个人之间的沉默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周围人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夫人低声问。

“我是你家相公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在我家对我的女儿下手，还是朋友？”贵妇哼了一声，从旁边折下一朵花，在手上把玩。

“这中间有些误会……”青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夫人打断。

“说，你们要多少钱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要多少钱，我给就是。结清以后，你们离我家远一点。”

看来她误会了。

青萝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自己的裙摆，然后向夫人走近。

“我替我的伙伴向你道歉。我留下来，是因为与你家老爷说好，要把你和孩子安全送到地方。”

看到青萝走近，夫人微微扬起下巴，并没有后退。看得出来，她是一个见过世面，在压力面前会选择迎战的人。也看得出来，她仍有担心与不安。

“要去什么地方？”她靠近青萝一步，低声询问。

“你家老爷没说？”青萝问。

“他不肯告诉我。他从回来的时候就怪怪的。你肯定知道什么，告诉我，也许我能想想办法。百足帮前任帮主是我父亲，现任帮主是我兄长。我钱家家大业大，只要在枢机城，就算天塌下来都不怕。”她放下了所有铠甲和面具，脸上只有担心和不安。她的声音微微颤抖，看上去就是一个寻常的妻子，和寻常的母亲。她感觉到这个家会有变故，可是她对未来一无所知。

*可我又能说什么？*

“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。”青萝悄悄调动体内的灵力，然后引动披风中的力量。在术法的加持下，她显得更有魅力，她的话语也让人安心。

夫人眼神中的焦虑与恐慌渐渐淡去。她觉得有些奇怪，只不过出一趟远门而已，自己刚才都在胡思乱想什么？

远处的丫鬟仆人们已经到了园圃尽头。几个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，时不时会有一两道目光瞟向这边。眼看问不出更多东西，夫人向青萝点头道别，然后阔步而去。

青萝喜欢这个女人。她身上的华服并没有掩盖她的出身。青萝仿佛能看到她的童年的朝朝暮暮，都遍布这尔虞我诈朝不保夕的荆棘。她的坚韧和果敢，并没有被富贵的生活消磨。她有点像自己。

看着院中忙碌的景象，青萝一边在脑海里罗织现有的情报，一边一口一口啜着杯中的茶水。她能做的只有等待。

这时，在眼角的余光中，一个仆人从房间中出来，让过几个抱着衣服的丫鬟，跨入了园圃。

他向青萝走来。

“这位……小姐，我们陈管家有请。”仆人脸上挂着害怕的笑容。

青萝让他在前面带路。然后她来到了一个客房。

房间中收拾的干净整洁。一张躺椅旁摆着一条实木桌案。桌案上摆着瓜果梨桃格式点心。仆人请青萝在躺椅上落座，招呼旁边的丫鬟给青萝奉上一盏好茶。

“您请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请陈管家。”仆人颌首行礼后，就推门离开。

房间中只剩青萝和丫鬟。丫鬟站立在旁边，微微低着头，她好像想起了什么。脸色微微有些红，嘴角慢慢翘起幸福的微笑。然后，她噗嗤自己笑出了声。她赶忙看向青萝。青萝包容地看着她，可她却尴尬地低下头。而这回，她的脖子都红了。十五岁？或者是十六岁？正是青春洋溢，海阔天空的年纪。可是青萝想起了自己。那时候的自己，哪怕是晨曦中的一丝丝曙光，都会无比珍惜。

*胡思乱想什么？我又没有老！*

青萝笑了笑，把脑海中的杂念赶走。

而正在此时，门被推开了。青萝和丫鬟都看向门口。是陈管家。

他身形瘦高，一席黑衣，衣着打扮像他的发型一样严谨死板。脸上挂着浅到不易察觉的微笑，像青蛙的皮肤，闪着黏腻的光。他进门后先打量了房间，对自己的安排比较满意。当看到丫鬟的脸上满是霞光时，他脸上反而绽出了笑容。

“怎么？想我了？”陈管家走到丫鬟身边，低声说了一句。

“一会我去找你。”他在丫鬟耳边说，嘴唇快要贴到她的耳垂。他站在丫鬟和青萝之间，以为自己的身体能挡住青萝的视线。可青萝还是看到了，丫鬟离开的时候，陈管家的手从她的臀上离开。丫鬟的嘴唇在发抖。她可不敢拨开陈管家的手。

陈管家转向青萝，一只手还在回味刚才的触感。

“让您久等了。”他在青萝面前的椅子上坐下，表情回复到之前的平静内敛。“主人现在忙于俗务，特别让我来招待贵客。”陈管家表现得十分礼貌，“希望下人没有怠慢小姐。”

青萝心中嘿嘿一笑。她可不相信，这个人大费周章，就是来问一句好。

“无妨。”青萝拾起一颗李子，咬了一口。

“现在正是吃李子的季节。”陈管家挨个介绍了一下果盘里的干果水果是如何可口，点心盒里的糕点又是如何名贵。青萝不急不缓地听他说着。

“唉。”陈管家叹了口气，然后止住了话头，愁云满面。

*这也太明显了吧？*

“遇到什么麻烦事？”青萝问出了该问的问题。

“主人蒙难，做下人的却不能为主人分忧。”陈管家说起什么是下人的本分，自己作为下人的理想与抱负。然后他问，“不知主人将什么东西，交给了小姐的伙伴？”

“我也只知道是一个匣子。”青萝之前当众打开包裹检验，相信陈管家当时也看到了。

“那不知，另外两现在何方？”陈管家又问。

“他们说走就走，我也很恼火。”青萝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
陈管家再三解释自己打听这些，不过是想要多了解些情况，目的是为主人排忧解难。

随便他怎么说，青萝默默地拿起第五颗提子。

*鲜嫩，多汁，味道不错。*

陈管家见青萝并没有开口多说的意思，自己也就放弃了解释。“小姐，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，趁早告诉我。”他站起身，目光上下打量着青萝的身体，“到时候，拉你一把也不是不可以。”

说罢，陈管家推门离开了房间。

*到时候？还要拉我一把？*



青萝隐隐约约闻到了“有事要发生”的味道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130 - 开始

---

书生应该做好了永远离开的打算。

小到园圃中花朵的照顾，大到家中贵重物品的寄存处理。书生，管家，账房先生围着几副账本已经讨论了好久。看样子，他们已经在考虑给仆人们发放遣散费了。

涉身处地的想，如果是青萝需要撤离，只要带上房间里的几个包裹就好，里面都装着必要的东西。如果来不及处理，她也在一封信里把它们妥当处理好。只要把信交付给值得信赖的同伴、或是师父，她就别无牵挂。她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即便把所有东西都付之一炬，也不会心疼。

不过自己房间深处的积累，真要烧掉，还是十分可惜。

反观书生这边。青萝等待的时间，正在缓慢靠近她的心中的底线。

书生终于安排好了账本，然后转头拉住陈管家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——青萝在书房时见过的信——郑重地交给陈管家。书生小声叮嘱，可青萝看得到他的口型。书生特别强调，“务必”要交给总督府卫队。信封上的火漆完好，印着几条繁复的花纹。离太远青萝看不清楚，觉得上面依稀是一只猫。

管家把信仔细装在怀里，转身向仆人住房走去。

*交给他？我可不放心。*

直觉告诉她，这个陈管家根本靠不住。青萝混在杂乱的环境中，跟在管家身后，没有引起任何怀疑。管家把信交给一个青衣小厮，他虽然侧着身，但是背对着青萝的目光。但是青萝能看到小厮的面孔。他镇定，不惊慌。他说没问题，他会跟别的东西一起，仔细收好。

*别的东西？仔细收好？*

看来他不准备把这封信送出去。看书生的意思，这封信是写给总督府，里面有说明枢机城的危机情况。怎么可以不送出去？青萝决定先把信收回来，然后见机行事。

她慢慢靠近小厮。

正在这时，前院忽然起了一阵骚乱。隔着院墙，能听到人惊恐的叫声，还有瓶子摔碎在地。然后，从庭院门口走进来一个高大健壮的大汉。他身材挺拔，穿着黑色的布衣，前襟前襟用白色的细线绣着繁复的花纹。他比饕郭可是要低一头，却足足比他粗大三圈。他的半张脸上胡子肆意疯长，已经脸上了眉毛和头发。他跨入后院，身后紧跟着十多名精壮汉子，面色严峻。他们也都身着黑衫，前襟也是白色，却没有花纹。

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哈哈大笑。

“老哥！听说你这出事啦？小弟来帮忙啦！”

大汉迈着大步，走起路来好像能把风兜住。有仆人来不及躲闪挡在他面前，被他一把推开。仆人一个趔趄就要摔倒，旁边有人赶紧伸手相搀，仆人才没把怀里精致的盘子摔在地上。

他几步来到书生面前，其他男人跟在身后分成两列。从后院大门到主楼的小道，就这样落在他们的控制中。

“大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书生皱着眉，看着面前的大汉。他站在主楼前的走廊上，大汉面对着他站在走廊外面。从大汉背后射下的阳光，被他高大的身形挡住。影子从他脚下长出，扑在书生身上。

院子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事情，盯着说话的这两个人。青萝缓慢地挪动脚步，来到小厮身边。小厮已经把信装在怀里，此时正一脸好奇。旁边不远处站着陈管家，他脸上隐隐有些兴奋。

“咱大哥听说你这出了事情，特地让我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大汉哈哈一笑，然后从书生面前让开。他大手一挥，指向院门的方向，“哥哥，跟咱走一趟吧！”

书生把手上的书本交给旁边的仆人。他迈出走廊，来到院子中。

“一点小事，怎么敢惊动司长大人。”书生笑眯眯地看着大汉，一边走一边顺嘴问了一句。“不知道是谁送的消息？我得好好谢谢他。”

青萝看到大汉的目光瞟向自己这边，然后转回书生脸上。“小弟不过是替大哥跑个腿，我怎么知道这些。”他也笑了。

大汉在说谎。

“陈管家。”书生转向陈管家，朗声说道，“家里的事情你先帮我料理着。我去去就回。”说完，书生就迈步向前。

可大汉站在原地没有动。

“诶？嫂子和小侄女呢？大哥特地嘱咐我别把他们忘了。”

“你敢动我家人？”书生转回头，厉声问道。

“哥哥你可别生气啊，大哥他就是请你们去司里坐坐。没别的意思。”

“要我去可以，我家人必须留下。”

“哥哥你别让我为难啊。”大汉搔搔脸颊，面色有些尴尬，“大哥可是特意嘱咐过的。”

“我跟你们去。”夫人从主楼走出，来到院子里。她手上还拉着小女儿。

“我就说还得是嫂子！”大汉脸上又露出笑容。他蹲下，想要抱起书生的小女儿，一脸溺爱。“侄女乖，叔叔来看你啦。”

夫人把孩子往后一拽，藏在自己身后。她挡在大汉面前，指着院门的方向。“大花，咱们走吧？”

“嘿嘿，嫂子听你的！”他没有感到一点不快。一丁点都没有。

“哦对了。”看到夫人带着孩子走向书生，他仿佛忽然想起什么，对着自己的手下说，“你们，带走几个丫鬟仆人，服侍我嫂子我侄女。”手下人听到命令，顺手就抓住了身边的几个仆人。

一个小丫鬟面色惊恐，尖叫一声“老爷”。书生瞪着大汉，气得有些发抖，“你别太过分！”

“小弟也是一番好心。咱这就走吧！”大汉脸上仍旧挂着笑容。“收队！”他在书生背上拍了几下。“哥哥别担心，要真有什么事，不还有我呢嘛！”

书生无可奈何地笑了。他拦过妻子、拉着女儿就往出走。大汉的手下跟在书生后面，还带走了七名仆人。大汉在最后，就要走出院门。

青萝看在眼里，有心跟在书生后面。她脑中念头转得飞快。

*书生？还是信件？*

书生是为了约定。她也能嗅到大汉的突如其来，背后一定有阴谋。而选择信件，枢机城可能有多人会得救。可书生说的糟糕的事情也不一定会发生吧？

*怎么办？*

“大人，还有她！”一个人然说话，打断了青萝的思路。

是陈管家。他的手指着青萝的方向。

“哦？怎么回事啊？”大汉停下脚步，眯着眼睛看向这边。

“大人，刚才就是这个人跟另外几个同伙，来骚扰我家主人。”瘦高的陈管家把自己缩起来，脸上露着谄笑。

“是那个小伙子？”大汉问。

“不不，是他旁边的女人。”陈管家特意走到青萝身边，把她推出人群。“就是她。”

“那就把她也带走！”大汉发话。他的一名手下便朝青萝走来。

青萝回头看着陈管家，陈管家也瞥了她一眼。然后青萝忽然笑了，像一朵鲜花绽开了花瓣。

*我记住你了。*

“是你报的信吧？”青萝在陈管家旁边低声说了一句。陈管家脸上的消失了，额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他脸上的表情一会是惊恐，一会是愤怒，一会是严肃。等大汉的手下终于走到近前的时候，他终于决定摆出愤怒的表情。

他一巴掌甩在青萝脸上，大声道，“你瞎说什么！”然后赶紧退后两步。手下却已经抓住青萝的手腕，把她扯到自己身边。

可惜书生已经走出了院门，没有看到他的表演。

又或者说，这幅模样本来就是演给身边的仆人们来看的？

果然是他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200 - 法务司

---

青萝双眼被黑布蒙着，双手被反绑，嘴里也被塞着东西。她现在一辆马车的车厢里，蜷着双腿坐在车厢角落。她旁边还有另外七名仆人们，把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。阳光洒在车厢上，把车厢里烤得燥热。青萝能闻到四周满溢着人身上的汗味，能听到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、流水声、车厢外熙熙攘攘的人声。

青萝被带出书生家宅的时候，外面有两辆车。书生和家人上了当前的一辆，青萝和仆人们被塞进后面那一辆。可现在已经听不到另一辆马车的车辙声。

车停住了。车厢里的人们呼吸越来越重，每个人嘴里都发出呜呜声。青萝能闻到害怕的味道。

到了。

“下来！”一个接一个仆人们被从车厢里拽出来，很快就轮到青萝。青萝顺着拉着自己的手臂站了起来，然后始终小心脚下。到了车厢门口，她轻巧地跨过车厢挡板，还要装出摔了一个趔趄的样子。

眼前的黑布被人解开。

青萝迅速打量四周。自己身处一条干净的小巷。两侧院墙高耸向前后不断延伸，自己面前有一扇小门。门从里面被打开。一名看守当先而入。剩下几人推搡着他们，把仆人们赶进门中，鱼贯而入。

马车开走，门在身后关上。青萝现在身处房屋的迷宫之中。他跟在队伍最后，在一排排一列列屋舍间穿行偶尔看到几个人，都是行色匆匆。衣着朴素的会侍立在路旁，等看守带着仆人们过去之后再赶路。这些人该是大院里的仆役。衣着打扮精明干练的，看到看守不会停下脚步，点头示意之后就接着向前。这些人恐怕是大院里的工作人员。他们跟看守一样，都穿着黑衫。不过看衣襟颜色却有不同。除了看守是白色衣襟，青萝还见到了红色、蓝色和绿色。

不知是按什么做的区分？

顺着走廊，那名手下推开一扇门，把仆人们都赶进门中。等青萝最后踏入门中，看守便跟在后面进入，反手关上房门。

“往前走！别停！”前面有人在喊。年纪最小的那个丫鬟哭出了声。

青萝跟在队伍后面向前，小心向四周打量。这是一间长条形的屋子，青萝他们从长条的一头进入，走向另一头。队伍右侧就是墙，左侧挺远的地方竖着一排铁栅栏，从房间的这一头一直顶到那一头。看守走到栅栏旁，外侧的守卫在栅栏上打开一扇门让看守穿过，再把门关上。守卫虽然也穿着黑衫，可是衣襟上只有几条白色的纹路。

“停下！”队伍前面的人大喊。“向左转！每人间隔两尺！”

青萝跟着命令转向左边。她摆出害怕的动作和神情，与那些仆人一样。她的眼神丝毫不乱。

栅栏内侧站着一些粗悍的仆妇，她们都背着手，每人身边都放着一个水桶，还有一叠灰布。栅栏外面立着一排守卫，背朝栅栏脸朝外。看守此时已经走到对面的墙边，低身附在一个男人耳边小声说话。这个男人坐在一张方桌旁，也穿黑衫，衣襟上用红色绣着花纹。不过比大花衣襟上的纹路要简单得多。他的脸在阴影中，青萝看不清他的神色，也看不清看守与他低声说了什么。

“开始吧。”待看守说完起身，坐着的男人便发话了。

“把衣服都脱了！”“都给我脱干净！”“快脱快脱！”仆妇听到命令，纷纷开口，向大家走来。每人面前都一名凶狠的妇人，他们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，露出藏起来的短棍。青萝面前的这人左眉角上有一颗好大的黑痣。她用棍子指着青萝大喊，“快把衣服脱了！”她满脸愤怒，还从嘴边挤出两个字，“骚货。”

青萝当机立断，口中快速默诵咒文，用最粗糙的隐身咒藏起了背后的纹身。她没忘记脸上摆出害怕的模样。她的手可没停，已经开始脱衣服。旁边有人动作稍慢，就已经挨了一棍子。啪的一声抽在身上，那人在尖叫。

仆妇把大家脱下来的衣服一件件收好，捧在怀里。面前这个看到青萝玲珑的身材，又小声挤出两个字，“婊子。”

她们把收好的衣服放在栅栏旁，然后让大家原地转一圈。“把手都拿开！”“捂什么捂！”

青萝表现的很尴尬，可还是老老实实把手放在身体两侧。她两腿微屈，想要挡住什么。面前的仆妇举起短棍，她立刻惊呼一声，然后站直了。

仆妇们确认大家身上确实没有藏什么东西以后，拎起身旁的水桶，把水泼在面前的仆人身上。

水冰凉刺骨。原本还在哭泣的小女孩，也咬着嘴唇不敢出声。

仆妇们把从一叠灰布中拿出一张毛巾，让大家把身上擦干，然后再把剩下的灰布塞进仆人手中。青萝展开一看，原来是一身粗麻的衣服。一件衬裤，一件衬衣，一件外裤，一件外衣。

等仆人们穿好衣服，队伍另一头有人发话，让仆人们跟着他离开。青萝正要挪动脚步，看守走到铁栅栏外，冲她招招手，“你，出来。”

守卫把栅栏上的门打开，青萝钻出门，顺着看守的手看过去。坐着的男人已经站起身来，“跟我走。”他说。

青萝同仆人们分开，跟在男人的后面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230 - 审查官

---

男人手里抱着一个夹子，向前走。

青萝跟在男人后面。

间隔不会太远，就会有守卫分列两旁。

青萝仔细思考着现状。

青萝所有的装备法器，能用的一切东西都被那个长黑痣的丑妇人带走了。除了最后的保命手段，自己此时跟凡人没有任何区别。身前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历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。一起来的仆人们，像待宰的猪羊一样被带走。他们会去照顾书生家人的起居？青萝根本不相信。他们的结局可能只有一个。问题是自己，结局会比他们好多少？

*先想办法脱困。*

青萝需要一个与人单独相处的机会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男人停在一扇门前。两名守卫侍立两旁，向男人点头示意。男人推开门径直走进去。青萝顶着守卫的目光，也走进了房间。

房间中只有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。只有在靠近房顶的地方有一扇小窗，小窗上竖着一根根铁杆。四周墙角身处四只油灯，现在并没有点着。男人已经坐在桌前，手中的夹子放在桌上。

“坐吧。”男人抬头看着青萝。他长相平凡，只是嘴角左侧的嘴角有一道疤，沿着嘴角向上翘。好像他的脸永远都有一半在笑。

青萝战战兢兢的坐下，低着头，避开男人的目光。她在等男人先说话。

“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怎么能干这些事情。”男人翻开夹子，从里面摸出一张纸，还有一只笔。青萝看到夹子里还有好多纸，上面都写满了字。

*什么事情？*

“我是担当这次审问的审查官，按照规矩，我得跟你说一声。”他从夹子里掏出一张纸，在上面一边写着，一边抬起头瞥了青萝一样。然后他放下笔，双手抱胸，靠在椅背上。“我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。只要你说实话，我就什么都不做。”他的目光中只有尽在掌握的冷漠。

青萝点了点头。

“你叫什么，是什么身份。”男人问，他的声音没有起伏。

青萝决定小小反抗一下。

“我.....我叫翠莲，是商区的一个小贩。平日做点小本生意.....”当然，这是青萝现场编造的一个身份。男人没等她说完，就哼了一声。

“为什么不说实话呢？”男人强调，“你再好好想想。”

“我叫翠莲.....”

“脱。”男人说了一个字。然后从桌子下面抽出一根东西，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。

青萝吓得一哆嗦。那是一条手臂长的短棍。

“都脱光。”他的语气很平淡，但是眼神却无比热烈。

“去死！”青萝站起身，探出双手就要抓向男人的双眼。她刻意控制了自己的速度，没有太快，也没有太慢。

男人抓住短棍，抽在青萝的小臂上。他的动作行云流水，看上去武艺高强。

下手真重。

青萝倒在桌上。男人提起短棍绕到青萝身边，把她一把推倒在地，用短棍指着青萝的脸。

“给我脱。”

青萝恶狠狠地瞪着男人，眼角带泪。看到男人把棍子举起来以后，才解开了自己外衣的第一个扣子。

她脱光衣服，侧身对着男人。一只手横着遮胸，一只手放在两腿之间。她又羞又怒地看着男人，男人露出尽在掌控的微笑。

“一共四件衣服。说真话，我就让你穿一件。要是假话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”他用手摩挲这手中的短棍，“我会特别用力，你会特别疼。”

每当遇到这种情况，青萝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。不需要孔武有力，只要能保护自己周全就好。如果换成天胡，他一定有一百种办法让这个男人屈服，然后把他的情报都掏出来。可是青萝只能靠自己。在鞭打与欺凌中成长起来的她，太明白权威的含义。男人们总想在她面前摆出掌控一切的样子，自己只要由着他们，或者再帮他们一下，他们就会得意洋洋地露出满身破绽。

*只有反抗才能体现出权威。而权威本身，缺破绽百出。*

青萝知道如何把自己当作武器。

她咬着嘴唇，没有说话。但是她让自己的目光流露出恐怖与无助。

“很好。”男人坐会桌边。“你叫什么，是什么身份。”他又拿起笔，等待青萝说话。

“我，我叫凌飞雪，铁掌门弟子。”这回是真话。只是叫这个名字的女人，现在正躺万里之外的平等院山门之中。青萝自己的房间中有一间暗室，暗室里有一个高大的柜子，上下三层。凌飞雪就躺在最中间，呼吸平稳。

“很好。”男人写下几个字。他抬了抬下巴，“拿一件。”

青萝迅速拿起亵裤穿在身上。过程中，无论她怎么做，都没办法遮住羞处。她的脸更红了。

“铁掌门的人，到我们方副司长家里做什么？”男人问。

“我……我就是奉掌门命令行事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。”

“说实话！”男人拿着短棍，用力敲了几下桌子。

“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……”青萝哭出了声。“求求你放过我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青萝靠着墙，抱着自己的双腿蹲在地上。她想要把自己藏起来。

“放心吧。你只要说明白去他家做什么，就能再穿一件衣服。”男人走到青萝身边，轻轻摸着她的脸，声音低沉而温柔。

“好，我都说。”男人的手抬起青萝的下巴。青萝泪眼婆娑。她眼中充满了惊吓。她得让对方知道，自己渴望他言出必行。

男人满意地笑了笑。“来，再穿一件。”

青萝背过身，正要把衬衣套在自己身上，忽然有人敲门。她急忙侧过身，遮住自己的身体。

男人始终看着青萝。“谁啊？”他高声问。

“长官。审讯室那边催你尽快回去。”门外有人说话。

“知道了。”然后他露出享受的笑容，用幸福的语气说，“别害怕，咱们继续。”

等青萝把衬裤穿好，男人接着问：“你们来找方副司长，是要做什么啊？”

*是你们，而不是你。*

青萝有意忽略了这个细小的差别。

“师父让我来向他取个包裹。”青萝一边抽泣，一边说。她悉心地用了我，而不是我们。

“包裹里是什么东西。”

“师父没说。”

“包裹拿到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他让我等。他说自己要先收拾好东西，然后再把包裹给我。”

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男人低头写下一行字，然后说，“再穿一件吧。”他面带微笑。

青萝拿起外裤，刚穿进一个裤腿的时候，男人忽然问：“你们有几个人？”

来了。

“只有我一个。”青萝停下自己的动作，表现出恰到好处的心虚。

“说实话。”

“只，只有我一个。”青萝的声音开始颤抖。

“唉……为什么不听话呢？”男人站起来，转回身走到门口，然后锁上了门。

他走向青萝，挥舞着短棍。

“你……你别过来！我，我喊人了！”青萝的声音越来越尖。

“喊啊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进来？”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，像食人花一样绽放。

他扑到青萝身上，一边撕扯她的衣服，一边说：“为什么不说实话？明明你们就有三个人。为什么不承认？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对我说谎？”他撤下青萝的裤子，伸出短棍，用力挤向青萝的两腿之间，“我已经做到审查官了你还跟别人走。你怎么敢瞧不起我？我要你好看！我马上就能当监察局局长。然后我还能当司长！我要玩遍所有女人！”

*这可是意外收获。可惜不能让你再折腾了。*

青萝在尖叫，在挣扎。她努力想要推开男人，一只手抓着他持棍的胳膊，一只手抵着他的额头。

灵力轻轻地波动。

男人就瘫软在青萝身上，一动不动。

*怎么又是个变态。*

青萝用力把身上的男人推到一旁，便无力地躺在原地。她大口呼吸，浑身都是汗。她的力气终究比不过对方。幸好早早学会了失魂术，换作以前，自己一定会受伤。

*法术万岁。*

她挥了挥手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坐起身，挪到男人身边。她口中念动咒语，然后用手指在自己胸前画下难以言说的轨迹，然后将同样的轨迹画在男人的胸口。随着她的手指在男人胸前移动，青萝自己胸口开始变得扁平，身材变得魁梧，头发变短，肌肉隆起。片刻之后，青萝的身体面貌变得与男人一般无二，而男人则变成了另外一幅模样。虽然仍然是个美貌的女人，但并不是青萝的身体。

空气中的灵力十分平静。因为这本就不是修士会使用的法术。这样的技巧源自上古，那时妖魔遍地，巫术横行。

青萝曾经在平等院中，当着上师的面使用过这般巫术。可是上师除了瞪大眼睛以外，只能挂着一脸懵逼，却根本瞧不出原理。

此时此刻，青萝的身体正静静地躺在自己房间中暗室的柜子里。青萝，真正的凌飞雪，眼前的男性，互换了身体。

*抱歉，再帮我最后一次吧。*

昏倒在地的女人身上，挂着不合体的黑衣。青萝把黑衣换好，把自己身上的破布套在她身上。然后在她脸上揍了几拳，又拿短棍在她身上抽打几下。鲜血和淤青，挡住了她本来的面貌。

*这下看上去就跟我一样了。*

青萝轻轻嗓子，小声说几句话，习惯了审查官的嗓音。她——现在应该是他了——抓起桌上的夹子，翻开里面的文件，迅速浏览一遍。里面有监察局长亲笔签名的审讯计划，有一份证词大纲，还有审查官自己做的一些笔记。青萝把这些牢记在心。

现在，青萝就是审查官。他需要用不过半个小时的相处，与眼前的这些文字，来扮演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人。

*时间差不多了。*

青萝推开门。

除了门口的两名守卫，还站着一个男人。与青萝一样，他也是一身黑衣，而前襟却是一片单调的红色。

“长官……”他越过青萝的肩膀，小心看向房间里面。他看到一个女人衣衫不整地倒在地上，便赶紧摆正视线，接着说，“审讯室那边有结果了。”

“好，带路。”青萝说。

“把那个女人送回原处。”青萝对看守说。

“请问要送到哪？”看守不解。

“该去哪去哪。”青萝看着面前的男人。

*这我怎么知道？*

“送去内务部！让他们去处理！”男人冲守卫吆喝。然后向青萝低头行礼。

“真是群废物。”男人在青萝身前半步带路。他侧过头，小声对青萝说。

青萝看着他，耸了耸有疤痕的嘴角。

“是啊，一群废物。”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300 - 审讯

---

审讯室左边这一半，和右边这一半，就像两个世界。

左半边放满了刑具。刀片，齿轮，尖针，长凳。哪怕只是水桶里的水，也看得人不寒而栗。靠近屋顶的位置有一排扇小窗，日光从小窗穿过，却只能洒在房间右半边。灰尘在日光下中飘荡，落在阴影里的刑具上，隐约还能看到血迹。

右半边放着几张桌子，几个架子，几把椅子。陈列简单，朴素，像一间书房。

左半边，有几个人懒散地靠墙站着，跟刑具混杂在一起，都散发着粘稠并且老练的气息。他们或者赤着膊，或者围着一个沾满污迹的白围裙，或者穿着长袍大衣还带着套头的面具和分指的手套。

右半边，青萝正坐在桌子前，翻阅着桌上的证词。他背后站着陪同自己前来的男人。桌子对面，坐着一个男子。他弓着背，脸上挂着期许和忐忑。他也身穿黑服，衣襟是蓝色，上面的刺绣与青萝一般繁复。

青萝看完了证词。证词里所写，十分眼熟。青萝手边放着那个夹子，里面的提纲中所描述的内容，与证词中的故事一模一样。

*原来如此。是找他来作伪证的。*

青萝抬起头。

“怎么样？”结果面前就是一副甜腻腻的笑容，“你们怎么教的，我就怎么说。没什么问题吧？”

“倒是没什么出入。”

“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”一边说，他一边就要站起身。

“急什么？”青萝问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他的屁股刚离开椅子一些，腿还屈着，人就僵在那里。“你可不能说话不算啊？”

“我之前怎么说的？”青萝问。

“你说我把你给的证词复述一遍，如果没有差错就放我走。”他抬头看着青萝背后的男人，又扭头看向阴影里的拷问官，却连忙把头又转回来。

靠墙那边响起稀疏的笑声。青萝面前的男人额头开始冒汗。

“我是这么说的？”青萝提高了嗓音。听着像是在威胁。

*不能放他离开。*

“长官，您刚才确实是这么说的。”青萝身后的男人说话了，“只不过……”

他是书生的手下。不能放他走。

“只不过什么？”青萝盯着面前的男人，问话的对象却站在后方。

“只不过长官要求他能把写下的东西都默诵出来，并且毫无差错。”

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诬陷书生。

“刘盈刘兄，那就来吧？”说完，青萝就放松坐在椅子上，微微眯起眼睛，看着面前这个“刘盈”。这个在伪证上按下鲜红手印的刘盈。

“可是我已经给长官背过了……”刘盈一脸委屈地看着青萝身后。

“让你背你就背！”站在青萝身后的人大喝一声，刘盈只得坑坑巴巴地背诵起纸上的故事。

他背得并不顺，有不少地方翻来覆去说不清楚。不过青萝并没有仔细听。他正在整理脑海中的情报。

按照面前供词的说法，刘盈是书生手下的一名经办。身为经办，会管理几个或者十几个采购员，来跟枢机城中的商家打交道，购得书生要求的东西。刘盈供认，他在书生的授意下，特别采购了一批残次品。省下的钱财，分多笔上交给书生。里面还记录了刘盈自己私吞钱款的数额。什么时候，通过何种手段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如果仅看眼前的证词，青萝对书生多多少少，会有一些担心。可是夹子中有一份命令，由监察局长签署。除了写着“绝密”和“阅后即焚”以外，里面还写明了安排七名审查官在审问中伪造供词。

不，这是在大规模串供。按现有的情况来看，应当有人要将一整个水库的脏水，都泼在书生身上。此时此刻，书生的处境，青萝愿意往最坏的方向考虑。

不仅如此。

BALABALA 雨晴之前所给的情报，提到了一个采购项目。而这个采购项目，就出现在刘盈的供词里。这个项目不会是假的，刘盈的身份不会是假的。采购项目造成的结果，在雨晴的情报中让人十分担心。

这份伪证，问题又出在哪里？

青萝用着别人的身份，正身处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。现在书生正在被人诬陷。自己与书生又有约定，要保护他的妻女离开枢机城。

该怎么办？

他看向墙边，那几个拷问官正百无聊赖，昏昏欲睡。有人叼着一支烟，点着以后，只是夹在手指间，看它燃烧。

刘盈终于背完了。

青萝也下定了决心。

“小顾，他背的怎么样？”青萝问。在来审讯室的路上，当青萝叫出小顾这两个字时，称呼他为“长官”的男人显得受宠若惊。

“大体上正确。可是有些地方还会背错。”青萝背后的男人朗声回答。

“这可不行。万一到时候说漏嘴怎么办。”青萝小声说，却让屋子里所有人都能听到。

刘盈嘴唇发抖，脸上挂满了汗珠，却没有一点血色。

“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把真话都说出来？”青萝面向墙边，抛出一个问题。

“廖老哥，你是要他把本来的事情都倒出来喽？”赤膊的男人回答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还不好说？”赤膊男子拿起手边的剔骨刀笔画了几下，“咱就是吃这碗饭的嘛！”

“那让他把倒出来的东西都忘掉，能不能做到？”

“这个嘛.....”赤膊男子扭头看了看旁边的几个人，相互交换眼神以后，他点了点头，“咱兄弟几个可以试试。”

“让他把本来的事情都说出来，然后再忘掉。”青萝说。

刘盈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就要往门口跑。穿白色围裙的矮胖子伸出一只脚，把刘盈绊倒。过来两个人把他从地上捞起来，就拖到旁边的木椅子上。刘盈一边挣扎，一边尖叫。可是他的手脚，已经在椅子上被绑牢。

青萝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叮嘱一句。

“别玩死了。”

“廖老哥，你咋能这么说嘞？咱兄弟啥时候失过手来着？”赤膊汉子满脸不高兴，嘴撅得老高。戴面具的人手里拿着锥子和锤子，向刘盈走去。面具背后发出粗重的呼吸，还在嘿嘿地笑。

青萝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刘盈的生死，他已经顾不上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400 - 善意与恶意

---

刘盈一直在哀嚎。好像喊出来痛苦就能减轻一样。

爬在刑具上的人，和在他身边忙碌劳作的人，被阴影抹上了一层并不真实的颜色。血的味道，尿液的味道，痛苦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。青萝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证词上，却没什么作用。

小顾找了个理由离开了。大概是肚子不舒服还是什么。他推开门的时候捂着嘴，脸色煞白。

青萝没有离开。他有义务，看刘盈受折磨。他不允许自己逃开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青萝不明白为什么刘盈不肯把真话都说出来。是因为尊严？因为恐惧？还是因为真实情况中他自己坐了不可原谅的事情？

拷问官从阴影中又递出一张纸。上面写着刘盈吐出的证词。

青萝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*这些还不够。*

“继续。”

拷问官高兴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小顾推门进来了。他脸色稍好了一些。他不敢把目光投向阴影里。青萝伸手递过来一杯水，小顾抱歉地摆了摆手。

“要是不舒服，就先下去吧。”青萝刻意把语气放得很平淡。可以理解成关心，也可以理解成“这里并不需要你”。

小顾摇摇头，站在原地。

拷问继续着。

一直看着别人的痛苦，自己就会麻木。为了逃脱良心的谴责，人们会把罪责归给受难的他人，而无视了作恶的自己。青萝此刻心中，正有个烦躁的声音不断低语：“都怪刘盈自己。活该他不把话说出来。”

*这样想是错的。*

青萝不断告诫自己。

敲门声响起。小顾打开门上的观察孔，看清门外的面孔后，回到青萝身边。

“长官，是宋馨宋审查官。他说有事想跟您商量。”

跟越多的人建立联系，自己这个冒牌货就越容易被人看穿，青萝当然知道。可是自己现在需要情报。

他点点头，嘱咐小顾看好现场，然后起身，来到门口，推门而出。动作不能显得急躁，也不能拖沓。

门外是一个面目清秀的男人。比此时的青萝低半头，眼睛大得像个女孩子。他脸上挂着关心与疑惑，小声问：“廖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脸上不能有疑惑。

“这里不方便。”宋馨看了看门口的两名守卫，然后指了指旁边的房间，“我们进去说。”

房间外没有看守，房间里也没有别人。简单的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没有别的东西。

宋馨站在桌子旁，问：“廖哥，局长是不是特别给你指示了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*是说签署文件的监察局局长？*

“我听说你开始审问刘盈，一开始还以为他不满意咱们的条件。你现在这么做，肯定有理由吧？”宋馨靠近青萝，“廖哥，要是局长跟你说了什么，你可得告诉兄弟。”

*他从哪得到的消息？*

青萝感觉今天总能遇到走漏消息的人。她多希望人们能少说些闲话。不过一转念，才知道自己能走到现在，多亏这些管不住嘴的家伙。

“谁跟你说的？”青萝面无表情地问。

“这……我刚才看小顾不是很舒服，就问他怎么回事。是他告诉我的。”宋馨摆出一副担心的模样，“廖哥你可千万不要怪他。”

*在我面前演戏？*

青萝当然知道现在不是深究小顾和宋馨关系的时候。看宋馨的态度，听他的话语，青萝所扮演的“廖哥”，应该是更受上司器重的人。在他们眼里，青萝离监察局长更近。要利用好这一点。

“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”青萝决定占据主动。

“一切顺利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该背的也都背了。”

“其他人呢？”然后要获得信息。

“进度都还不错。只有齐杉那边还不肯接受条件。”宋馨露出一副小动物害怕受伤的表情，“廖哥，你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。”

*书生的手下，忠心都让谁吃了？*

“局长下命令让我们这么做。光完成这个，你觉得够么？”青萝问。得让引导他自己得到答案。

“不够么？”宋馨露出兴奋的表情。看得出来，他知道青萝不是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
“局长给了我们一个结果。可是事实究竟怎样，你不想知道？”青萝问。

“我……我觉得我不该知道。”

“那局长想知道么？”青萝故作深沉。

“廖哥你的意思是……？”宋馨好像悟道了什么，却还有些困惑。

“凡事你得多考虑一步，才能有收获。”青萝镇定的看着宋馨的眼睛。青萝知道，现在只能靠自己的自信，来说服对方。

“可是万一局长不让我们这么做呢？”

“你不做，怎么知道？”此时，宋馨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是时候收手了。“现在你明白了？”

“明白了！谢谢廖哥！”

宋馨脑子里究竟领悟了什么东西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青萝什么都没有说。

当宋馨又想要闲聊几句的时候，青萝适当地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果然，宋馨掐掉话头，打开房门，要送青萝回去。

两人正往审讯室走的时候，迎面走来一人。同样一袭黑衣，前襟则是紫色，上面也有繁复的纹路。他看到宋馨和青萝，脸上露出喜色。

“廖兄！我正要找你。”他迈步走来，“小宋也在，正好正好。”

“宇文秘书！”宋馨的语气中满是喜悦，还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与向往。

青萝脸上挂着礼貌又不失距离感的微笑，迎上前去。“宇文兄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司长非常关心现在的情况。有关方副司长的事情，有什么新进展？”宇文面带微笑，很有礼貌。

“一切顺利。有劳宇文秘书挂心。”青萝没有透露确切的情况。与面对宋馨是不同，宇文和审查官廖的关系十分对等。青萝不能冒着风险表现出善意。他宁愿制造出疏离感，尽快脱离现状。

宇文读出了青萝想要离开的意图。从青萝表现出略带匆忙的神色中，他也许在猜测廖审查官的审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正迫不及待回去解决吧？无论如何他究竟怎么想，青萝都得到了想要的回复。

“希望两位尽快查明事情真相，报答司长大人的知遇之恩。”

从始至终，宋馨脸上都挂着亲切的笑容。碍于廖审查官的面子，他无法上前与宇文秘书攀谈。青萝急于结束话题，宋馨张了张嘴，想要跟宇文秘书聊几句。但他还是没敢在廖审查官面前有所僭越。

“哦对了，有句话我得传达到。”宇文的话并没有说完。

青萝停下脚步。面对宇文露出些许不耐烦的神色，然后迅速用微笑掩盖。

“司长大人对监察局同仁的能力很有信息。但是他老人家也说了，方副司长的事情，牵扯的人和事很多，两位在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面对很多阻力。司长大人希望，两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查明事情的真相。”



“这些话是司长大人对我们两个说的？”宋馨喜笑颜开。

“就算是吧。”宇文对宋馨还以微笑，然后把目光转向青萝，“就我个人而言，方副司长做的都是咱们法务司最重要的项目，他出了事，肯定会有人坐不住。”宇文压低了声音，“拿钱来的，托关系的，带话过来下达指示的，一定会有。希望两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”宇文摘掉了虚假而礼貌的面具，换上了一副诚恳的表情，“真相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然后，宇文又换回了之前的面孔，朗声说，“司长大人对两位，可是抱有很高的期望！”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青萝。

此时此刻，青萝脑中的信息正在暴风中飞速旋转。他认为自己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不远处的审讯室里，刘盈还在挣扎尖叫。从他嘴里掏出来的真相只会越来越多。

可是然后呢？

刘盈肯定只知道一部分情况。如果这些真相只装在青萝自己肚子里，将会毫无用处。情报需要像钱财一样流通起来，不然毫无价值。可是流通给谁呢？宇文秘书？真相，真相……把碎片给宇文，或许可以顺着他找到全部？也或许能够改变书生的处境？

或许只会一无所获。或许只会更糟。但至少现在是个机会。

*只要不是把刀塞在我的心脏里，再难的处境我都有办法。*

青萝决定赌一把。

“宇文兄，请留步。”青萝说。

“廖兄？”宇文有些意外。

“有些事情，想与宇文兄分享。请借一步说话。”青萝指向旁边的房间。

宇文点头同意。宋馨理所当然跟着青萝，也要加入。

“小宋，你的工作不是还没做完吗？先去忙吧。”青萝站在宋馨面前，挡住了往房间去的路。

宋馨有些失望。但失望很快被疑惑所代替。无视掉宋馨目光中的询问，青萝转身，与宇文一同进入房间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500 - 暴露

---

按照同宇文达成的约定，青萝要尽快从刘盈嘴里撬出真相，然后交给宇文。而幸好，刘盈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信念崇高的人。绵延不绝的疼痛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。

刘盈把一切都招了。

眼前放着两份证词。假的那一份读起来更有逻辑，更顺理成章。真的那一份，看上去充满戏剧性，却让人无法怀疑。

刘盈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，赤膊拷问官心疼地摸着他的脸颊。“怎么现在就受不了？一会还得让你把事情都忘了呢。到时候可怎么办啊！”

“先不着急。给他喝口水。”青萝把两份证词再夹子里放好，起身准备离开，“等我回来以后再继续。”

推开门，青萝愣住了。

对面的过道上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——之前那里可什么都没有。他捧着一盏茶，正在用茶盏从水面上撇开茶叶。他穿着一身黑色长袍，红色的衣襟，上面的花纹，比自己的要繁复好多。宋馨手里抱着夹子，恭恭敬敬地站在他身边。看到青萝出来，中年人把茶杯放下，站起身说了两个字：“走吧。”

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是口气轻松自然，就像老农在自家的菜地里一样，没有一点拘束。青萝看到宋馨脸上一丝不苟毫无笑容，看到门口两名看守站得更加挺拔，他就知道自己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跟上。

*恐怕他就是监察局长。*

一路沉默。所有见到中年人的行人，都毕恭毕敬地站在路旁喊一声“张局长”。

而张局长只是微微佝着背，背着手。没有点头，没有挥手。他不对任何人作回应。

他推开一扇门，走进去。绕过一张特大号的书桌，然后坐在书桌后的躺椅里。墙壁四周堆满了书柜，柜子里缺装着各种夹子。书桌上也有高高低低几摞文件。

宋馨最后一个走进房门。他把门关上以后，就站在书柜旁边。

张局长在椅子上扭了扭，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。他指着书桌对面的椅子，对青萝说：“小廖，坐下说。”

青萝笔直地站着。

“问的怎么样了？”张局长发话。

青萝从夹子里拿出伪证，伸手递过去。张局长随手翻了翻，然后就扔在桌上。

“我是说另一份。”他脸上还挂着轻松的笑容。

青萝没有犹豫，从夹子中掏出另一份递过去。

张局长看得津津有味。看到不明白的地方，他还会翻到前面去找线索。一边读，一边“嗯嗯”的点头。

一滴冷汗，顺着青萝的脖子爬进了衣领。青萝宁可对面大发雷霆。这样喜怒不形于色……恐怕不好对付。

“谁让你这么做的？”张局长终于看完了。他把这份证词扔在一边。

“我自己的意思。”青萝只能这么说。

“小廖。你工作一直干得很好。聪明，有上进心，还听话。这次的事情，我就当作你的小失误。说实话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”张局长脸上挂着一幅父亲的神色，好像看到大有希望的儿子犯了个小错一样。

“是我自己做的。”青萝根本找不到别的说法。

“我的命令上面写的很清楚吧？第一份不是写的很好么？为什么要问第二份出来？”耐心的父亲面对嘴硬的孩子，也不过是这样的表情和语气。

“我以为知道更多的情况可以给您分忧。”青萝只能镇定地瞎编。他希望对方是一个能体恤小廖苦心的人。

“谁让你以为的？”可张局长不是这样的人。“如果我要让你做，我会告诉你。谁让你自己瞎以为的？”他口气变得严厉很多，然后突然就软下来，“不要找理由了。告诉我是谁让你做的？”

青萝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或许可以用甜言蜜语来应对张局长？可青萝根本不知道，廖审查官是不是一个能软下来的人。或者用司长作挡箭牌？说这是司长的指示？这太蠢了，姓张的只要一问就什么都清楚。说多了都是破绽，可什么也不说的话.....

该怎么办.....

张局长按了一下桌上的铃铛。然后他的门打开了，两名守卫把一个女人押进来。

“她是谁？”张局长问。

女人嘴上塞着布，但是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她在守卫的手中剧烈扭动，极力想要挣脱，扑到青萝身上。

青萝的衬衣已经湿透了。

推进来的女人，是凌飞雪。不，应该是原本的廖审查官。

“这是谁？”青萝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他摆出困惑的表情。

张局长示意把女人嘴里塞的布取出来。女人迫不及待的咆哮着，用词肮脏而污秽。大多是婊子娘们之类的词语。她一边咒骂着青萝，一边向张局长大声指认，“局长就是这个婊子装成我的样子”。

张局长皱了皱眉，挥挥手。女人的嘴里再次被布团填满。

“内勤局把她送过来。对她有没有印象？”张局长问。

“没有。”青萝满脸困惑。他应该做出摸不清对方意图的表情。

“那就奇怪了。他们说是你把这个女人送过来的。而且她知道你的大小小所有的事情。”张局长摇摇头。“小廖，我太失望了。不管你愿不愿意说，之后的事情你都不能参与。”张局长挥挥手，守卫把女人带下去。“小宋，带小廖去套房。然后你来会馆找我。”

一直沉默不语的宋馨，开心极了。他极力压抑住喜悦，可是白皙的皮肤已经被画成了红色。

从屋中退出来，青萝忽然失去了对自己处境的掌控。他感觉不到危险，情况好像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没有大汉从屏风后面跳出来一刀把自己刺死，也没有婢女端着一杯毒酒，逼自己咽下肚。自己就好像躺在热水里面洗澡，只是水温好像有些烫。

她连忙把这种妄想赶走。即使状况再温吞，她的直觉也在高声鸣笛。如果不提高警惕，自己只会被煮成一锅汤。

跟在宋馨身后，沿着走廊不断前进。穿过一扇有四个人把守的大门，青萝来到了一条潮湿阴暗的走廊。一名看守走在最前头，掏出一串钥匙，然后打开了一扇门。

门中是一个房间。房间只有两米宽窄，站直以后一抬手就能摸到天花板。房间中只有一个发出恶臭的木桶，还有一张木板床。

青萝这下轻松了。

*就算不是零分，也肯定没有及格。*

宋馨把门在背后关上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廖哥。我头一次觉得这个味道特别好闻。特别……幸福。”宋馨脸上满溢着笑容，然后他笑出了声，然后他笑出了眼泪，然后他笑弯了腰。

宋馨哈哈大笑。

“那，那个女人，女人是哪来的？”宋馨一边笑一边问。“是你的婊子还是你的小姨子？她，她居然还说你是娘们。”

“你个娘们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”他笑得快喘不过气来，“你们不是说我么？其实你才是娘们！”

“不行，笑死我了。我，我要给那个女人修一座特别大的坟，立一个特别大的碑。我真是要谢谢她全家！”

“不，不对。功劳都是你的。你廖季勇才是我的恩人！”

“听到了吗？局长让我去会馆！让我！我真是谢谢你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”

青萝一掌切在宋馨的咽喉。宋馨的笑声卡在喉咙里，他一只手抓着喉咙，一只手伸向青萝。他满面惊恐，眼中全是血丝。青萝把他摁倒在木板床上，看着她在自己身下挣扎，脸色越来越红。

“长官，有问题么？”有人在外面敲门。

“没什么，管好你们自己！”青萝用宋馨的声音回答，其中满是兴奋。

宋馨眼睛忽然瞪大了。他仿佛明白过来什么，用力拍着雨晴的胳膊。

“如果有下辈子，”青萝把头伸在宋馨耳边，低声说道，“一定要记得锻炼身体。你看你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”

宋馨的手搭在一边，没了气息。

青萝三下五除二，解开自己和宋馨的上衣。他一边完成仪式，一边还要时不时说几句话。从外面听来，好像屋子里的人还在对话。

改变了身形，换好了衣服，青萝把宋馨——现在是廖季勇模样的人——面朝墙摆好。青萝拿起宋馨掉在地上的夹子，快速翻阅里面的东西。他得尽快了解宋馨掌握的信息。等一切准备妥当，青萝敲了敲门。

守卫把门打开。

“我廖哥累了，要休息一会。千万别打扰他。”为了把戏做足，青萝还得装出一副憨笑的样子。

守卫把门锁上，然后送青萝来到大门。

现在，自己就是宋馨了。这个软弱，有野心的宋馨。青萝捧着手里的夹子，看到旁边有人向他行礼，便回以腼腆的微笑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。

会馆在哪里？

“宋审查官，张局长让我给您带路。”旁边走来一个黑衫人，前襟只画了几条红线。

“带路吧。”

青萝长出一口气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600 - 会谈

---

会馆是一套大房子。在法务司这个大院中，专门辟出一片地方，营建了庭院、流水、房舍。青萝跟着前面引路的人，沿着小径穿过花丛。前面是一所茅屋——一座用上好的鱼梁木树立起的，茅屋形制的屋舍。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正在向这边眺望。

“小宋？”这个人是宇文秘书，他有些困惑，“廖兄呢？”

“局长让我来这边。廖哥有其他事情。”青萝谢过引路人，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兴奋，还有一些遗憾。

“好。”宇文把狐疑的神色藏起来，“快进去吧。别让司长大人和张局长等太久。”

跟着宇文走进茅屋。光线一暗，然后马上就亮堂起来。穿过狭长的前厅，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。房间四周都开着窗，微风裹着阳光和花香溢满其中。一张方桌放在中央，四周放着四把椅子。而背对着青萝的方向，正坐着一个人，头发花白。正前方的床窗边放着一张桌案，张局长靠在桌案旁，眯着眼，嘴里叼着一支烟。左侧墙边放着一个架子，上面摆满了

瓶瓶罐罐，一个面目温和的中年人，正准备端起架子上的托盘。托盘里放着一个茶壶与几只茶盏，袅娜的青烟从茶壶壶嘴中飘摇而上。

宇文秘书急忙过去结果托盘，他说：“大人您吩咐我就好，用不着亲自动手。”

中年人呵呵一笑，就像邻居家卖豆浆油条的先生一样温和。“宇文你这小家伙，用你的时候你不在，我不就得自己来啊？”他看到宇文身后的青萝，皱了皱眉头，问：“这个小朋友是……？”

“我手下的伙计。叫宋馨。”张局长掐了烟，然后向青萝招了招手，“愣着干什么？快给司长大人行礼啊！”一边说，一边从桌案上拿起一叠文件，放在方桌上。

青萝赶忙上前行礼。他刚想把肚子里编出来的甜言蜜语说出来，就看司长摆了摆手。他问张局长：“小廖呢？”

“给他安排了点别的事。这是小宋，也很可靠。”张局长把方桌旁的一张椅子拉开，请中年人坐下，自己才坐在旁边。

“你觉得可靠就好。”中年人皱着的眉头松开了。

“小宋啊。头一次来这边是吧？没有迷路吧？本来呢，我们几个老伙计想聊聊天。可是呢，有些事情必须得留个案底，所以叫你来，希望你能记在纸上。明白了吧？”这位司长笑得很是温和。可是他眯缝的眼睛一直没有在青萝脸上停留。

青萝满面堆笑地应承着。站在方桌旁，他总算看清了方桌上第三个人的面孔。

这就是书生了。

他换上了一身灰色亚麻的长袍。眉头紧锁，嘴唇紧闭。

宇文已经给三位上好茶。他把青萝拉在桌案旁，指着上面的笔墨纸砚，小声叮嘱。宇文说，虽然司长讲得随意，但最好把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。“万万不能有遗漏。”

青萝连忙点头。

而旁边，三个人坐在方桌边，已经开始聊天。

“老方啊。我从教派那求来的好茶。快尝尝。”司长捧起茶杯，细细地喝了一口。

书生推开茶杯，摇了摇头。“只要答应我的要求，想怎么样都随你们。这茶，我就不喝了。”

“小宋，你的那份材料带来了吧？”张局长伸出手。青萝连忙把夹子里的证词交到他手里。张局长大略一翻，确认无误以后，把证词连带桌上放着的材料，整理一番，推到了司长面前。“司长，这些就是方副司长手下供认的全部情况。”

司长把茶杯放下，叹了口气。他拿起文章，一份一份细细地读着。宇文时不时给空杯添好水，张局长坐在椅子上眼观鼻鼻观心耐心等待。书生挺直身子坐着左腿抖个不停。青萝把把纸铺好，提起笔，随时准备作好记录。

他读得并不慢。

看到司长把最后一张纸放下，宇文立刻把散在桌上的材料规整妥当。司长抬手示意，宇文便把满满一摞证词放在书生面前。

“老方啊，你手下的小朋友，把事情都说了啊。看看吧。”

“教派的实验事故，和我无关。我提供的资源材料，和他们要的一模一样。不管这上面写了什么，我都是这些话。”书生语气急促，十分焦虑。

“那你跑什么？”张局长问。

“我说过了。实验发生事故结果将会不可挽回，我当然得把家人送走。”书生有些气急败坏。张局长笑着摇了摇头，他看了一眼青萝，提醒他把这句话记下。

“老方，咱们共事这么多年，跟教派的神仙们也不是头一天打交道。平心而论，上仙们搞了十多年，炸过多少次？泄露过多少次？咱们不也到今天了么？要对神仙们有信心啊。”司长慢条斯理地说。言下之意，他不相信书生的理由。“但是事故，就是事故。哪一次出了事故，咱们不都是彻查到底，追查到人？这次也一样，咱们得给教派一个交代。”宇文从架子中端出一盘糕点，捧到司长身边。等司长取走一块桂花糕后，宇文才把糕点端上桌。“当然，咱们肯定得找到事情的真相，对不对？是谁做的，责任就要他承担，一点都别想逃。可如果不是他做的，咱们也不会冤枉人。对不对？”司长又取走一块云纹卷。“所以啊老方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。万一要你承担责任，我拿自己担保，弟妹和小侄女，肯定不会受牵连。我给你个保证，你就把真话跟老哥说说，好不好？”

“放了我的妻子和女儿，把他们交给我岳父。等我看到我岳父的亲笔信和信物以后，我一定配合。”

“唉。老方你这个人啊。就是太倔。”司长叹了口气。这时秘书爬在司长的耳朵边，低声说了几句。司长一边听，一边点头。“你看吧，我就说老方你肯定被人冤枉了。还是有人在调查事情真相的嘛！”司长瞟了一眼张局长。“所以老方，你赶紧把话说明白。说完，我就立刻让弟妹和侄女走。你看好不好？”

书生一声冷笑，然后把眼睛闭上了。

张局长好像没有看到司长的眼神，仍然认真地翻着面前的材料。

宇文看青萝面前的茶杯空了，便端着茶壶过来。宇文倒茶的时候，青萝把一张纸推在他面前。看到上面的话，宇文连忙控制住惊讶的表情。他瞟了青萝一眼，然后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。

司长又开始劝说书生，张局长也在时不时抛出一个证词上的问题。可书生除了喝茶、重申自己的条件以外，仍然不肯多透露任何信息。

青萝又把茶喝完了，他请宇文过来再加满。宇文看到青萝不小心放在一旁的文字，略作思考，就点了点头。

青萝站起身来，走到张局长耳边，他伏下身子，低身说：“局长，我发现一些问题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，当着司长面说。”张局长有些不悦。

青萝只得站起身，用正常的声音同局长交流 BALABALA。他说自己发现证词里面有一些漏洞，可能是廖审查官的证词不全。张局长脸色变了变，对司长赔了个不是，就捧着桌上的材料，拉青萝到桌案边。青萝低声对张局长说明情况，希望能够说服他。

“小宋，下次可不能这样。”张局长低声说，但是脸上带着赞许的微笑。

“那好，你去我办公室找找，确认一下小廖的证词是不是落了一些在那边。”张局长说，但是他手上指着材料中的一个字，还特意在一个字上面敲了一敲。

烧。

青萝看到了张局长的动作，迎着他探视的目光，认真点了点头。

*他是想把廖审查官问出来的真相，烧掉。*

“哦对了，记得把我书架上，那个深红色的口袋，也拿过来。里面放着几张纸，别拿错了。”临走前，他还叮嘱了一句。

青萝离开会馆，大步向张局长办公室走去。

*我怎么可能把证据烧掉！*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700 - 栽赃

---

张局长办公室门口的守卫，不会讲一点情面。如果不是出示张局长的信物，他们不会放人进去。

廖审查官——青萝自己——问出的那份证词，正整整齐齐躺在张局长的书桌上。青萝仔细检查了一番，里面的内容一点不少。青萝也在书桌上找到了红色的口袋。口袋不大，青萝的手刚好能盖在上面。她好奇里面是什么，便小心打开口袋，抽出几张嫩黄色的纸张，上面画满了复杂的图形。

青萝刚开始修习术法，还没有学会根据图形来辨别力量。可是他知道，这些都是符箓。

*这些是哪来的？姓张的看着可不像修士。*

青萝知道，自己本来就是在钢丝上。两边都是悬崖，一不小心就会分身碎骨。可现在她才发现，脚下的钢丝其实是一条毒蛇。对手是凡人她还有信息，可牵扯到修士……

她打了一个冷战。她确信自己还没有暴露身份。以后的行动必须要小心。那么还要不要冒险将这份证词交给宇文？一旦发现有一个对手可能是修士，青萝就觉得所有对手都变得不可战胜。他赶忙将这个荒谬的想法赶出脑海。冷静地想，如果他现在不把证词交出去，反而会引起宇文的疑心。

*我现在没有选择。*



打定主意之后，青萝立刻行动起来。难得办公室中只有他一人，希望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能找到些有用的情报。青萝把书桌上、抽屉里、书架上一些好拿的材料，挑了一些翻开看一看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青萝把房间恢复到原状，离开了办公室。他夹子里装着廖审查官问出的供词，准备把这份交给秘书。他还在脑子里记下了几封信，信中记录着张局长和法务司另外一名项目组长，相互勾结的情况。青萝知道这些信在哪，也知道张局长伙同了谁，要诬陷书生。青萝希望，这些情报将来可以帮她扭转局面。

匆匆来到会馆，宇文秘书还在茅屋外等着。青萝把证词交给秘书，秘书大致一番，就仔细收了起来：“感谢你和廖兄的努力。司长会知道你们的贡献。”说完，宇文却向会馆外走去。

“宇文秘书，怎么了？”

“总督府来人拜访，司长得去接待。我特别找了个借口在这等你。快进去吧，张局长还在里面呢。”宇文一抱拳，便匆匆离开。

青萝推门，进入茅屋。

房间中，书生仍然坐在椅子上，隔着桌子，张局长坐在书生对面。他叼着烟，用力一吸，然后把烟屁股摁灭。张局长接过青萝递来的红色口袋，珍而重之地摸了摸，然后放在一边。

“签字画押。”张局长把面前的一张纸，推到书生面前。

“悔过书？”书生皱了皱眉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签了字摁了手印，就当你承认了过错。然后我放了你家人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我说了，先放了他们。然后咱们再谈。”书生把悔过书推回来。

“司长走之前说了，接下来的问询由我全权负责。”张局长敲着桌面，手指一起一落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可以把你的妻子，女儿，都请到这间屋子里，让你们一家团聚。”张局长微微翘起嘴角，因为他嘴边的疤痕，笑容一半冷酷，一半绽放。“你说，你是愿意看着她们在你面前受苦呢？还是愿意把字签了？”

“你敢！”书生嘴唇在颤抖。“司长说不会碰我家人！”

“共事这么些年，你真听不出他哪句是真哪句是假？”

“那个小宋！”书生把目光投过来，“把我接下来要说的都记下来！”书生扭头看向张局长，“我要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。”

“他不在乎。”张局长看到不看青萝，就知道他不会动笔。他只是盯着书生，“真相，假相。他根本不在乎这些。”张局长又点着一根烟，“这间屋子里发生过那么多事，你都记得吧？司长只想进来的人去承担责任。当然，是自愿的。”

“你别着急，我们还能商量。南区我刚买了个小花园，还没去住过……”书生额头上有密密麻麻的汗珠。

“老方，我有命拿钱，可未必有命花啊。”张局长摇摇头，然后笑了，“你看看你，跟以前那些人，真是一模一样。”他把悔过书又推回给书生，“签字，画押，后面的都好办。”

书生猛地站起，他大声对张局长说：“你以为我不懂你们的套路？只要签了字花了押，你们还管我死活？”

“唉……老方。你先坐下，咱们一帮伙计，现在就只剩四个。你以为我只会眼睁睁看着？”书生听张局长语气软下来，颓废地坐回椅子上。

“你以为现在我还会信你的话？”书生脸上露出苦笑。

张局长猛吸一口烟，然后把烟蒂掐灭。他打开那副深红色的口袋，把一叠符箓都掏出来，点出几张，把剩下的再放回去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书生问。

“这是为你好啊……”张局长叹了口气。他拿起一张浅黄色的符箓，口中冒出晦涩难懂的词句。

*他真的是修士！*

青萝控制住自己的神情动作，暗中运起体内的灵力以防万一。张局长发音难听，走字严重。青萝也没有感觉到他体内有丝毫灵力外泄。空气中，灵力却一阵激荡。符箓发动了，对象是书生。他的身体凝固在仓皇起身的动作上。

“张浩平你，你想怎样！”虽然身体无法活动，但是书生还能说出话来。

“教派的东西，就是厉害。”张局长咂着舌。“来小宋，给方副司长调个姿势。”他招呼青萝过来，但自己根本没有搭把手的意思。“不过老方啊，你这副模样，还真是难看透了。”张局长开心的笑着。

在张局长的指点下，青萝总算把书生在卧榻上摆好。张局长让青萝在旁边看着，自己把另外几张符箓贴在书生身上。“住手”“你想干什么”“放开我”的呼喊此起彼伏，书生现在被恐惧吞没了。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青萝也一样。

“这一套东西还真不好用。”张局长贴完符箓，把最后一张捏在手里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念出一段难听的咒文。灵力并没有波动。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“应该没错啊？”张局长重念了三次，每次都在某些地方有微妙的改变。但是仍然没有效果。

第四次却成功了。

书生痛苦的睁大双眼。他大张着嘴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他的脸因为充血而通红，血管在脖子上浮起。他双目仿佛在燃烧，口水从嘴角流出。不久之后，空气中奔涌的灵力平息下来。无声的痛苦才结束。书生除了大口喘息，什么都做不到。

“怎么样？你不喊出来，我都不知道有多疼。”张局长嘿嘿一笑。他扭过头，对青萝说，“小宋你看看，这不会留下痕迹，效果还不错。又好学，又好用。是不是应该在局里推广一下？”然后他摇了摇头，“只可惜这些是一次性的。而且每一套都不便宜。”接着，他叹了口气，“唉，还是缺钱。”

张局长从书生身上揭下符箓，然后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叠。

“咱们继续？”

该怎么办？

看得出书生的痛苦。张局长现在就像一个拿到新玩具的孩子一样，热情高涨。可青萝并不知道每一张符箓究竟会对书生造成多大损伤。房间里只有三个人，书生也明白青萝的身份。自己可以对张局长出手。从刚才张局长的行动，青萝已经断定他不是修士。可他依旧很难向张局长动手。与张局长交换身份之后，张局长本身就会成为一个谜。他的人际关系，他所掌握的信息与情报，甚至他的阴谋他的野心，青萝都一无所知。即便青萝可以模仿出他的为人处世——这根本不可能——青萝也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推进事情的发展。青萝甚至都不知道，张局长束缚书生的方法，该如何解除。该用哪张符箓？该用什么样的咒语？或者一段时间后会自己解除？

要不要赌？

可是万一青萝无法解开书生的束缚，那么帮助书生离开的难度将会大大提高。

青萝心中有一丝希望。因为他已经将证词交给秘书，或许，或许从他那里可以找到一些转机。

等秘书回来么？

青萝脑海中的思绪，如暴风般呼啸。而面前的书生，他的抵抗也终于崩溃了。

“不知道这种感受，你家的小姑娘能不能受得了？”张局长从口袋中又掏出一套符箓。

“我签，我签……”书生屈服了。

“早知道结果是这样，何苦受这么多罪呢？”张局长掏出一张红色的符箓，口念咒语，书生便瘫在椅子上。张局长把悔过书推到书生面前，“为了家人，千万不要反悔啊。”

书生痛苦地呼吸着。他用力撑起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上身趴在桌子上。颤抖地手拿起笔，在悔过书上潦草地写下名字，然后把笔甩在一旁。几滴墨水溅在纸上。书生把右手大拇指在红泥中捻了捻，却再没有力气抬起胳膊。

“小宋，过去帮帮忙。”张局长的兴奋从脸上慢慢消失。他把口袋在身上放好，点起一根烟，坐在床边的桌案旁。

青萝扶着书生的手，摁好手印，然后把悔过书交给张局长。

张局长眯着眼睛，把短短的悔过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。他优哉游哉地吸着烟，慢慢地吐出胸腔中的烟雾。他在享受这一刻。

掐灭烟头，张局长起身。

“小宋，收拾一下。给方副司长找身衣服。”他向门口走去。

*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*

自己为了书生的清白走到这一步。青萝不愿意功亏一篑。他决定行动。

青萝跟上张局长的脚步。

“小宋，去把活干了。”张局长撇回头，脚下没停。

“我送送局长。”青萝说，露出恭敬的笑容。

张局长走到门口，青萝走到他身后。

张局长伸手就要推门，青萝也慢慢抬起了手。

门开了。

“诶，这么巧？张局长有事要离开？”大开的门外，宇文秘书面带微笑。

## 【青萝路线】 - 1800 - 清白

---

张局长没有走成。

当宇文出示了司长信物的时候，张局长就无法离开了。司长的命令最大，持有司长信物之人的命令次之。宇文用礼貌的口吻，“命令”张局长留下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看到书生面无人色的样子，宇文皱着眉头问青萝。

“方副司长身体偶有不适，这有什么办法。”见青萝支支吾吾的，张局长搭腔帮忙。他知道，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在问自己，宇文只是碍于面子才朝小宋发话。

宇文扶书生起身，把他安放在躺椅上。然后倒了杯水，又找了些好吞咽的食物，放在书生面前。

“小宋，帮我做一下记录。”他说。

“宇文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张局长问。

“司长委托我，来向方副司长询问实验事故相关的事情经过。”宇文恭敬地回答。

“他已经承认了。”张局长抖了抖手中的悔过书。

“司长想知道的是真实的经过。”宇文面对书生，郑重其事的说。

书生睁开了眼，用虚弱的声音问：“我的家人……？”

宇文拉着书生的手，拍了拍：“放心吧，司长正在送您的家人离开。”

两行眼泪爬过书生的脸颊，滴在躺椅上。鼻涕和口水也混在眼泪中。书生把脸埋在臂弯里，低声地哭泣着。

青萝心中一痛。

虽然自己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终于等来了一份好结果。书生在最后因为痛苦而选择放弃，万念俱灰下，却等来了救赎。对，是救赎。

青萝鼻子微微一酸，然后用力忍住。

*别急别急。我还有自己的任务。*

花了一些时间，书生终于自己恢复了镇定。他靠在躺椅上，低声说着事情的经过。偶尔，宇文会问一些问题，书生稍微思考一下，就告知了结果。

张局长想要命令青萝离开，宇文当然没有让他成功。当张局长自己想要走的时候，宇文委婉地拒绝了他，可他还是离开了。

时间静静的流逝。书生慢慢讲述这自己的故事。青萝手中的笔锋，划过纸面，留下细细的声音。

“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”宇文问。

书生摇了摇头。“这些就是全部了。”

宇文向青萝要过记录，从头到尾又仔细看了一遍。青萝起身，站在宇文身旁。

“小宋，还得麻烦你一下。”宇文扭过头，对青萝说，“你还得帮我在记一些情况。”

*还有？*

青萝坐回桌案边，重新取出一些墨。

“方副司长，辛苦您了。我还有些问题想问。”宇文对书生说。他背对着青萝，青萝并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。“请问您与总督府之间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因公认识几位总督府的官员，其他只是泛泛之交。”书生慢慢喝了口水。

“您与总督府人员之间有信件往来么？”宇文问。

“会互通公文。”书生想了想，然后低头取了一小块糕点，“私人的话，没有。”

“您确定没有？”宇文接着问。

宇文这是怎么了？

青萝能听出宇文的问题中藏着一丝兴奋，就像猎犬闻到了猎物的血迹一般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小宋，把方副司长的话记下。”宇文扭过头来，面带笑容。问到血腥味的猎犬，首先会叫。

然后就会寻着血迹飞奔，不死不休。

宇文从怀中取出一封信。他伸手，把信拿到书生面前。

这封信？

青萝记得，这封信在书生的房中看到过，书生也确实把它交给了陈管家。这封信里，应该写着告知总督府灾难即将到来的消息。

“你从哪搞到的？”书生满面惊慌，挣扎着想要把信夺走，“这只是封家书！”

家书！？

宇文把信收回。“没错，只是封家书。司长大人很惊讶，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您还有个儿子。他在总督府卫队任职，已经做到副将，还差一点就能当总兵了吧？”宇文翘起腿，微微扬起下巴，“他这么年轻，还一表人才，相信要花掉不少钱吧？”宇文弯下腰，凑向书生，“您都跟总督府哪些官员打过交道？麻烦您交代一下。”

“只是钱财往来，没有其他关系！”书生想要站起身，但是双腿虚弱，他又摔回到躺椅中。

“没有其他关系？您在刚才的证词里，提到了几个采购点，今天可都被总督府卫队光顾了。这些采购点都是咱们法务司的财产，司长大人可是很痛心啊。”宇文摊开手中的记录，“要不要我指给您看看？”

“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跟总督府没有别的关系！法务司的情报，我没有交给他们！”

不管书生怎么说，咬到猎物的猎犬，是不会松口的。

宇文根本不在乎真相.....

青萝知道，宇文心中已经有了结论。他只想让书生承认，自己的结论是真的。

青萝不愿再等了。

他宁愿动手。

## 【请落路线】 - 1900 - 逃脱

---

“你.....你是谁？”书生被面前的景象吓到了。他在躺椅上努力缩成一团。他害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

“别害怕，是我。”青萝用自己原来的声音说。咒语启动了巫术，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变成宇文的样子。而面前的宇文，正在变成另外一个陌生的男人。

“青，青萝？”书生的表情从惊惧变成惊喜，“真的是你？”

“先别急着高兴。得把他处理掉。”青萝指着原本是宇文的男人，“我要把他藏起来，越晚被人发现越好。有什么地方？”

“里，里屋有一个库房，那里面不常被打扫。”书生指了指青萝背后，然后问，“他怎么样了？”

“死了。”青萝——已经变成宇文——扛着宇文——现在是有个陌生的男人——的身体，走进库房。

处置妥当后，青萝回到书生身边。“能站起来？”

书生扶着青萝的手，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然后又跌坐在躺椅上。书生喘着粗气，摇摇头。“别，别管我了，去救我家人。”

“你自己可就得死在这。”

“无所谓。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，就没想着能善终。”书生剧烈地咳嗽。他拉住青萝的手，认真地看着对方，“答应我，一定要救我家人。教派的实验泄露了，负责实验的执行官亲口告诉我枢机城很快就要遭难。带我的家人走。带他们离开这。”

书生亲口承认了青萝的猜测。可是青萝心中已经不在乎这些。

“那个执行官，你相信他？”

“我愿意把命交给他。”书生点点头，“拜托。”

青萝并不喜欢在自己的任务中加杂其他的感情，还有别人的意愿。可是现在自己做的事情，早就不是单纯的“完成任务”。她愿意救人，可是她更愿意书生能和真相一起，走到最后。

“别着急放弃。”

青萝走出茅屋，对远处的守卫招了招手。他自己的命令没用，可是他能以司长的身份说话。

“证人现在离开法务司，前往教派。”青萝本想让守卫把书生抬走，守卫却从另外一个房间里推出来一副带了两个轮子的椅子。这下方便多了。

趁守卫忙乎的时候，书生问青萝，为什么要去教派。青萝只回答了两个字——信标。青萝把信标，以及与其他人通信的法器，都藏在了身体里。在刚才料理宇文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信标取了出来。

即使书生仍然挂念着自己的家人，可听到青萝的安慰后，书生仍然放下了心。

“相信我，我会想办法。”即使青萝现在毫无头绪，可书生就像事情已经解决了一样，安详地躺在那里。

两名守卫推着轮椅在前面，青萝跟在后面。

书生躺在椅子上，微微地打着鼾。青萝一直没有放松警惕。他要担心的事情有很多。书生离开会馆，是否很快就会被发现？之后如何面对张局长和司长？书生的家人在哪？怎么救他们出来？

青萝心中还有一个模糊的念头。书生证词中的内容与总督府的行动一致，真的只是巧合么？

*书生所说的，是否就是真相？*

“怎么不走了？”青萝看面前的轮椅停下，顺嘴就问了一句。

“长官，前面是执法队的队伍。”推车的守卫回话。

青萝抬头，看到前面是一队身穿劲装皮甲的人。队伍当先，就是在书生宅院中见过的大花。他圆睁着眼睛，看向了这边。

“方大哥！”大花哈哈大笑，就朝这边走来。

*该死，他从哪冒出来的？*

青萝在脑子里飞速旋转应对策略。椅子中的书生，背着一嗓子警醒了。他抬起手，揉揉眼睛。

大花没给青萝留太多时间，几步就俩到书生面前。

“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！”大花看清了书生的模样，十分愤怒。“是你干的？”他朝青萝怒喝。

“这是监察局的手段。我奉命护送方……”

“这帮王八蛋还真敢对大哥下手！”大花没等青萝说完，就气得直嚷嚷。

“大花……”书生低声问，“你嫂子和你侄女呢？”

“她们就跟在后面。”大花大手一挥，队伍中的几个大汉松开手，一名妇女拉着孩子，就跑向了这边。

大花看着一家团圆的样子，眼眶有些湿润。“司长叫你送大哥过来？”大花揉揉鼻子，对青萝说。

“是大人的命令。不知您这是往哪去？”

“总督府要人，司长就让我护送方大哥一家往教派去。我还说过去找你呢，没想到司长的命令先到了。”大花拍了拍青萝肩膀，“真是省了我好多事。”

*幸好他是个粗人！*



青萝背后冒着冷汗。大花没有发现自己话中的漏洞！

大花的队伍接管了书生。青萝执意要跟在后面，大花也就由他去了。一路上书生夫人的目光不停恶狠狠地看着青萝。她以为造成书生这样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吧？虽然不全是，但青萝心中也无法理直气壮的否认。

终于来到了教区传送阵。

“小兄弟，多谢你了，请回吧！”大花扬手，并不想让青萝跟到最后。

“宇文秘书，”听到大花这么说，书生赶紧扭过头，向青萝伸出手。“我有话要说。”

“大哥，法阵马上就要启动了。”

“那就到那面再说。”书生抓着青萝的手，丝毫不肯放松。

“司长给我的命令，是护送方副司长到教区。现在还没到，请您通融。”青萝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大花想了想，大手一挥，“好吧！大哥说了算！”

站在传送阵上，空气中的灵力开始慢慢被激活。

青萝站在书生的身旁，轮椅后面就是书生的夫人，书生的女儿伸着小手拽着书生的袖子。

“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……”书生看着青萝的眼睛，一直在低声重复着三个字。

灵力开始悦动。

“相公你是怎么了？”妻子摸着书生的额头，“是不是有点发烧？大花，你大哥他不太舒服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愤怒地推开青萝。

“妈妈……”书生的女儿被吓到了，张嘴哭了出来。

灵力仿佛听到了歌声，开始在空气中舞动。

“嫂子。你可别乱动。咱们有事过去再说！”大花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。

“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……”书生死死地抓着青萝的手。

可是青萝已经把信标放在了那人身上。

传送开始。

青萝也同时启动了法术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130 - 逃

饕郭努力想要直起身体，但他觉得自己好像站在波涛滚滚的江水上，世界都在摇晃。

尖啸声在耳中蜂鸣。隐隐约有哭喊与呻吟的声音。

眼前是滚滚浓烟四溢。片刻之前，还在自己身边吃着棒棒糖留着鼻涕的小孩子，现在正躺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满面鲜血，仿佛没了呼吸。

爆炸……

饕郭感觉脑袋中好像有什么在尖叫，他用力晃头，想把这个犯人的东西，赶走却一个趔趄摔在地上。前面原本是传送阵的地方，现在只是一片废墟。本应被传送走的人们，现在正躺在废墟里。饕郭身边不断有人跑过，他们尖叫着，大喊着，痛哭着。

天胡他没事吧？

饕郭站起身，逆着人流往前走。

“保持秩序！大家保持秩序！注意脚下！千万不要摔倒！”饕郭看向喊话的人，那是一个攒甲的卫兵。他的头盔不见了，额角正淌着血。他身上的甲冑布满灰尘。他手中的长枪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

可是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。

每一个人，都在被其他人的脚步裹挟着向前。他们像潮水般奔涌，有人不小心摔倒，然后激起一小片混乱，像一点水花，然后消失不见。而饕郭，就像潮水中的礁石。

可礁石并不能向前。

“那边那个夜叉人！站住！原地不许动！”

饕郭顺着喊话的声音看去，有一个卫兵正指着自己。

为什么看着我？

不过夜叉人三个字提醒了他。饕郭赶忙摸了摸头，才发现风貌不见了。他的上衣也已经破碎不堪，太阳穴上的两只尖角，已无处可藏。

卫兵喊向其他同僚。他们都看到了饕郭，拿着武器，小心地从远处靠近。他们的脸色十分严峻，好像在面对一只猛兽，而猛兽嘴里还有人的残肢。

不是我干的！

“不是我干的！”饕郭冲他们大喊。而卫兵们却加快了步伐。

恐惧与绝望迅速在饕郭心中蔓延。他转回身，顺着人流逃窜。

“那边！那个长角的大个子！别让他跑了！”

饕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追。他的心脏剧烈的搏动，拼命迈开双腿。他挤出人群，转过街角。他撞到一个挑扁担的小贩，回过看到筐里的瓷碗碎了一地。饕郭脚下没停，钻进无人的街道。

后面依然紧追不舍。小贩哭诉的声音在给卫兵指路。饕郭拐进了一条漆黑的小巷。

饕郭不知道自己还要跑多久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后面追他。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逃。或许停下来跟卫兵解释一下就好？不，他们会把自己关起来，随便给自己栽个罪名。杀头？劳役？还是流放？饕郭不敢想。

“伙计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前面有人出声打断了饕郭的思路。有两个人蹲在墙边，另一个坐在台阶上。他们衣衫不整，腰间插着短刀。

“看你这大气喘的。咋了？被人撵了啊？”坐在台阶上的人站起身来，咧着嘴坏笑。他脑袋上扎成一缕一缕的小辫，一边摇一边跳。

饕郭停下脚步，一边喘气一边点头。他能听到脚步声，就要靠近巷口。他一脸焦急地看着面前的人，看上去不怀好意。

*可或许，他们只是看上去有一副坏心肠？*

“帮，帮帮我。有人在追我。”

“嘿嘿，好说。”扎小辫的人向饕郭招了招手。饕郭连忙跟过去。那人走向巷边一座破板房，一把拉开门，“老胡，把伙计在里面藏好。”

“嘿老白，哪找的？”门里面有一个矮胖子，他抬着头，看到饕郭以后一脸惊讶。

“哪那么多话，快点！”老白在后面一推饕郭，饕郭弯腰下楼梯，跟在矮胖子身后。

背后的门板，啪一声摔在门框上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200 - 被捕

---

“白秃子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大高个往这边走？”

饕郭躲在楼梯拐角，听着外面的声音。

“伙计，你往里面走走，一会人得下来喽！”矮胖子拍拍饕郭的腰，指向里面。屋子里点着一盏油腻腻的灯，照不亮黑漆漆的屋角。

“啥大高个？嘿嘿，来梁队，抽一支。”

“长角的大个子，一个夜叉人。你没看见？”

“夜叉人？看见了，往那边跑了！”

除了喘息声，还有脚步声走来走去。

“里面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兄弟几个在这边等人，打会牌上来透透气。里面真没别人。”

后腰被人拍了一下，饕郭赶快扭回头。矮个子快步走到房间里面，一边扭过头对饕郭说，“快，里屋。”矮个子摸到墙板，不知在什么地方抠了一下，然后就在墙上滑开一个口子。“快快”，矮个子对饕郭挥手。饕郭弯腰，跨步刚把头伸进墙里，矮个子就在他屁股后面推了一把。饕郭扑倒在地，背后哗一声，周围的亮光全都消失了。

“老白外面咋回事啊……呦，这不是梁队么？咋有功夫看看兄弟们？”外面响起矮胖子的声音。然后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饕郭慢慢爬起身，怕碰到黑暗中的东西。他的血管里好像有一条龙在咆哮，他的耳朵里仿佛雷鸣。饕郭缩在原地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他紧紧屏住呼吸。

不要抓到我。

“还有心思玩牌呢？”是那个梁队在说话，“怎么？等人来交货啊？”

薄薄的一扇木板外，是几个人踱来踱去的脚步声。饕郭紧紧捂着口鼻。

“嘿嘿，都是点小生意。”

“不是什么规矩的事吧？”

“您看您这话说的。我们老大可都按时上过礼。您可别为难我们啊。”

“你们这帮王八蛋，跟了百足帮以后，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啊！下次可别再让我遇上！”

“梁队您慢走！”

脚步声从屋子挪上楼梯，然后是开门的声音。饕郭不敢松懈，等关门的声音响起后，他才敢深呼吸。

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打开面前的木板。

过一会，开门，下楼，一共是四个人的脚步声。

“准备好没？”

“齐了齐了，东西都齐了。”

“再别出错了啊。”

外面是几个人低声交谈的声音。然后有人敲了敲饕郭面前的木板，“伙计，他们都走了，你没事了啊。”是老白在说话。

然后面前忽然敞亮起来。昏黄的灯光在面前画出一个方形的图景，有自由的风钻入，拂过饕郭冷汗密布的额头。饕郭能看到方形中有个剪影，影子弯着腰，扶着墙，发出老白的声音。“出来吧，小心头。”

饕郭先把头从方洞中伸出去。他弯着腰，用并不舒服的姿势向外挪。

然后有人在他右边脖颈上拍了一下。一股电流钻入四肢百骸，饕郭忽然全身脱力，摔倒在地。他的下巴猛地磕在地上。不只是因为电流，还是因为撞击，还是因为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，饕郭意识到了什么，但是不知该做什么反应。

他们干什么？

饕郭瘫倒在地，他努力挣扎着想要站起。

“再补一下再补一下，老胡你行不行啊！”

为什么？

“卧槽这牲口还挺可以啊！看你爷爷的厉害！”

又一股电流在饕郭体内奔涌。从后脑勺到手指脚尖，饕郭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具坚硬的雕塑。他眼前有些恍惚。他控制不住自己。他浑身颤抖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他一点点摆动身体向前蠕动。

他想逃。

“老胡你是不是念错了！这家伙还醒着呢！”

“放屁！是这次货不好！”

“赶紧再来一下！”

一阵短促的咒语之后，又一股电流从头顶释放进自己的身体。饕郭闭上了眼。他感受不到自己。

“卧槽，没听说这家伙这么猛啊。三下才放倒。”

“刚才真是吓坏我了。老白你下次打听清楚要追什么东西，这回可不能再照原价收钱啊。”

“还用你说！他们早说跑了个硬货……”

可是他的意识并没有离开。饕郭还能听到声音，断断续续。

“……幸好还有存货……”

“……电死他……”

饕郭的感觉回来了。他的手，脚都被捆住。

“……口水……恶心……”

他的嘴里被塞上东西，眼前被蒙上布子。

“……拖走……领钱……”

他感觉自己被抬起来，然后再被丢下，然后是骨碌碌的车轮声在自己身下传来。

饕郭被潮湿腥咸的味道所包围，还有些许木头的味道。当车轮滚过高低不平的石板路，饕郭便不由自主的左右摇晃。他的头会顶到一个坚硬的东西，几滴散发着腥臭的液体会溅到脸上，他便听到有粘稠物体在容器中晃动的声音。

“停下！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”

“回军爷，车上都是鱼。”

“你这鱼都臭了啊！过去吧！”

车轮滚滚向前。饕郭的意识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体，可他失去了力气。他的四肢百骸，就像久疏问候的友人一样，虽然还都活得好好的，却听不到他们的讯息。

怎么办？

饕郭没有任何办法。他无力逃脱，也无力思考。

车停了。

卸货的声音。

有人架着饕郭的双腿和双臂，把他抬起来，然后扔在地上。

“真他娘的重。”

“小心点！摔坏了可得你们掏钱赔啊！”是一个没听过的声音，气急败坏。

“郁总，这家伙可结实的很，可是摔不坏！”

饕郭被抬起，然后放在硬板上面。他又车轮与地面接触的吱呀声。

“有点磕碰都不行！这可是老板要追回的货，你们可小心点！”

吱吱呀呀的声音终于停了。饕郭感觉被人抬起，虽然脚能够到地面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迈开双腿——膝盖和脚腕上的绳索，让他感到双脚冰凉。两边的人用力把他举起，然后又两根棍子从饕郭的腋下穿过。

“给他换上铐子。”

冰凉的东西套在饕郭手上。脚腕上被人一阵摆弄，好像也换上了什么东西。然后有人把捆在他四肢的绳子割断，可是他的手脚却仍然被牢牢固定在什么地方。饕郭感到自己现在被摆成了一个颓废的大字，双手微微离开身体，双脚稍稍张开，还有两根棍子撑在他的腋下，不让他垮掉。

然后他眼前的黑布被扯下来了。

“你们他妈的搞错了！”饕郭听到面前有人大喊，几滴口水溅在自己脸上脖子上。他的眼睛正在努力适应灯光。

“怎么可能？不是跑了一个夜叉人么？”老白嘟嘟囔囔地说着。

“放屁！我丢了个木桶你给拿来一个尿盆，能一样么？”眼前一个人影模模糊糊在晃。

“他们都长一样，老板看不出来吧……”

“要是卖不出去好价钱，你们就死定了！”这个人长着一张长脸，戴着一副小圆眼镜，黑黑的头发贴着头皮向后梳，在后脑勺束成一根小辫子。“不过这玩意倒是结实得很啊。”他身处巴掌拍拍饕郭的胸口，捏捏了手臂，又捅了捅腹部。“这事我就当你们办成了。但是你们必须把逃跑的畜生找回来。不然小心老板扒了你们的皮！”他对旁边的老白说。然后抬眼瞧了瞧饕郭。小圆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眯着，眼角还有一颗痣。

“叫人过来，把他抬下去。”小眼睛发话了，他背后响起开门的声音。饕郭看到走进来几名大汉，把自己从架子上取下来。两只手两只脚啪一声贴在一起，饕郭像根人棍一样摔倒在地。大汉从他手脚之间穿过一条杆子，两边一台，把他像架猪一样抬起。饕郭面前只有天花板。努力仰头，可以看到一个人满目严峻满脸冒汗。努力低头，可以看到自己双手和双脚上都有一个黑色的铁环。

穿过们，穿过走廊，下楼。一扇门被打开。饕郭能听到有人在喊叫。房间的角落里，有人在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，向大汉说着什么。

“别嚷嚷！”有人在喊，夹杂着铁棍撞击铁门的声音。喊叫声停止了。

穿过门，下楼，向前走，停下。

“嘿诶！让开啊！死啦？不会动一动？”房间中有些许亮光，从靠近屋顶的一排铁窗洒进来。饕郭努力看向旁边，依稀能够看到几排高大的身影。他们都坐在地上，不知为什么双手握着双脚。大汉的脚踢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连忙让开一条更宽的过道。

大汉来到房间最里头，把饕郭丢在地上。他们把杆子抽走，然后像拖货物一样，抓着饕郭的手腕，向前拖动。地面虽然潮湿，但是皮肤被撕扯的感觉依然让饕郭感到疼痛。大汉把饕郭的手脚套在一条铁锁链上，然后就出去了。

“他妈的。这王八蛋怎么这么沉。”一个大汉对旁边的伙计说，然后走上台阶。啪一声，铁门被关上。

饕郭总算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影摆出那副奇怪的姿势。他手脚上的四个铁环好像长在了一起，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法分开。而现在还有一根铁锁链穿在上面。饕郭扭动着坐起身，看到自己前方有一个人，正用扭曲的姿势打量着自己。他头上长着角。

自己的左右，也是一条条锁链上穿着一个个人形。他们有男有女。

他们都在看着自己。

他们头上都长着角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330 - 奴隶

---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饕郭向左面的人说。那是一个小伙子，看上去很年轻，身体很结实。如果他站直，应该只比自己低半头。“我……你说的我听不懂。你能不能说标准语？”

房间左边的角落里，有人在低声呻吟。在呻吟声的旁边，还有人在用听不懂的话语，翻来覆去地念着什么。

“朔风怎么样了？他问。”右边传来一个有些沙哑的女声。饕郭看过去，是一个年轻女性。遮身的衣服虽然宽大简陋，但是看得出她身材苗条紧致。她面露疲态，对饕郭微笑。

“朔风是谁？”

“我们的兄弟，你的位置，原来。”她说得磕磕巴巴，还带着口音。

“炎火！不许说话！他！叛徒！”前面忽然有发出一个愤怒的声音。饕郭右边的女性，使用饕郭听不懂的语言，同前面的人争论。可是炎火的声音渐渐变低，最后只剩下前面的男人在说话。语气严肃，像在教训人。

“巅土，大战士。你是叛徒，他说。不记得语言，我们的，他说。”炎火惭愧地笑了笑，歪了歪头，“爱生气，他。尊敬他，我们。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”可是饕郭隐隐觉得，自己不是不明白，只是忘了，“他说我是叛徒？”

炎火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“部落，我们的，生活好，原来。叛徒，外人，带来。我们的东西，他们，骗。他们，我们的男人，骗。他们，我们的女人，抢。外人，我，带来这里。”炎火静静地说，“那个叛徒，我们的语言，说不好。你，我们的语言，忘了。你，叛徒，巅土说。”

“忘了，不是叛徒，你。”

呻吟声还在。它旁边的念诵声就像咒语一样，让饕郭昏昏欲睡。

忽然，铁门打开的声音响起，“叨叨叨，叨叨叨，成天就他娘的知道吃和说话，真他娘的浪费！”说话的，是之前搬饕郭进来的一个看守。听到声响，念诵声忽然又变成大声的乞求。

饕郭抬起头，看向门口。

“又吵吵是不是？吵吵啥呢吵吵！”看守忽然看向饕郭这边，一扬下巴，“嘿那个婊子！这娘们在说啥呢？”

炎火的声音在饕郭身边响起：“病了，她的孩子。救救孩子，求你，她说。”

“真是要死不死的。”看守念叨了一句，然后大声说。“先他娘的吃饭！”然后脚步声从门口走下楼梯。

饕郭这才看清，他手里拎了一个大桶，从桶底向上弯弯地伸出一张嘴。他后面还跟着两个人，一个手上捧着一摞碗，一个拎着一个大袋子，鼓鼓囊囊像是装满了圆形的东西。



看守经过每个人的时候，都会在他旁边放个碗，然后从桶嘴里到处些粘稠的粥，然后从袋子里掏出个馒头扔在粥上。提桶的看守，自从把桶嘴上的盖子拧下来以后，眉头鼻子就一直皱着。饕郭看着自己身旁的碗。粘稠的粥里面不知道有什么，是深棕墨绿混杂在一起的颜色，闻起来臭极了。

看守走到左边的角落。他把跪着的女人推开，看了看他旁边瘦小的孩子。然后跟两个大汉向楼梯走去。

“大哥？咋办？”

“长那么瘦，估计也卖不出去啥好价钱。死了得了。”

“那还跟郁总说么？”

“不说可就是你掏钱了啊！而且这都什么猪食啊，闻着太他妈的臭了……”铁门关上，把说话声挡在外面。

等看守出了屋子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在四周响起。

角落里那个女人朝这边问话。炎火只回了短短的一句。然后女人又开始反复念白这听不懂的话语。

“她说什么？”饕郭问。

“有没有救，儿子，她问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有救。”

他看向旁边。每一个人都用身体，慢慢把碗移到身边一个合适的距离，然后在让身体退开一些，才不至于倒下时把碗碰撒。他们都伸着脖子，只用嘴，努力把馒头和碗里的东西装进肚子里。饕郭根本没有胃口。他用身体把碗向炎火那边移了移。“你吃了吧。”

炎火点点头，冲他露出高兴的笑容。

四周响起吞咽的声音。饕郭侧身躺倒在地，看着靠近屋顶的铁窗。妇人的念白让他有些恍惚。此起彼伏的吞咽声，让饕郭想起蚂蚁肢解大甲虫的声音。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大甲虫。他感觉自己已经死了。肉体的自己正躺在原地，灵魂的自己已经飘在空气中。他听到了祖先的召唤，灵魂回过头想要最后再看看肉体。肉体渺无声息的躺在尘土里，无数张嘴在从肉体上撕下皮肉，可灵魂却感受不到痛苦。

*为什么会这样？*

“嘿！你！嘿！”饕郭忽然从恍惚中惊醒。他看向右边的炎火。

“回来，你？”炎火面露疑问。

“我没事。”饕郭点点头，“我回来了。”

“朔风，有没有见过，问你，他。”炎火向饕郭示意。饕郭扭向左边，看到那个年轻人正一脸向往地看着自己。

“没有。”饕郭遗憾地摇摇头。炎火把饕郭的意思，翻译成他们的话语。可是年轻人脸上并没有露出惋惜的神色。饕郭看着面前年轻人，听着炎火的声音，努力把蹩脚的普通话拼凑起来，猜测着年轻人笑容背后的含义。

朔风是他的好朋友。

朔风想要逃走。

有一天，朔风假装生病，然后就被带走了。

朔风再也没有回来。

他一定会逃掉，在外面过上好日子。

然后前面又响起了愤怒的话语，像是在咒骂什么。炎火努力辩解几句，然后就不吭声了。

“他说什么？”饕郭问。

“没有好日子，外面，巛土说。”炎火撇了撇嘴，掉了一滴眼泪。那个年轻人，仍然挂着神往的微笑。他已经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。

“炎火，有好日子。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不用受苦……”

“骗子！”愤怒的巛土，忽然压抑住声音，“你们都是骗子。漠月就是这么说的，他偷走了我们的信任，然后毁了我的部落，把我们扔在这里！你们这帮忘记祖先语言的骗子，你们不是龙神的子孙！”

*龙神的子孙。*

“我是！”

“你是？你的部落是什么？还还能记得你的图腾？”巛土哈哈大笑，“骗子！”

*从现在开始，焚星部就是你了。*

“焚星……”饕郭的记忆有些松动，脑海中翻起几个画面。好像有一个威武的背影，还有一个慈祥的臂弯。记忆中的两个字不经意间从他嘴唇间溜走，他赶忙堵住记忆的裂纹。

“伟大的焚星部已经灭亡了！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，怎么会留下你这样的孩子？”巛土又换回了饕郭听不懂的语言。

“焚星部？你？”身旁响起炎火好奇的声音。

“不，我不是。”饕郭摇摇头。自己一定不会是焚星部的后裔。

“怎么来的，你？故事？”炎火眼中的好奇更盛了。

“我没什么故事。”饕郭摇摇头。他记不太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。脑子里能够回忆起的最后一个画面，就是自己十多岁的某一天，他睁开眼看发现自己正躺在棉被里，面前站着微尘上师。往前的记忆，是一片混沌，他看不清其中的图景，问不出其中的气味，记不起其中的情绪。而往后的记忆，单调而乏味。每日重复着呐喊，想要召唤莫须有的力量，然后就是痛苦与失败。伴随着数不尽的痛苦与泪水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壮，却再也没有人愿意与他交谈。

“没什么可说的。”饕郭又躺倒在地，陷入恍惚，任凭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感受离自己而去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400 - 舞台

---

郁总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正陪着一个高个华服的人，在房间里逡巡。

“你。”“你。”“这个不错。”“嗯，这个也可以。”

华服之人会在每个人身边停一阵，仔细观察这个人的面貌和身体。或者走向下一人，或者点出这个人，然后在手中的本上记一笔。

饕郭被选中了。

“付先生，这……”郁总很是犹豫。

华服之人斜眼看着他，问：“这一头面貌周正，身体健硕。难道郁先生有什么隐瞒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郁总连忙点头。

付先生转向炎火。她也被选中了。

两人离开之后，房间里响起低语的议论。有人欢喜，有人忧愁。饕郭赶忙问炎火，炎火却有些困惑。她说之前已经有几次了，被那个穿花衣服的人点到的人，就再也没回来。有人说是去过好日子了，有人说是被抓去吃了。究竟是哪样，炎火也不清楚。

*抓去吃了？怎么可能。*

可是跳过也肯定，绝对不是什么“好日子”。

议论声很快被打断了。从门外走进几名看守，与被点到的人数目一致。其中一名来到饕郭面前。他拿着手中的铁索，弯下腰，嘴里一边念着什么，一边摆弄饕郭手脚上的铁环。然后四个铁环分成了三组。虽然两只手还贴在一起，可两只脚可以自由活动。看守手中的铁索连着饕郭手上的铁环，他提了提铁索，示意饕郭自己爬起来。

饕郭看了看四周。大家都老老实实地站起身，没有人敢反抗。前面站起一个狮子一般强壮的夜叉人，他向旁边吐了口吐沫，然后被看守一棍抽在背上。他扭回头看向饕郭。饕郭猜那就是巛土，因为他的目光里满是仇恨。

看守带着他们离开了爬上楼梯，离开了房间。穿过陈旧的走廊，来到另一个宽敞的房间里。看守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桶水，和一叠衣服。一名看守走到炎火面前，告诉她先用水擦

干净身体，再换上发的这身衣服。看守重复了几遍，确定炎火听明白了，才退到一边。炎火把看守的意思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重复一遍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行动了。

要擦干净身体，就得把身上的衣服脱光。除了饕郭，所有人都没有犹豫。

“诶你看啊，这帮畜生真不要脸，说脱就脱诶。”

“不然是畜生呢。给你你不害臊啊？”

“我的天那头母的身材真他娘的棒诶！”

“你还真是变态啊，这都能给你看硬？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，把角遮住了不都和咱的娘们一样么？烟雨楼的姑娘，这种身材，你算算一晚上得多钱吧？”

“不嫌脏……”

看守在旁边聊的话，全钻进饕郭耳朵里。旁边有个姑娘把桶摆在前面，冲看守说了些什么。看守都一脸紧张，手里攥着铁棒。

“嘿！她说啥呢？”有人问炎火。

“水脏。换新的，擦干净。”炎火说。

看守一阵嗤笑。有人从旁边有拎来一桶水。

“诶老哥，要是刚才这母的冲过来怎么办？我听说夜叉人力气都大得很啊？”

“你是怕她冲过来然后把你摁在地上骑死吧？”

“卧槽不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你看那边那个磨磨蹭蹭的啊。”交谈中的看守指了指饕郭，饕郭装作没有听到。不知道看守念了什么，饕郭的四肢忽然相互吸引，四个铁环又贴在一起。他站立不稳，直直地摔倒在地。水桶被碰倒，里面的水全洒在了地上。

“你他娘的别乱玩！马上就要上台了，要是出了事你命不要啦？”

铁环之间的吸力消失了，饕郭从地上爬起来。他不敢抬头看任何人。他能想象到看守们的表情。他甚至觉得旁边的夜叉人也在嘲笑自己。他想把自己藏起来。可是他遮遮掩掩地动作把所有看守都逗乐了。

*为什么总是我？*

饕郭的心中燃起一股火焰。他恨自己，也恨其他赤身裸体的夜叉人。他抬起头，却看到每一个长角的人都满脸怒气地瞪着看守，却无动于衷。

换好衣服之后，看守把所有人都带出房间。他们向前的路上，人越来越多。所有经过的人，都在议论着他们的衣服。

“不要脸。”“成何体统。”“婊子。”“贱人。”这些人好像忘记了他们有还长着角，可他们的话语一样恶毒。

转过拐角，前面是一个通道。通道里堆满了各种物品，还不时有新的物品被拿来或搬走。靠墙的地方有一个架子，横向有两根铁杆，大约在饕郭胸口和脚腕的高度。看守把他们带到架子旁，然后把手脚的铁环固定在两根铁杆上，便离开了。

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的目光都恋恋不舍，流连在女夜叉人的大腿根和小腹。

从正面看，女性的衣服，上身只能遮住胸口，下身只能遮住臀胯。而男性的衣服，上神毫无遮掩，下身也没有比女性长出一寸。所有的短裤正面，都写着一个大大的数字。可饕郭觉得，即使男女衣装的后背都遮的严严实实，他依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穿。

“强健的肉体是龙神的赐福。怎么，你觉得丢脸？”巛土对饕郭说，面露嘲笑。

“你看你看，好大的胸肌啊！”几个衣着艳丽的年轻女性走过来，叽叽喳喳的围过来。一个人鼓足勇气，在巛土胸口用力戳了戳，之后就是一片尖叫，面露潮红。

“都给我注意一点啊！”一只雪白的手，敲着兰花指挑开帘子。一个衣着鲜艳的描眉画目的男人从通道那边走来。“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这些小浪蹄子可别给我记错顺序！”

“好~”姑娘们纷纷万福请安，然后莺声燕语在四处飘荡。

帘子外面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身边总有人来来回回地忙碌。通道里放满了饕郭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件。

饕郭发现，在旁人的眼中，自己和那些闪闪发亮的瓶瓶罐罐，其实一点区别都没有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430 - 求救

---

一件又一件物品被衣着艳丽的女孩子拿起。有人挑开帘子，几个女孩子的脸上便绽出笑容，袅袅婷婷地走向出通道。帘子放下，剩下的女孩子就长出一口气。她们小声地聊着，互相诉说心中的焦虑与激动。

而饕郭的心中，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。

没有天胡，青萝，雨晴的消息。他在法器中呼喊，没有任何人回应。或许，他们已经完成任务回去了。

*啊，我知道了。*

饕郭明白了为什么这次的任务里会有自己。距离上一次召唤龙神降身，已经过去五年了。对于平等院，自己应该毫无价值了吧？他们只是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处理掉自己。毕竟在任务中死去或者失踪，可以给他们省去很多事情。

*无所谓了。*

他不在乎帘子后面有什么，台下坐的是谁。自己只是一个物件，物件会被人买，没走以后会被人使用。不过如此而已。

旁边走来一队衣着精悍的侍卫，他们走到架子旁，检查一下饕郭等人手脚上的铁环，然后把它们从横杆上接下。每个人身边，左右都各站一人。左侧是个姑娘，右侧是个侍卫。饕郭低头看向左边，那个姑娘也抬头看向他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姑娘忽然露出一个羞赧的微笑。她低下头去，伸出小手拍拍自己的胸口。饕郭转回头，目视前方。

帘子挑开了。

女孩子先迈出步伐，然后一组接着一组鱼贯而出。

帘子外面灯火辉煌，四周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叹。

“先生们女士们，下面我为大家介绍，第十五批次拍卖品，龙神后裔！”

女孩子们走到台中站定，然后秀出几个舞步，便退下舞台。侍卫退在舞台里侧，饕郭能感到一道道严密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扫视。

“.....奈何战况危机，一条条天龙纷纷自灭龙魂。最后一条天龙与神女交合，诞下了这支血脉.....”

“放屁。”一旁的巅土，轻轻地说出一句。

“.....请看他们强健的肉体，不仅仅精力充沛，而且凡铁难入。无论是看家护院，还是共赴巫山，都是绝佳人选.....”

那个男身女相的司仪，从一旁的桌案上拿起一柄短刀。抽刀离鞘，刀刃在手中翻飞，向台下展示寒光四射。伴着舞步，他来到炎火身边。短刀刺向炎火的小腹。刀尖只在她皮肤上压下去一个深深的印痕，却没有留下一滴鲜血。

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，还有淫靡的笑声。

饕郭微微眯起眼睛。逆着灯光，他想看清下面究竟是什么人在鼓掌，是什么人在笑。

“.....请台上的拍卖品，向贵客们展示身体。也请贵客们记下他们的编号！我们的拍卖马上就要开始，请各位抓紧时间挑选.....”

司仪正在努力炒热气氛。台下正在为了胸腿而争执，台上懵懵懂懂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
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
巅土在努力展示着自己的身体。他鼓起自己的胸肌，收起自己的腹部，绷紧自己的大腿。他在用听不懂的语言小声说着什么，台上的人都能听到。饕郭听到了他的话，却没有往心里去。他觉得自己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。不管是巅土的话语，还是台下的议论声，都在慢慢融入这个世界的背景。饕郭有些恍惚，他的灵魂好像又离开了他的肉体。他能清晰地看到台下每一个人的表情。他们张开的嘴唇，他们喷出的唾液，他们圆睁的眼睛，还有他们眼中的欲望。

时间好像放慢了。

他跟一个人对上了目光。他看到那个人脸上的惊慌，看到了他伸出手想要遮住自己的脸，看到他想要转身挤过人群，看到他想要离开。

他在舞台下，从前往后第七排，从左往右第十三个位置。

“姚管事！”

饕郭大喊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500 - 姚管事的安排

---

“让你他妈的乱喊！”

皮鞭抽在身上，即使不会皮开肉绽，但依然会在皮肤上留下一个又高又肿的红印子。

“是不是你们他妈的没交代清楚？捅这么大的篓子，一个个不要命了是吧？”

饕郭身边惨叫声此起彼伏。身左身右七八个架子上，都挂着人。有些面孔好像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见过，有些面孔好像属于把自己从车上抬下来的人，有些面孔记不清了。他们身上绽开了鲜红的口子，随着皮鞭飞舞，血液飞溅。

饕郭身上的每一滴血，都是别人的。也许因为自己不会感受到太多疼痛，所以他人的惨叫，在自己听来就好像做戏一样。

*哪有那么痛。*

饕郭心里有些好笑。

忽然记忆中闪过一个画面。年幼的自己也是这样被拴在架子上，面前有一个人扶着膝盖，一边穿着粗气，一边摆摆手讨饶。他手里有半截鞭子，剩下的半截碎成好几段，散落在地上。灵魂的自己好像穿过重重云雾，看向彼时稚嫩的脸庞。汗水流过沾满泥土的脸庞，留下黑色印记和白色的结晶。嘴唇干枯，白色的死皮支棱着，随着呼吸上下摇摆。漂浮在空中的灵魂一转头，记忆中的场景天翻地覆，又变换成刚才灯火璀璨的舞台。肉体的自己强壮威武，正在直愣愣的看着台下。那个人听见自己的喊声，却装作没有听到。舞台身处的看守扑上来，把自己仍在喊叫的肉体摁倒，然后拖下去。台下的那个人看了一眼台上，然后用手遮着脸，在兴奋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，离开了。

记忆中的景象清晰可见，自己应该没有记错。

*不，一定是自己记错了。姚管事不可能在那。*

饕郭的意识渐渐回到身体。咒骂声，皮鞭声，哀嚎声，汗味，血腥味，还有房间中原本潮湿腐烂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让饕郭有些眩晕。

然后门开了。

那副景象，仿佛黑暗的墙壁上破开了一个裂口，裂口里喷涌出白色的光。

饕郭看到有人走到自己的面前，解开捆在四肢上的绳索。然后有人扶着自己，离开了房间。

我不需要人扶着。

饕郭甩开了搀扶自己的手腕。他跟着前面的人，穿过走廊，穿过路人指指点点的目光，来到一个房间。

房间里明亮干爽，窗边靠墙处有一张床，床上叠着一摞整齐的衣服。两侧分别放着柜子，书桌，衣架，椅子。那人把饕郭引进房间，然后用奇妙的手法把饕郭手脚上的铁环去掉，便离开了。

窗外是一个过道，过道两旁栽着树种着草，过道那边是一堵红墙。抬头，视线越过屋顶，能看到蓝的天和白的云，还有璀璨的阳光。世界忽然被干净明快的颜色填满……饕郭摇摇头。

像假的一样。

他走到床边，拿起衣服，把脸埋在布里面。没有发霉的味道，没有别人汗水的味道。有些青草味，还有些像雨后初晴的石板的清香。饕郭一头倒在床上，陷在松软的被子里。

闻着像太阳……

想起自己的衣着和身上的污秽，饕郭赶紧爬起身。墙边有一个水桶，旁边还放着一个水盆，搭着一条毛巾。

花了些时间，擦净身体，换好衣服。饕郭坐在床上，靠着墙，望着窗外。天胡还好么？青萝还好么？雨晴还好么？开阳一定还好。他们每个人一定都很好。他们不需要我担心。

饕郭好想好想时间就停在这里。他想起了那个温柔的怀抱。

忽然的敲门声，把饕郭从困意中惊醒。推门而入的是姚管事。

“你……还好吧？”姚管事脸上摆着有些尴尬的担心。

“都还不错。房间很好，衣服很舒服。”饕郭点点头。

门已经阖上，姚管事就站在门口，没有再踏入一步。“只有你一个人？”他小心地问。

“嗯，对。只有我一个人。”饕郭努力在想这可靠的理由，“天胡领队已经完成任务，成功撤离。青萝还有一些别的工作，都很顺利。”事情应该如此发展。

“那你这是……”

饕郭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自己以那副模样出现在台上，根本不是一切顺利会出现的状况。

“抱歉，我不该多问。”姚管事结束了话题，“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如果……”



饕郭只有一个愿望，他想好好睡一觉。他想要回到平等院，回到自己的小屋，躺在自己的床上。他的床没有那么松软，还有些硬，但是能够结结实实地支撑起自己的脊背。躺在自己的床上，他才会真正安心。

可平等院又不想让自己回去.....

“.....如果.....有安排.....我先离开.....”

饕郭并没有自己听姚管事说什么，他只看到门口的人虽然仍看着自己，但已经半转过身，手扶在门上。

“我要离开.....不，撤退。请你帮我撤退。”饕郭说。

姚管事转回身，脸上闪过遗憾的神色。他早就从天胡那了解到，任务的撤退方案虽然简单，但是需要传送阵。但此刻通用传送阵已经毁掉，在商市区能够使用的只有教区的传送阵了。姚管事仔细给饕郭说明现在的情况，可饕郭仍然说他想回去。姚管事只得左思右想，然后下定了主意。

“我知道这里有人可能有教区传送阵的消息。”他对饕郭说，“我带你去见他，剩下的我就爱莫能助了。交会所已经毁了，我没办法提供情报和物资。我只能帮你到这。”

“你不要感到太难过.....”饕郭有些犹豫地伸出手，想要拍拍姚管事的肩膀。姚管事本能地躲开，看向饕郭的目光有些惊慌。

*难道冒犯到他了？*

饕郭只得收回手，接着说：“幸好你没事。可是陆锦山没躲过大火.....”

“快走吧，我们别耽误时间。”姚管事打断了饕郭的话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530 - 羞辱

---

饕郭和姚管事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

对，刚才那一间是普通客房。

是的，姚管事听到饕郭在台上喊了。

不，我也不知道交会所的事是谁做的，我不想说这个话题。

没错，这里就是花钱的地方。

尴尬的沉默在两人之间弥漫着，饕郭只能打量着四周。

高高的天花板下，挂着一座接着一座吊灯。莹白的灯光洒下，没有一点烟火。一根接着一根粗大的立柱，支撑起了这个四围广阔的大屋。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在其中游走，从架子上取一些糕点，或者一些果酒。这边有几条方桌，正有人围着打牌。那边有几条长案，不少人为里面的跳虫助威呐喊。

在碎片一样的浓艳色彩周围，是各种嘈杂的声音，还有一道又一道猎奇的目光从中穿过。

“前面的，给我站住~”身后有人高声说道，尾音高傲地向扬起。

饕郭和姚管事都停下脚步。两人扭回头。

一个披着兽皮穿着紧身皮甲的中年男人，在众人簇拥下向两人走来。灯光下皮甲反射着金属的光泽，他肩上的兽毛厚重而蓬松。头发花白，扎成一束束辫子梳向脑后。他身材高大，露着玩世不恭的笑容。而他身旁的女人，与护卫中的几人，身材更是高挑魁梧，与饕郭一般身高。

男人迈大步走到近前。他臂弯里挎着的高挑女人，则踩着碎步。女人穿着泛金的紧身短衣。两个半球之间深深的沟壑毫无遮挡。结实的小腹正中，一颗红宝石镶嵌在低洼处。金色的长裙紧紧包裹着她的臀部，束缚着她的大腿，直到膝盖下方才如花瓣绽放。还有她的头饰配着白发，如同卧在云中的金凤，彰显着她额上的长角。

她炽热的目光看向饕郭。

*她也是夜叉人。他们都是。*

在高挑女人与中年男人身旁，那几个身材高大的护卫，头上也有长角。他们用面料有限的皮甲遮挡着胸背腰臀腿，他们面色凝重。他们手腕和脚腕上有颜色暗淡的雕花金环——也许是这些小小的圆环，让他们不敢妄动。有一道目光，笔直地射向饕郭。

那是巅土。

“我说这位朋友，把你这件货，让给我如何？”中年男人走到姚管事面前，却偏过头上下打量着饕郭。

“这位朋友，要是没有什么急事，我们先走了。”姚管事紧锁着眉头，就要转身。中年男人身处两只手，抓住他的肩膀，然后哈哈大笑。

“你们中原人，总是这么着急。我又不会白拿你的货。咱们好好谈谈如何？”他拍拍姚管事的肩膀，再拍拍他的手臂。“二十枚金币。”他向身后招招手。

“我没有时间和你做什么生意。这是我朋友，不是什么货。”姚管事指着对方的鼻子。

“朋友！朋友比货更值钱！”他再向身后招招手，“四十枚！”

“这可是在帝国！你是哪来的蛮子，撒什么野！”姚管事转过身，可面前的路已经被中年人的侍卫挡住。

越过一个个人头，饕郭看到自己和姚管事被两个圈套住。里圈是那些身材普通的侍卫，外圈是看新鲜的旁观者。里圈和外圈之间，是中年男人，和他身边身材高大的夜叉人。

“做生意，得和和气气，才能赚钱嘛。这可是你们中原人自己说的。”中年人扭回身，从金色的女人手中拿过一个小皮囊。他从里面挑出二十枚金币，然后把皮囊扔过来。姚管事本能地接住皮囊，手中响起钱币碰撞的声音。

“八十个金币，我们成交啦！还有这二十个，”中年人伸出手，向前一扬。二十枚金币洒落在姚管事脚下，“就当咱们交个朋友！”中年人翘着嘴角，却毫无笑意。“给我带走！”说罢，饕郭身旁的护卫就要向饕郭走来。

“让一让，劳驾，借过。”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进来。

“还是金老板喜欢玩。可这么随便一扔，得多难收拾啊。”两个身着素袍的人，来到姚管事和中年男人之间。年迈的那个矮一些，圆脸，站立原地面带喜庆的微笑。年轻的那个高一些，正低头从姚管事脚下拾起金币。

“钱老板，怎么劳烦您亲自动手。”姚管事连忙弯下腰，一起帮忙收拾。

“还是我来吧。别弄脏了贵客的手。”年轻人直起腰，从姚管事手中接过皮囊，把自己手中的金币放进去，然后走到中年人身边。

“钱二爷，钱大爷身体还好么？”中年人向身后招招手，金色的女人走到年轻人身边，接过皮囊。

“交给夫人也好。”年轻人点头谢过女人，然后看着中年人，面带微笑。“托您的福，我父亲身体安康。”

“假话！你爹身体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中年人皱着眉看向年轻人，然后哈哈大笑。“你说你，我看上的货，你们怎么从台上收走，然后就偷偷交给别人了？”

“这是小店的过错。我让下人给您准备了些薄利，还请您收下。”年轻人转过头，对一直面带微笑侍立一旁的长者说，“刘伯，你先带姚先生和他朋友去休息，我一会过去。”说完，就面对中年人，继续说些赔礼道歉的话。

中年人眯着眼睛，看长者带着两人分开人群，却没有阻拦。还有两道目光一直盯着这边。一个是金色的高挑女子，一个是巅土。

“刚才那是？”饕郭低声问姚管事。

“姓钱，逍遥城现在的主人。你要找的东西，他能指点你。”

“逍遥城？”

“先生现在所在，连宅连院供三十三间，就是逍遥城了。”长者接过话头，“鄙姓刘，逍遥城的管家。”

他在两人身旁，稍稍落后半步。伸出一只手，始终给二人引路。

“两位这边请。”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600 - 包袱

---

“想见大老板？”钱老板面露难色，“姚先生怎么提起这个？”

“我这朋友有事跟大老板商量。请钱老板行个方便。”

“可大老板很忙。不知道他老人家今天会不会来。”

“今天是逍遥夜，掌灯以后还有不夜城。按照惯例，大老板都会来吧？”姚管事问。

“……姚先生知道得这么清楚，自己去找大老板，不是更省事么？”

“误会误会！大侄子你不要多想。逍遥馆是百足帮的产业，我现在受你们照顾，怎么敢做这么不规矩的事情。”

“请坐请坐，姚先生真是多礼了。光看您和家父的交情，我就没有不帮忙的道理……”

“那就有劳！”

“且听我说完嘛。您也知道，家父退下来以后，百足帮的大半产业是我在照顾。要是当初，姚先生你说话，哪怕是总督夫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，我也敢给您取来。可现在……百足帮上上下下一千来张嘴，可都指着吃饭呢。”

“那你是推脱了？”

“那怎么会？但是我得知道您这位朋友，要找大老板说什么事情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饕郭看着面前两个人，忽然觉得自己根本就是多余。两个人手上捧着茶盏，装模作样，眉来眼去。他们嘴里来来去去，饕郭却一句都没有听懂。姚管事专门交代，跟钱老板交涉的事情由他来做，可是饕郭的目的他根本不提。

*我不是要找什么大老板商量事情。*

“这位先生，你说什么？”钱老板看向饕郭。

“钱老板钱老板，我这朋友之前受了些刺击，偶尔说话会不清楚。他当然是要找大老板……”

“姚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。先不提你这位朋友怎么会站在拍卖会的舞台，光是为他暂停拍卖，把他从货单上撤下来，我们就承担了很大的损失。刚才配给金老板的东西，你想知道么？”

“这是两码事……”

钱老板把茶盏放在桌子上，没让姚管事说下去。“但凡换一个人跟我提要求，以我钱家强的脾气，他有命张嘴我让他没命回去……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！”

“扪心自问！这事我做的仁至义尽！你现在还想让这个来路不明的人，去见大老板？我钱某，怕不是被小看了吧？你说是不是？姚管事？”

姚管事不出声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拿着茶盏的手微微颤抖。坐在他身边，饯郭能看到他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“你是家父的客人，也就是我的客人。不管你本来是做什么，咱们之前合作的也算愉快。对客人，我钱某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。可是做客人也有做客人的规矩。有时候，太过分的要求，只会让主人难堪。”

姚管事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那位钱老板，翘着腿，用鼻子看着姚管事。他说全权交给他负责，可是他失败了。这是自己的事情，饯郭觉得至少自己应该把话都说出来。可是他……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他感觉嘴有些发干。耳朵中好像出现些蜂鸣声。眼中的景象好像在慢慢失去色彩。

他感觉自己又飘在空中，用灵魂的视野，俯视着周遭的一切。

那个叫刘伯的老者，静静的站在钱老板身后。他呼吸平稳悠长，像一个巨大的风箱，吸入许多空气，却慢慢地吐出来。

姚管事两手紧紧捏着茶盏，指甲发白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要把头抬起来。

钱老板扶着椅子扶手，把腿方向，身体前倾。他准备站起来。

时间变慢，变慢，慢到仿佛静止之时，周遭的真实忽然想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扑来。

“钱……”

“姚先生不要再说了。要么，你的这位朋友做个听话的客人。该吃吃该喝喝，睡个好觉，明天该去哪去哪。要么，我现在就送两位离开。姚先生虽然还有些产业，可再有一两家酒肆被人烧了，也未必吃得消吧？”

“我家酒肆的火，是你放的？”

“瞧你这话。不过我倒是知道，是谁动的手。”

“钱老板，刚才的事情……”姚管事赶忙起身，快步走到钱老板身旁。他脸上露着生硬的笑容，嘴角还在抽搐。

“姚管事……”饯郭站起身。

*不能就这么完了。*

他看得出姚管事已经放弃了。可为什么？他之前不还是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么？

*我想回去，我必须得回去。*

“姚先生，你们先把话说清楚。我在门外等你。”钱老板推门而出。

“我家少爷事务繁忙，恐怕不会等您太久。”陈伯在出门前，特意叮嘱了姚老板一句。

“姚管事……”

“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。钱老板帮不了这个忙。”姚管事刻意压低声音，“传送阵的事情，你得自己想办法。”

“姚管事……”

“交会所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自身难保。”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，“你看他们在催我。我必须得走了。”姚管事转身就向门口走去。

“姚……”

“我说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吗！你就不能自己想办法！”他猛然转回身，大声说道。饕郭看到他满面通红，口水飞溅。他定在原地，撇撇嘴不知道要再说些什么，然后转身，推门离开了。

饕郭忽然发现，只有最后姚管事怒气上头的时候，才真正看着自己的双眼。其他时候，那三个人就当自己仿佛不存在，从没看过自己一眼。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800 - 逍遥馆见闻

---

饕郭仍然坐在这间装饰素雅的屋子里。桌上还放着几盏没有喝完的茶，却没有人进来收拾。门外走廊上时不时有匆匆而过的脚步声，有人大声说话。这些声音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罩着，听上去朦朦胧胧，和自己无关。

饕郭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去找大老板？说着简单。他不知道大老板是谁，在哪。姚管事说大老板晚上会来，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不找大老板直接去找传送阵？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天胡？青萝？雨晴？他们仿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他在法器中发出的消息无人回应。如果不是胃里始终隐隐作痛，他甚至觉得所谓的法器都是自己在欺骗自己。饕郭可以推开那扇门，可出了门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。与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，说着自己不明白的话，做着自己不明白的事情。

没有人告诉他，下一步是什么安排。

钱老板刚才说了，自己可以留到明天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可以待在这间屋子里。对，一定可以。有什么事情明天再想也不迟。

然后忽然有一个念头从饕郭脑海里冒出来。会不会他们在等我自己离开？帝国人说要懂得察言观色。会不会是我错过了他们的表情。又或者自己看到了，却没读出信息？他撇了撇嘴，然后又挑了挑眉……之前的谈话在饕郭脑海中重新上演，他仔细看着记忆中三人的表情，想要读出什么。饕郭反复地思索，疑虑的种子在他心中越变越大，然后生根发芽。

会不会有人进来把我赶出去……？

门开了。

“就是你吧？咱走吧？”一个人散着头发，打着哈气，靠在门框上。他面对饕郭，伸出大拇指，指了指门外。

怪人……

这个怪人虽然也穿着华贵的衣服，但是随意叠起衣襟、松散的腰带、搭在半边肩膀上的披风，与衣着端庄的人全然不同。他的视线一直紧紧盯着往来女性。如果对方恰巧胸大一些腿长一些，这人还会特地顶一顶饕郭的腰，然后指给他看。如果路过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少女，他还会说什么“晚上去找你”“又变大了”“我们再约”之类的话。少女们回馈给她的，不是羞赧就是白眼。他哈哈大笑。有时会在少女屁股上摸一把，或者换来一个娇滴滴的眼神，或者在腿上挨一脚，或者在腰间挨一拳。

面对行人，饕郭依然能看到指指点点的目光。可这回他分不太清，他们的眼神，是给自己的多一些，还是少一些。

“到了。”那人推开一间屋门，跨步进入，“风姑娘！风姑娘！我又给你找来客人啦！”

饕郭停在门前。“诶你进来啊！”那人回头，冲饕郭招招手，然后又往房间深处钻去。

进到屋中，饕郭发现自己被各种各样的衣服包围了。墙上挂着的，架子叠着的，桌上铺着的，都是衣服。闪闪发亮的，用料考究的，甚至有几件他在之前的行人身上还看到过。

“五哥，你先把钱还来。”

对面的墙上有一扇门被打开，一个女声响起。饕郭越过一个个货架，看到一个女孩长发披肩，素面朝天。

“伤感情了不是？月底再结！”叫五哥的男人转到女孩身后，推着她向前。女孩也不抗拒，只是嘴里不饶人，“那上个月的呢？也是月底再结？真是服了你了。这回又是啥客人啊？我这正忙着呢。”

五哥推着女孩转过货架，来到饕郭面前。“这个客人怎么样？包你满意！”

女孩离饕郭还有几步，瞪大了眼睛低头抬头低头抬头，上上下下看了好几圈。

“说吧，想要什么风格的？”她挽起袖子，从腰间解下卷尺，走到饕郭身边。

“随便吧。有特点……”

“不会像你那么邋里邋遢的。”

“有风味……”

“我觉得可以试试异域风情，多露一点。”

“最重要是帅！”

“是你的帅，还是我的帅？”女孩手上动作停下，扭头看向五哥。

“我……”那个五哥看向这边。应该是看到了女孩脸上的表情，然后搔了搔脸，“你的你的，你说了算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女孩站起身，拍了拍饕郭的胸口。她抬起头，看着他的双眼。“大个子，你今天就交给我了。不过我得问你一句啊，你要不要戴个什么，把头上遮一下？”

“遮一下？”饕郭马上明白过来。他不想再让人看到他的角了。他用力点点头。“要。”

“随你啊。不过要我说，不戴最帅。”说完，女孩就钻回里屋的房间。

等饕郭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，他已经换上一身非同寻常的服装。虽然自己对装扮没有什么认识，但是彼时风姑娘和那个五哥，绕着自己再三打量，并且露出一脸惊喜与满足的目光时……说非同寻常，应该评价恰当吧？

“我跟你讲，穿衣打扮太重要了。你看拿扇子这个，那边端酒杯那个，还有腿特别长那个，”五哥指着从身边的人群中挑出三个，看上去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人，“让他们换上你原来那身衣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应该挺奇怪的吧？”饕郭低头问。

“只是奇怪？你那身衣服，就跟把‘花钱就能把我领走’写在脸上一样，谁穿谁穷。”五哥挥挥手。

“我不明白？”

“伙计！你好好看看这些人的眼睛！”

饕郭已经发现了。向两个人投射来的目光，并不像之前那样满是鄙视与敌意。

“……我不喜欢被人盯着看。”饕郭说。

“我倒是宁愿他们只盯着我。那边的小姑娘看着你都脸红了好吧！帅小伙！”五哥用手肘顶着饕郭的腰。饕郭觉得有些痒。

“那五哥……”

“叫小五，五仁也成。”

“五仁兄。咱们接下来做什么？”

“玩啊！老板说你是客人，特意嘱咐陈伯，陈伯嘱咐辛总管，辛总管嘱咐田叔，田叔嘱咐欣姐，欣姐专程来找我，说要好好陪你玩玩。”五仁掰着手指数了一圈，“这帮人，平时闲得跟什么似的，遇上事情比老板还忙。”

“玩？”饕郭不明白，这灯火辉煌下，有什么可玩，又有什么好玩的。

“玩啊。打牌，玩骰子，赌蚰蚰，飞叶子。飞过么？”饕郭摇摇头，“那就好。千万不要试，试了准后悔。”然后五仁指了指二楼，“或者上楼找点东西吃。开点花酒，找些姑娘聊天。不过听我句劝，就算有看对眼的，也把事情留到晚上再办。不过看你的身体，应该扛得住折腾。”五仁张开双手，好像能把世界都拥在怀里一样，“想怎么玩？”

按照五仁的建议，从最简单的玩骰子开始。相比上场，更简单的是在旁边看。



壶里面哗啦哗啦响，砰一声放在桌上。猜大猜小，然后把手里的小片片堆在桌上。一群人嘴里喊着开大开小，等把壶拿开以后，有人欢呼有人哀嚎。

饕郭摇摇头。他不明白这哪里有趣。

五仁兴致盎然地指了指另一边的桌子，说那边在打牌。饕郭跟着他，走到桌边，拨开人群站在台桌前。

一张方桌，四面坐着四个人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纸片。饕郭大概能明白，四个人要轮流把纸片扔在桌上，可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扔一张，有些人却能扔三张。五仁捅了捅他的腰，饕郭低下头，看到五仁向他招招手。他只得费力弯下腰，把耳朵凑到他旁边。周围响起了一阵不满的嘟囔声。

“那边那个。不是，是那个穿得跟暴发户一样的那个……脸上有字的那个！”五仁指向坐在左前方的玩家。他身材干瘦，尖嘴猴腮，左脸颊上还有一个“刀”字，“他要出千。”

“出千？”饕郭小声问。

五仁比出一个“小声点”的手势，“就是作弊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饕郭不明白他怎么就知道那个人要“作弊”，但是看五仁一脸有事要发生的喜庆样。他猜，“作弊”估计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。

“这边两个，那个，自己人。这桌就是坑大头的。”四周人声鼎沸，没人在意两人说什么。“看他的牌，下一张要打龙。都是老套路。”

“打龙？”饕郭怎么会知道龙是什么。

“不相信？”五仁用下巴指了指那个胖子，“不信你问问。”

*问问就问问。*

饕郭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，“你是不是要打龙？”他问瘦子。他站得高，声音也亮，问题越过围观众人的头顶，直接飞到瘦子面前。四周无人说话，瘦子一瞬间脸就红了。他把手中的牌扣下，一边站起身，一边“不玩了不玩了”地嘟囔着。围观人群中忽然蹦出一声“他出千”，打破了周围的平静。瘦子转过身想挤出人群，可是那边听到叫声的警卫已经大踏步向这边走来。

所有人都看着瘦子。两个大汉走过来，拖着他的腋下向旁边走去。胖子双脚离地，用力乱摆。“胡说！我没有！我孙帮主怎么会出千！”

“五哥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跟田叔说了啊。”坐在两人面前的牌手，面向五仁小声说道。五仁大笑几声摆了摆手，就把饕郭拽出人群。

五仁一直在说着刚才瘦子的窘态，然后说起之前看到过听到过的事情。他自顾自地说着，时不时自己就会笑上半天，然后去磕饕郭的腰。看到饕郭脸上露出笑容，他就会继续自己的话题。

而饕郭呢，听不出他说的有什么好笑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弯腰之后屁股上裂开一条口子好笑，也不知道推开门撞到两个女人赤身裸体抱在一起怎么会有趣。可是饕郭脸上的笑容，却是发自内心的。他原先一直觉得，世界就是一片黑暗，而黑暗中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。而现在，无数双眼睛都闭着，周围变亮了。他才发现那些眼睛都是一只只毛茸茸的小动物，都已经睡着了。

他觉得放松。

“你等我一下啊。”五仁的声音，把饕郭从自己的世界中拉出来。饕郭看过去，五仁已经走出几步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“我去找个人，马上回来。你别四处乱走啊。”然后他转身向前跑。他的前方不远处，刚有一个少年的身影，钻进门中。门框上写着四个大字，“吞云吐雾”。

饕郭等在原地。

来来往往的人与他交错而过。他们也会抬头，看到自己的角，但并不会面露嫌恶。有人会冲他微笑，还有人会冲他点头。一个衣着艳丽的少女端着盘子，盘子里放着几个透明的杯子。

“先生来点酒吧。”少女走到他身旁。饕郭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手忙脚乱了一阵后，只得在少女热切的目光中，笨拙地挑了一个盛满红色液体的杯子。少女露出笑容，离开了。

*我们是一样的。*

饕郭靠在柱子上，拿起杯子，抽了抽鼻子。有水果的香味。像草莓，像樱桃……还有点薄荷的味道。甜甜的。他把杯子放在嘴边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回味片刻，便一饮而尽。

*有趣的味道，挺不错的。*

他感觉胃里热热的，身上暖烘烘。接着，有些口干。眼前的色彩，好想变得更鲜艳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饕郭忽然觉得等待是一件让人厌烦的事情。忍耐也是。他好奇五仁怎么了。“吞云吐雾”的大门敞开着，门口还有两个姑娘面带笑容招揽着路过之人。

饕郭迈出了轻巧的脚步。他想去看看。

然后面前就出现了两个人。

“我们夫人有请。”一个人说话，还摆出请的姿势。

另一个是巛土，他皱着眉头。

跟着两个人，饕郭一路兜兜转转，然后走进一个顶大顶大的房间。

靠墙的躺椅上，坐着一个高挑的女人。她换下了贴身的金色裙装，穿着一身宽松的袍子。取下头饰，白发聚拢在左肩，松散的披在胸口。

“路上没人盯着吧？”

其实饕郭一直觉得这个女人挺好看的。且不论那些小矮人怎么看待美丑，他自己很乐意再见到这个女人。

“没有。姓金的没发现我们。”

自己的心跳好像有些快？饕郭有些奇怪地摸了摸胸口。

“巛土，他是不是有点奇怪？”

这个女人，真是越来越好看了。眉毛，眼睛，鼻子……

“跟帝国人相处时间太长，染了些坏毛病吧。”

不过她头发扎起来更好看。扎成一股辫子，然后跟她一起骑马……

“你的话可靠么？他的身世。”

她坐在前面，我坐在后面。然后她的辫子一跳一跳，扫在我的鼻子上……

“应该可靠。他的年龄至少相符。喂！饕郭！”

巛土的声音吓了他一跳。饕郭转过头。这个家伙怎么一直皱着眉毛。

“你把焚星部的事，跟主母说一遍。”

焚星部？过去那么久了谁还记得？巛土总是摆出一副大战士的样子，可在舞台上的动作比别人都不要脸。

“你以为你算什么？”饕郭昂着头，用下巴指着巛土。他见不得别人摆出这副嘴脸。

“不要生气，巛土没有敌意。”躺椅上的女人出声了。巛土咬着牙，站在原地。“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，为以后起义……”

“炎火呢？”从舞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到炎火那个姑娘。她怎么没有跟巛土在一起？他们不是一个部落的么？她去哪了？

“炎火她被别人带走了。”巛土愤怒地看着饕郭。“先不说这些，主母……”

“你就看着她被人带走了？”为什么巛土在生气？他的怒火为什么是冲着我？他的愤怒不应该去吞噬那些侮辱我们的人？他在这做什么？从光着身子蜷在锁链边上，到站在别人背后当仆人？“你不应该保护她么？”

巛土被两旁的人拦住。

“正是为了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才希望我们的各个部落能联合起来……”

饕郭笑了。他不知道一个像玩物一样站在别人身后的人，怎么会说出这些话。

“别骗自己了。”他摆摆手，再也不想在这间屋子里待下去。他感觉世界好像又在变暗，眼睛又在睁开。他转身推开门。他要离开。

“主母，这……”

“算了，让他去吧。”

饕郭把那个世界关在门里，轻快地走来出来。

他觉得脚下越来越软，整个天地都在起伏晃动。自己好像生出了翅膀，又好像正飘在巨浪之上。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然后急转而下。他喜欢这种感觉。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合二为一，感觉自己就是这片天与地。他感觉到自由。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，不管走往什么方向，面前的人都会把路让给自己。

他喜欢别人脸上面带惊恐的样子。

可为什么有个人迎面走上来？

“……姚管事……”

走开，不要拦着我，走开。

“……不要相信……见到……”

饕郭一把推开面前的人，他跌坐在地，帽兜从头上滑落。他长得像陆锦山，可是这个年轻人不是已经死了么？死在交会所的废墟里，黑黢黢一片焦炭，分不出面孔。

“……不要相信他……”

饕郭不要跟死人说话。他的母亲说跟死去的人沟通是力量的源泉。可饕郭害怕他们死了以后还纠缠着自己。

他继续向前。天在下地在上，自己于当中而立。他才不怕那些魑魅魍魉妖魔鬼怪！

*我是世界之王！*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830 - 狂欢夜

---

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你一口就全干了？”五仁把手里的水杯递给饕郭。饕郭用手掐着额头，一口把水喝干。口渴，头痛，心悸一并折磨着自己。饕郭现在很不舒服。

“一口干了火神花，还能站着，你可是头一个！服气，我真是服气！哈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水……”

饕郭现在坐在地上，背靠立柱。他散开胸口的衣襟，想让燥热的身体稍微凉快一些。他感觉自己就是一块烧着的石头。他记不清楚刚才看到什么说了什么。在一段翻天覆地腾云驾雾的记忆中，好像一直有一个金色的身影。饕郭努力去看，却总是看不清。

五仁正在旁边和两位女性说笑。她们两个从刚才开始就一边又一边从饕郭面前走过，还面带红晕。饕郭听不清他们三个在说什么。一阵笑声传来，瘦高的姑娘隔着自己的女伴，正看向这里，眉间春情荡漾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喝多了？”旁边有个人说话。饕郭扭过头。

是姚管事。

五仁那边送走了两位姑娘。她们恋恋不舍，好像跟他做了什么约定一样。“姚先生，我把饕先生照顾得很好吧！要是老板问起来，你可得替我说几句好话！”他递过一杯酒。

姚管事推开他的手。

“饕郭，我给你说的你一定要记着……”姚管事面露急色。

“两位先聊，我去去就来。”五仁很有眼色，迈步就要退到一边。他已经盯上其他姑娘。

“水，水……”饕郭伸出手，五仁只得转身回来。

“小五，我的话，你可什么都没听到。”姚管事对五仁说。

“放心吧，我五仁可是出了名的耳聋眼瞎。”五仁接过饕郭喝完的水杯，然后把他扶起来。

“狂欢夜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一定要去主舞台。台上会有一个人，他穿着黑色衣服，衣服前襟有紫色的刺绣。他会站在舞台中央，肯定很显眼。你去问他，你想知道的事情，他都有答案。记住，黑色衣服，紫色刺绣。”说完姚管事就匆匆离开了。

远处，歌舞声已经响起。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，端着酒杯，正往同一个方向走去。

“黑色衣服，紫色刺绣。你这个状态，我担心你记不住。”五仁钻进饕郭的臂弯，用力把他顶起。饕郭把他推开，自己扶着柱子。心跳渐渐平静下来。没问题，自己能走。

“下面去主舞台？”五仁问。

饕郭点点头。

*不能相信他。*

可饕郭心中，总有一个鬼影，在重复着这句话。

“不要相信……他？”

*他是谁？*

## 【饕郭路线】 - 1900 - 爆发

---

舞台上，半片大镲从腿上滑下，哗啦啦地在地上转着圈。没有人愿意去把那个大铜盘子摁在地上。身着黑衣的男人，站在台子中间，看着台下。他的前襟绣着紫色的花纹，花纹繁复至极，像层层花朵叠在一起。

现在还不到他说话的时候。

台下，人群中的男男女女都背对这舞台，紧闭着嘴，垫着脚尖。他们满脸惊恐和兴奋，迫切地想知道事情的发展。

在人群后，远离舞台的地方，钱老板背对众人，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封队长，您可把我的客人们都吓坏了。”

“例行查看而已，钱老板不要害怕。”封队长一只手抱着头盔，一只手搭在剑柄上。

“请封队长移步，账本都在楼上。”

“不必了。你这账房太小，可挤不下我这些兄弟。”封队长背后，站着一排排全副武装的卫兵。列队整齐，恐怕有几百人。佩刀，长枪，巨盾，大斧，角弓，还有一些士兵穿着皮甲，腰间挂着各种瓦罐。

“查看个鬼。剿匪还差不多。”五仁口气虽然调侃，但是满面严肃。他小声地对饕郭说。两个人就站在钱老板背后不远的地方。

“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封队长，一定是哪里有误会。不如我们坐下说话……”

“说什么说？快把他们打发走，别耽误了金爷的买卖！”不远处的华服中年，口气十分不耐烦。

“钱老板，你这还有苍颜金帐的客人？不知要做些什么生意？”封队长早就注意到了华服中年，不只是因为他异域风情的服装打扮。他身边有一群衣着统一的护卫，还有五六个身材高大的打手。长得高壮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们头上长角……封队长有些担心，恐怕自己带来的人手不够。

“开门迎客，才能广开财路。不过是一些皮草生意，都有据可查，绝对符合规矩。”钱老板脸上赔笑。

“这位金爷的生意，应该没有在总督府登记吧？”封队长说，从旁边要来一个手册，翻了几页。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“钱老板，这可是你的不对了。不过这些都是小事，钱老板不必挂心。我这次来，还是要看看仓库里的货物。”

“那请封队长给我往后面来。”

“哪也不去，就在这。”封队长用手指着脚下。“石头，小虎，你们带着兄弟，去帮钱老板搬货！”说罢，从封队长身后走出两队士兵。当先两人带队，走到封队长身边。

“钱老板，咱们早点完事，才不对耽误你的晚会嘛！”封队长嘴笑脸不笑。

人群中有了些说话声。几个人挤到前面，想要离开，被卫兵拦下。

“众位贵客请不要着急！事情很快就会解决！”钱老板转回身，朗声说道。

“你可快点啊！金爷没那么多耐心！”金爷皱着眉催促着。人群中还有几个人也趁着机会喊了几声。

钱老板看向舞台上。饕郭顺着他的目光扭回头看去。

“杜司长，我想请您和封队长坐下叙叙旧，不知可否赏光？”

“钱老板不如先听封队长安排喽。叙旧可以改天嘛。”台上那个黑衣蓝刺绣的人，笑眯眯地说。

饕郭看向钱老板，发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钱老板转回身，面对着甲兵，朗声说道：“封队长，想看我的货，可以。不过您要是换一套行头，我一定好酒好菜招待。您现在带着这么多人来，可不止是不给我钱某脸面。在场的各位贵客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您这样，莫不是欺人太甚了吧！”

钱老板说罢，拍了拍手。人群中挤出一批衣着统一的大汉。他们面色冷峻，手中都持着剑。五仁拍一拍饕郭，示意他往二楼看去。饕郭抬头，二楼也有很多人，手中持弩，脸上蒙着黑布，箭锋正指着人群最后的士兵。

不用封队长招手，士兵们前排高举大盾，架起长枪。后排张弓上弦，箭指二楼。

人群中一片惊呼，有些人赶紧抱住了头。

“两位，两位！”舞台上，那个杜司长张口，“千万不要伤了和气呀！”钱老板转身看向舞台。金爷饶有兴致地想看看他要说些什么。有些胆大的宾客也扭回头。封队长不想有什么闪失，也希望杜司长能说些什么。

杜司长确认众人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之后，才接着张口说道：“今天的事情，双方僵持，肯定不会有结果。钱老板抗命不尊，肯定有过。可万一伤了性命，封队长也脱不了责。两位不如卖我个面子……”

“哼，各打一板，比鳝鱼还滑。”五仁在身边说。饕郭看他面带不屑，笑容讽刺，自己也摇了摇头。正要扭回头的时候，他看到金爷那边，有个客人一个趔趄，向前扑出人群。他脚下拌蒜，往前跳了几步。长枪没有来得及收回，便戳穿了他的脖子。饕郭还看一只手，从那名客人背后收回。

尖叫声响起。

“杀人啦”的喊声彻底点燃人群。饕郭感觉到身后传来强烈的推力。他几乎无法站稳脚步，只得一点点向前挪去。而前方的长枪离自己越来越近。

“退后！退后！”士兵在大喊。

不知道是不是楼上的打手看错了信号，嘭的一声，一只弩箭射向士兵。然后离弦声接连响起。几名士兵倒下。同袍的鲜血激怒了战士们，盾墙一点点向前挪。穿过缝隙，饕郭能看到他们血红的眼睛。

“保护我！杀出人群！”

这是金爷的喊声。他身边几名护卫，向士兵的阵列中扔出几个圆球，然后猛的炸开一阵亮光，接着升起浓烟。

“法术！是法术！”

“还击！还击！”

“那几个蛮子！别让他们跑了！”

场面彻底失控了。

身后是哭喊着的人群，身前是沾血的长锋。不远处，金爷身边的死士冲击着战士的队列。人高马大的夜叉人用身体顶开枪尖，握着手中的弯刀杀进人群。饕郭猛地扭头，那个杜司长正在急忙冲向幕布后面。他身后有几个穿黑色皮甲的人从台上跳下，他们的前襟有白色花纹。舞台上的其他男男女女尖叫着逃窜，有几人被弓箭射中，摔倒在地。

“往这边！”五仁拉着饕郭，想尽量挪到人潮的边缘。饕郭跟着五仁移动，却看到不远处姚管事正在手足并用，想要躲进旁边的屋子。而在他身后，人群正朝他涌来。人群中有人正钻过人群跑向姚管事。他戴着兜帽，与饕郭记忆中的鬼影一般无二。

陆锦山？

“这还有一个！”饕郭听到有人喊叫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群推到士兵面前。他拉着五仁想要离开，却看到他已经被长枪穿胸而过。他握着枪杆，想要把枪拔出来，却被后面的人流推向前。

饕郭感觉周围的声音忽然变小了。自己在那一瞬间升腾至遥远的天空中，看着下方发生的一切。人就像一个装满红色颜料的口袋。口袋上忽然裂了个缝，或者多了个窟窿，红色颜料就咕嘟嘟地冒出来。一个火花在人群中出现，有个口袋被点着了，四处乱跳，更多的口袋被他点燃。

饕郭想像以前一样，躲在天上。他习惯忍耐，习惯等待。等事情结束，再回到那个世界。可来自肉体的巨大引力，死死拽着自己的灵魂。灵魂哭嚎着不想回去，却只能坠落，坠落，坠落到那个黑暗的世界。黑暗中，绿色的眼睛仿佛流星划过，飞向天空。饕郭这才发现黑色的世界并没有地面。

坠落，坠落。

直至鲜红的火焰，把自己吞没。

原来，这就是愤怒的感觉。

## 【雨晴路线】 - 0800 - 见面

---

雨晴不喜欢等待。

如果在无风的夏日，想看鲜花飘落，她愿意自己放出一个简单的风动咒。如果在白天想看流星从天边划过，她会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，然后放出一个个飞舞的萤火。如果半夜想要吃一顿大餐，她宁可偷偷溜进厨房，自己动手，然后祈祷千万不要失火。可如果自己希望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入睡，那就只能摇摇头把这个念想扫走了。毕竟行雨是天龙的工作，自己可是一窍不通。



不过幸好，雨晴自认不是一个贪念太多的人。但凡遇到事情都能自己解决，也就鲜少被欲念煎熬的时刻。

可现在，雨晴却希望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。

姓冯的弟子返回凉亭，趴在姓魏的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姓魏的摆摆手，让雨晴跟着姓冯地走。而陈逊有些恋恋不舍，他跟雨晴挥挥手，就返回传送阵了。

雨晴送了一口气。

冯姓弟子带着雨晴从凉亭离开，顺着小径来到一条大路。露面由白色石砖铺成，周围的楼宇也尽是白色。再加上所有新人都穿着白色的长袍，雨晴实在觉得晃眼。姓冯的一言不发，带雨晴来到一个庭院。庭院中央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树荫下摆着一张竹制的方桌。方桌上放着一个茶壶一个茶盏，壶嘴有烟气袅袅婷婷向上飘散。桌旁有一把竹椅。姓冯的带青萝来到桌前。青萝坐下，他则离开。

直到现在。

刚巧一阵微风吹过。壶嘴上的烟气被吹散。茶水好像永远不会喝完。味道虽然寡淡苦涩，但是并不难入口。

雨晴听到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她赶忙回头。

“你是……？”

对方身着素白色长袍，袍子下方刚好露出一双白色软鞋。腰间扎了一根简单的带子，带子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白色布袋。头发向后梳去，披散在肩膀上。一侧扎了几根小辫，用白色的细绳仔细绑好。看面相，三十出头正值壮年。可教派中有不少人因为修习术法青春常驻，他真实的年龄多半要比看上去的大很多。

不过最重要的，来的人不是莫伯伯。雨晴心中长出了一口气。

他介绍自己叫向甫，是一名执行官。他说莫主教实在走不开，自己先来陪着雨晴四处走走。这位向甫——向叔叔很是友善。他始终比雨晴超前半步，每每说话时都会把目光透过来。面带微笑，时不时给雨晴指出接下来要走的方向。

“平等院的生活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还成。住了这么长时间，慢慢都习惯了。”

“修行方面没有懈怠吧？”他顿了顿，露出抱歉的笑容，“你可别怪我多问。主教特别嘱咐了要多关心一下你的近况。”

“还不错啊。一切都好。”雨晴应付着，“我可不是应付啊，是真的都不错。”

“真的？主教说你自从换了研究方向以后，境界就慢了很多。”他关心道。

“莫伯伯连这些也都说啦？真的是……”雨晴想想该怎么回答，“是这样没错。本来平等院那边做魂术的人就很少。而且真做起来，跟我之前想的也很不一样。莫伯伯在信里说他这边有不少突破，所以我才想来问问他嘛。”

“你要提前几天说要来枢机城，主教就不会排不开时间了。他最近真是忙坏了。”

“我也没想到啊。平等院那边突然说要出任务。本来我还说机会正好，可是没想到还有四个，不对，是三个人要一起过来。”

“三个人？”向叔叔露出很感兴趣的表情。“事情已经办完了么？”跟着向叔叔，雨晴来到一间厅堂。左拐右拐，来到一个光线敞亮的单间后，他请雨晴坐下，说是要先填饱肚子。

“还没呢。今天刚到。”

“还在做任务，你自己就过来啦？我听说他们那边很忌讳这个。”

“没事没事。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嘛。”

“想吃点什么？”向甫把一张竹木纸递给青萝，上面写满了早上的菜色。这里的餐点十分简单。多以汤粥为主。看着清白的米粥上面飘着的几点绿色的葱花，雨晴的胃口根本无法满足。她想要些口味丰富的食物，可端上来的也只是加了糖的白馒头，或者拌了盐的汤面。雨晴只得将就。

所幸向甫的话题，没有白粥那么寡淡。他捡起工作生活中的琐事随便聊聊。说

不过向甫还算健谈，说起的事情也能多下一个馒头。话题就像蝴蝶，在花园中翻飞。说着说着，就聊到了向甫现在所做的研究。大致是方向是如何强化灵力运行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术式的构成也在不断修正。弟子适用之后，有些兴奋得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也有些代谢旺盛，蹲在马桶上不停地喝水。特别是前些日子，适用最新版术式的弟子，一顿饭居然吃了整整一头猪。

“接下来你什么安排？”向叔叔问。

“没什么……等莫伯伯有空吧。我想找地方逛逛。”雨晴说。

“那不如来我的实验室打发时间吧。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怎么敢提意见。”雨晴知道，这个时候该表现出谦虚，“我还得多跟向叔叔学呢。”顺便嘴再甜一点。

“我可都是跟你父亲学来的。他虽然走得早，可留下了那么多知识……”向甫露出一丝神往，“再给我五百年，我可能都赶不上他的成就啊。”他向雨晴投以期许的目光，“好好加油。为了你父亲，也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我们教派。”

雨晴并不讨厌崇高教派的人们。只是，如果他们不要每次都把话题转到自己父亲身上，将会更讨人喜欢。也罢，至少向甫的研究，听上去还是很有趣的。

用完餐点，向甫说自己有些事情得去跟同僚交代。他找了手下一名弟子，叫雨晴跟着他去到自己的实验室。这名弟子眉毛上有一道疤，腰间挂着几个小铃铛，一路走一路响。

“我叫夏宇，咱们走吧！”

## 【雨晴路线】 - 1200 - 参观

---

一路走下来，雨晴心中十分感慨。

自己在平等院做的，同样也是研究方面的工作。和那边的同僚相比，自己多多少少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类别。在转向魂术之前，平等院也给自己分配了不少弟子，也给拨了不少款项。自己用的也是堂口最大的那一间屋子，屋子里也堆满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研究器材。

可是和崇高教派相比，自己的条件只能说是简陋了。

从食堂离开，走不多远就能看到一扇大门。几丈高低的巨门把道路拦腰截断，路边有一间小亭子，道路两旁各蹲着五座雕像。亭子里面有两个年轻弟子，一样的白袍素带。从他们手中领了一张腰牌之后，夏宇带雨晴来到门前，示意她现行通过。

可是大门却没有打开。

夏宇迎着门板走去，雨晴愣在原地。她眼睁睁地看着夏宇，仿佛石像沉入泥潭里一样，在门板上激起几个慢悠悠的涟漪，然后便消失不见。雨晴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。一方面在想，要通过一扇打不开的大门，究竟意义何在；另一方面在捉摸，这种通过方式真是一点美感都没有。

这时一只手从门中伸出来，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，然后便缩了回去。

无可奈何，雨晴只得穿门而入。

一股粘稠但十分清爽的触感扑面而来。视觉被短暂的剥夺，但是体内的灵力在身体四周震荡，让周围的景象以别样的方式映入雨晴的脑海。印在门上的术式，把雨晴的身体仔细检视一遍，顺便清查了一遍她身上携带的物件，然后就把她推了出来。

眼前豁然开朗。

高楼宝塔林立，建筑庭院横行。有黑的黄的红的烟从高楼上冒出，然后从半截处变成了纯白的浓雾。有青的蓝的紫的光芒在宝塔上绽放，交织在一起，变成了闪烁的白色荧光。两三层楼高的建筑上四处都布置着法阵，从屋顶喷出的水被法阵聚拢，下一刻就在地面的池塘中出现。堆满物资的庭院里高大的石偶机关走来走去，在修士的指示下把三五个箱子从院中挪入屋里。

夏宇带着雨晴在人群中穿梭。在大门外还能看到弟子们对两人低头行礼，而在大门内的世界，大家都匆匆而过。偶尔有眼神交汇，雨晴也只会对方的目光中看到迸发的神采。每一个白衣弟子，好像都在盯着脑海中那个抽象的世界。

走进一个巨大的庭院，穿过一扇巨大的铁门，在长长的走廊中左转右转，然后来到一个小巧的法阵。法阵旁立着一根白玉柱，柱上镶着一个青色玉环。夏宇站在法阵外等待。雨晴问起为什么，夏宇指着玉环。

“白色云雾缭绕，代表着正在有别人使用。”

“那现在变成翠绿色呢？”

“那就是轮到我们的了。”夏宇走进法阵。

法阵中间也立着一根白玉柱，只是在半截处就把材质换成了黄铜。黄铜柱自上而下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。

“我们去哪？”雨晴好奇的问。

夏宇伸手向下指了指。他另一只手点在黄铜柱上，然后向下移到某一个刻度。他嘴迅速一张一合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然后手指从黄铜柱上移开……

就在这一瞬间，雨晴感觉大地从自己的脚下移开。在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感到恶心之前，大地又在脚下重新出现。

雨晴仍然在传送阵里，只不过已经从阳光照耀下的走廊，来到了密不透风的隧道。尽管隧道两旁，每隔十步的距离都有一盏白色荧光灯，但是从极开阔处切换到封闭环境中，雨晴的精神和身体仍然很不适应。她扶着传送阵中间的黄铜柱，而夏宇手中不知怎么出现了一盏热茶。

“宁神用的。喝了就好了。”夏宇说。面对雨晴疑惑的神色，他指了指墙边。那里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有一个套着机关的茶桶。

咽下宁神茶，雨晴再休息片刻，便跟着向甫继续向前了。隧道前方连着一个房间，房间里有两名弟子坐在方桌后面。夏宇出示了自己的腰牌之后，向弟子解释了雨晴的身份。两名弟子在仔细检查她的腰牌之后，认真做好登记。他们把一个白色的袍子塞给雨晴，看着她披在身上，才放两人通过。夏宇带着雨晴穿过房间，走向弟子身后的小门。

“那边那扇门呢？”房屋一侧的大门问道。

“那是走货物用的。”

雨晴跟在夏宇后面，穿过屋门。然后她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抬头看向远处，嘴巴大大地张开。

眼前耸立着一个高大的柱子——不，应该说是沸腾地能量被束缚在一个柱子一样的高大形体之中。这样的景象，就像把装满水的水桶撤走，而水仍然留在原地保持着水桶的形状一般。只不过眼前的“水桶”要更粗更直更高，而眼前的“水”也被换成了熊熊燃烧的赤色火焰。这样的“柱子”还有很多，向左右展开，向远方延伸。里面装着雷鸣、闪电、潮水、雪花……或许柱子里的那些青色的东西，就是春天？

每一个柱子下面都有不少弟子，他们紧紧盯着柱子里的景象，做好记录。许多人不停在柱子之间与人之间穿梭，传递一些书本，然后拿走一些瓶瓶罐罐。

听到夏宇在旁边催促，雨晴才收回目光。她跟着夏宇走向旁边的一排小木屋。夏宇推开门，让雨晴先坐在里面等待，然后就离开了。

坐着等？外面放着那么些精彩又超出想象的尽管，雨晴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缩在屋子里面？夏宇离开没多久，雨晴自己就走出了屋门。

她披着白袍，在高大的柱子之间徘徊。每一个柱子当中都是一种能量，在最纯粹的五种能量之外，还用不同的比例把它们混合在一起。就像多变的天气一样，有纯粹的雨水，还有怒吼的雷雨，还有雨水与大火交汇而成的氤氲白气。雨晴伸着脖子，想看看那些弟子在卷宗上做了哪些记录，可是上面记载的大半是奇怪的符号。她只能尽力把符号都记下，或许还能从向甫嘴里问出点名堂。

“新来的，谁让你到这边的？”

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雨晴的肩膀。她惊出了一身汗。

“干什么吓死人了！”雨晴浑身一抖，扭过头去，带着一脸不满。

“这是谁送来的弟子？连衣服都穿不整齐。”面前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修士。同样是一身白袍，只是衣服前摆缠在腰间。他扭头向身旁的其他修士，结果人们都要要有不知所措。“新弟子素质怎么越来越差，总是得教。”他带着众人从雨晴身边走过。正在雨晴一脸莫名其妙的时候，一名女修士拍了拍她的小臂，“愣着干什么？快跟上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快跟上，总务师兄要给分配任务。”

“什么总务师兄？”雨晴有些摸不着头脑，然后立刻反应过来，“哦，我不是新弟子。”

听到雨晴的话，带头的男修士立刻停下脚步，转身对青萝身旁的女修士说：“莲师妹，麻烦你把这个弟子带出去。”然后他立刻质问起身旁一个身材魁梧的修士，“这家伙从哪来的？咱们实验室怎么能让人随随便便进进出出？是谁把她带过来？快把他带走！”

*我的天这幅嘴脸是给谁看的？*

雨晴很不满意男修士的态度，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身边的同僚。她没听男修士后来说了什么，只是把伸过来的手一把拍在旁边：“搞什么搞？你们就这么接待客人的吗？”

“瞎说什么！快给总务师兄陪不是。”女修士站在赶忙站在雨晴旁边，声音十分严厉。只不过她一直在对雨晴挤眼睛。

*别一副有事没事就先认错的架势！*

“有错没有就要赔不是，这位道友的架子也太大了吧？向叔叔都不会这么跟人说话！”

“向叔叔？嘴这么甜啊？套近乎就显得自己厉害啊？”男修士本来就皱着一副眉头，现在反而怒中带笑，“我不管你跟向执行官是什么关系，规矩就是规矩。”他对一边的粗壮修士下了命令，“武师兄，把她给我带走！”

雨晴有些着急了。她本以为搬出来向甫的名字，这些人就会软上三分。没想到这个始终不知姓名的男修士，连一点变通都不懂。

“我向叔叔让我来的！你们谁敢让我走！”话虽这么说，可那个姓武的大个子两步就走到雨晴身前，一只手已经架住了她，只是礼貌地摆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就拎着雨晴向门口走去。情急之下，雨晴在人群后面发现了夏宇。他正饶有兴致看着前面发生的事情，满脸事不关己的开心。

“夏宇！你告诉他是向叔叔叫我来的！”

夏宇的脖子一缩，所有人都扭过头看向他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男修士问。

“回总务师兄。是向执行官让我把她带来的。”

“他老人家有什么交代？”

“啥也没说。”

“没告诉你她是什么人？”

夏宇脸上挂着笑，额头已经湿透了。“哦！她的访客腰牌确实是最高级别的。”他好像这时才想起腰牌的事情，连忙补充。

武修士在总务的指示下，松开雨晴。他要雨晴交出腰牌，雨晴气鼓鼓地把腰牌拍在他手上。

“是最高级别的。”姓武的粗声粗气地说。

“请她去整备间待着。莲师妹，麻烦你照顾这位客人。”总务脸上哪里有面对客人的神色。他下完命令，就带着众人离开了。

姓莲的女修士站在雨晴面前，比了一个请的姿势。往其他方向的路，被眼前的女人挡住，只能回头。往回走，要么是一进门的那一排木屋，要么是那扇大门了。雨晴咬了咬牙，只得往木屋走去。

*咱们走着瞧！*

来到木屋里，雨晴透过松散的窗棱看着外面恢弘的灵力柱。此刻，她的好奇心比刚进门的时候要重一万倍。“莲师妹。”雨晴小声念叨一句。

*人家就念了几个字，你就屁颠屁颠在这忙活着。*

看着面前的女修士从柜子里找出点心和茶具，烧起小炉子准备做水，雨晴心中的焦躁就越发燥热。她脑子里琢磨了一百种方法，可以把女修士放倒，然后自己大大方方出去接着瞧。可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她不被发现就能执行计划。她只得在心中长长叹了口气。

女修士把点心重重地放在雨晴面前的桌子上，然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双手交叠于膝盖，双目一刻不离雨晴的脸庞。

她根本不笑。

雨晴心中的火气根本不小。她干脆站起身来，走到木屋门口，靠着门框向外瞧。

“我劝你不要出去。”女修士生硬地说道。

“这是为什么？莲师妹？”雨晴把最后三个字咬得很重，然后笑嘻嘻地看着女修士。

“你要是安分点，我可以考虑替你跟师兄说句软话。要是仗着跟向执行官的关系，真就觉得我们以后都得听你的……”女修士站起来，只是看着雨晴的眼睛，里面没有威胁没有恐吓，只是冷静地在陈述一个事实，“那你还是换一个小组。枢机城这么大，不要脸没追求的组多了去了，你没必要留在这跟我们较劲。”

说完，女修士就回到炉子旁，把水加进了壶里。

“喝吧。”她把一盏茶放在雨晴原先坐着的位置。

“什么你们小组？向叔叔就是要我来看看。”

“叫的可真好听。”女修士把披散下的发丝拢在耳后，端着茶小啜了一口，摆出一副静候下文的架势。

“我真的只是来看看！”雨晴根本不知道她真是什么意思。她恨不得抓着女修士的衣襟用力晃，把这家伙脑袋里莫名其妙的想法都晃出来才好。

“看了你就能懂？我们小组做的是整个枢机城最核心的研究，就算放在整个教派里，也是在教宗大人面前排的上号的项目。你仗着跟执行官有些关系，就来我们的地方撒野。执行官要是在，我也就忍了。现在他老人家不在，总务师兄发话了你还敢顶嘴……你是没让人管过还是怎么的？你师父你长辈没教过你？你父母呢？”

雨晴紧紧咬着嘴唇，感觉眼眶里有泪珠在打转。

自己刚到平等院时，心里难过，在屋里大哭三天。算上那一次，最近十年来，自己最委屈的时候，就是现在了。她受不了被人误会，受不了被人指责，受不了别人提起自己的父母，更受不了因为自己的原因别人耻笑双亲。但是最受不了的，是自己居然哭了。

“呦，这是没受过批评吧？小妹妹？”女修士坐在椅子上，脸上挂笑，还把最后三个字咬得特别重。

“给我道歉。”雨晴说。

“说什么？”可是雨晴的声音太小了。

“给我道歉！”雨晴大声说，可是泪水打湿了自己的眼帘。她自己都听不清自己说的什么。

“好好，是我话说重了。算我陪个不是。”眼看着雨晴的恼火和难过纠缠在一起让她浑身颤抖，女修士还是从腰间的布袋里掏出了一张手帕。她伸手向雨晴递过去。

雨晴一巴掌将手帕拍在地上。

“不是给我！向我父亲道歉！”当提起父亲两个字的时候，雨晴终于崩溃了。泪水止不住地涌出，声音沙哑。她感觉世界都在摇晃。好像有人把她扶到椅子上，好像有人给她手里塞了什么，好像有人离开。

雨晴根本不在乎自己在哪，不在乎外面奇异的景象，不在乎什么平等院崇高教派。

她只想回到十二岁。

她只想父亲能回来。

可眼泪总有流尽的时候。随之而来但是沉重的现实，与巨大的羞耻感。面前的茶水已经凉了，而自己刚才居然那么失态。

*算了算了，不就是实验么，能有啥好看的。*

雨晴起身就想离开，可是刚走到屋门口，就看到向甫——向叔叔迎面走来。他身后跟着几人，当先的就是那名总务，正皱着眉头臭着一张脸。总务身旁是莲师妹，一脸尴尬和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眼睛怎么红了？”向叔叔一脸关心。

一男一女两名修士脸上也都十分好看。他们好像不愿意相信向执行官会把人情味表现的这么明显。

“有点过敏。”雨晴擦擦鼻子，接着挤出几点眼泪，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”

向甫没有深究，而是带着雨晴，向空间深处走去。总务和莲师妹跟在向甫身后，而向甫比雨晴落后半步。雨晴虽然没有回头，但是能猜到那两个人脸上应该是十分震惊。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

*我们走着瞧。*

“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都是些小事罢了。”雨晴对向甫露出微笑。她相信自己现在的笑容一定非常好看。嗯，肯定特别特别好看。

穿过众多灵力柱，与实验室汇总的普通弟子擦肩而过。看到他们仰慕的目光，雨晴觉得自己是特别的。自己理应是特别的。自己的父母是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修士，而自己的天资也是世所罕见的。自己理应受人尊敬，受人爱戴，受人羡慕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不过是人生中的一点暗淡。谁的人生会是一帆风顺的？没有人。就算是上天，也时晴时雨。所以为什么还要放在心上？

想着想着，雨晴便随着向甫的引导，走入一间木屋。

说是木屋，实际上是用纤细但是坚挺的长木杆，围出一个四方形区域。区域上方封顶，而四周的木杆，相互之间也有不小的距离。木屋里面放着长桌柜子和不少座椅，在靠墙的一边，还立着一个木框，木框中间平整地撑开了一张雪白的幕布。



向甫安排雨晴坐在幕布正前方，然后自己猜坐在她身旁。雨晴的好奇心又回来了。她可以清楚地看到屋外人们的一举一动，不管他们在四面还是八方。

“莲心，把咱们现在做的事情，做个摘，要总结说明一下。”向甫点出了莲师妹的名字。

女修士面色尴尬，满脸通红。她嗯嗯啊啊地站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紧张什么，都是自己人。”向甫笑得轻松而爽朗，可莲心却站在原地，彻底把嘴闭上了。

“执行官，我来说明一下吧。”总务站出来，“不知道要说明到什么程度？”

向甫对莲心报以微笑，中间带着点遗憾和果不其然，然后他对总务解释道：“简单一些，把我们已经完成的简单说明一下。可以带一些原理，雨晴她在术式构成上造诣也很深。”他顿了顿，转向身旁的雨晴，“不过不该说的，还是得保密啊。”

雨晴还以微笑。

总务便拿着一根符笔，走到幕布前，边说边写起来。

灵力流动，凡人，阻塞.....

激发潜力，可能性不小.....

自身，疏通，局限性.....

借助他人，激活，可以尝试.....

总务说的言简意赅，内容十分好懂。雨晴很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上，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去吸收一些灵感。可是自己的眼睛总是瞟向莲心。看着她脸上僵硬的笑容，还有所有所思的呆滞的目光，雨晴就觉得心情很舒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的感觉，就像在明媚的早晨结束一场深眠，又像还有三个月才要项目考核自己却已经得到稳妥的结论一样。

就连身体，好像都变轻松了。

等雨晴回过神来，总务已经跨过了难啃的术式细节，说完了实验支撑，来到了总结阶段。雨晴依稀在脑海里能抓到什么“经过多次实验效果非常稳定”“成熟的术式已经投入使用”之类的内容。

“我相信，普通人不借助符篆都可以释放术法的时代，很快就要来了.....”最后一句话就像反复排练过一样，不管是站位还是姿态，不管是眼神还是腔调，都令人振奋。也许现在应该给出礼貌的掌声？雨晴正在犹豫。

“在这只小老鼠身上，我能够看到修士的未来！”总务比出一个手势，雨晴顺着他的手指看向旁边的一只笼子。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白老鼠，而这只普通的小白老鼠，此时正在从口中喷出火焰。

雨晴情不自禁的鼓掌。

“怎么样？”向甫脸上挂着十分自豪的微笑。而雨晴的恭维——不，这样发自肺腑的赞美怎么能叫做恭维？

“这样吧，我让莲心陪你参观一下。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她。”向甫对雨晴的反应很满意，而且看来他还愿意给女修士一个新的机会。面对向甫鼓励的微笑，莲心只得点头答应了。看到她脸上赔笑地走过来，雨晴心中简直乐开了花。

*我倒要看看你有多了不起？*

向甫留在木屋里听总务的报告，莲心陪同雨晴回到了巨大的灵力柱之间。

“莲师妹，你们是怎么把灵力束缚起来的？”

“莲师妹，你们不害怕灵力突然失控么？”

“莲师妹，这个术式调整一下效果不会更好么？”

雨晴根本不关心莲心会给出什么答案。她只是乐意看到莲心在“完成执行官的命令”和“多说一句话都难受”之间摇摆纠结。她还好奇，莲心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不在乎，还有发现之后会有多么委屈……或者恼羞成怒？

“这位师姐，不能乱动。”

“师姐！麻烦你把本还给我。”

“师姐，前面的门真的不能进去。”

雨晴的心情愉快极了。她就像一只鸟一样，在实验室的人群中穿梭。她不在乎这些实验弟子说什么，不在乎他们拦着自己。她只觉得自己是自由的。当从前束缚着自己的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挣脱。

自由极了。

“雨晴师姐，前面的门不能进去。”莲心说话了，声音有些紧张。

“向叔叔说了让你陪我，你就陪我进去看看嘛。”雨晴就像推门进去。门当然推不开。而两旁看守的修士也满脸为难地看着莲心。

“执行官特别下过命令，除非有莫主教或者教宗的令牌，不然任何人或物都不能出入。”莲心显得很紧张。仓促之间她说得很快。

越是不让进，越是好奇。

雨晴的双眼都比平时更大更闪亮。她猜里面一定是更厉害的东西，厉害到不能让人随便观看。

“那我要是去找向叔叔，你说他会不会让我进去？”雨晴问莲心，双眼忽闪忽闪。

“你要是去问执行官大人，他一定会事后处罚我们。”莲心叹了口气，然后把雨晴拉到一边，“雨晴师姐，是我不对。之前发生的事情，都是我的不是。如果冒犯到你，你责怪我就好。请千万不要跟执行官大人提这个要求。”

*看吧，结果不还是这样。再强势，再威风，最后不还得低头认错。*

雨晴忽然觉得有些无聊了。她这才发现，原来内心深处居然还有些期望，期望莲心能有些不一样。

*算了，就这样吧。*

“那算了。我去找向叔叔。”可话说出口，却变成了另外的意思。而说出口的话，雨晴却有觉得这才是理所当然自己该做的。

莲心一直在旁边劝，可雨晴一句也不听，一步也不停，就往直前的木屋走去。

视线越过稀疏的木杆，屋子里有几个白袍修士正在桌前商量什么事情。雨晴推门走了进去。

除了普通弟子，居然只有总务在。

“怎么了？”总务抬头，看到雨晴风风火火的样子，而跟在身后的莲心一脸倔强。

“向叔叔呢？”雨晴问。

总务没有回答，而是先让屋中其他修士离开。片刻之后，就只剩他与莲心与雨晴三人了。

“雨晴师姐，找执行官有什么事？”

说是有事，能有什么事？自己本来也不想进到那扇门后面。

“师姐说她想进测试样本区。”莲心在雨晴身旁替她回答。“我跟她说了不行，可她偏要进去。”雨晴听到莲心的声音有些奇怪，扭头看过去，才发现她的正昂着头嘴唇颤抖，眼睛却有些红。

*这不是我的错。*

“向叔叔呢？”雨晴装作没有看到，接着问总务。

*不是我的错我解释什么？*

“莲师妹你就是爱着急，你先去忙吧，这交给我。”

“卢师兄……”

“快去吧！”

莲心扭回头，在脸上摸了一把，离开了。

“雨晴师姐，之前发生的事情，都是因为我太鲁莽了。说是误会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。”此时此刻，雨晴才知道面前之人姓卢。她一言不发，想听听他接着会说什么，“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错都在我。你如果有不满，可以跟我说。如果莲师妹刚才也说了什么话不太妥当，也请你不要给她计较。是我下的命令，错都在我。我想提出一些补偿，希望师姐你接受了以后，之前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。”

*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*

雨晴有些委屈。自己因为莲心的话心中的难过和流下的眼泪，怎么能因为他说的几句话就当没发生过。自己的痛苦就这么廉价么？

“什么补偿？”他能拿出什么？雨晴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他说出来之后，就训斥他一顿，然后再既往不咎。这样才显得自己大度。然后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向叔叔。

*让你们好受！*

“唤醒符十副。这是我们已上一阶段完成的研究，已经内部配发了。”

雨晴惊呆了。她没想到眼前这个修士会提出这个条件。如果是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即便是已经成型成货配发到人，也不是张口就会送人的。而且……从他之前的介绍来说，唤醒符箓，自己或许用得着这些……也说不定呢。

*说实话有点动心。*

说实话，雨晴有点想点头。

可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。莲心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外。

“莲师妹……”

“雨晴师姐，这是我自己所有的唤醒符，一共五副。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是因为我，你不要迁怒卢师兄。”莲心大步走到雨晴面前，把一个小布袋塞进雨晴手里。她眼睛和鼻子都红红的，眼角还有泪痕。

*她刚哭过。*

“莲师妹你这是做什么！”姓卢的呵斥道，他站起来身就想过来。

雨晴心中忽然翻起了一阵负罪感。自己这么做，不就像恶人一样？可明明错的并不是自己。此时此刻，雨晴觉得在这两个人身边，多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不是因为他们，而是因为自己想逃开。

“我要这些干什么。”雨晴把布袋推回给莲心。她急着想塞回去，可莲心并不接手。慌乱中，布袋掉到了地上。

“雨晴师姐你别生气，莲师妹她没有别的意思。”总务连忙走过来，就要弯腰。

*不是你的错！你别这样！*

如果总务真的向自己弯腰道歉，那自己不真的就是一个坏人。是自己做了坏事，是自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可明明不是。

“卢师兄你别这样！”莲心说着，带上了哭声，“师姐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的错！”雨晴伸手就要拉雨晴，可雨晴甩开她的手，推门就离开了。

雨晴越走越快越走越快。她想把哭声甩掉，甩掉之后错的就不是自己了。

慌乱中她终于找到了向甫。

“怎么了？”向叔叔关心地问。

“我看够了。”雨晴努力做出微笑，“向叔叔我们走吧。”

向甫脸上有些担心。然后看了看雨晴身后，摇了摇头。他把手上的事情安排了一下，就带着雨晴离开了。

一路上，向甫没说什么话。穿过办公室，来到传送阵。等候了片刻，移步其中。

等终于回到明亮的日光下之后，雨晴才觉得堵在心中的东西消失了。她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了？”向甫问。

“没什么，就是下面憋得不太舒服。”雨晴说。

“你们年轻人啊……”向甫带着雨晴在长长的走廊里漫步，但前进的方向却同雨晴记忆中有些出入，“吵嘴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向甫笑着摇了摇头。

雨晴跟在向叔叔身后，来到了一个十分宽敞的回廊中。回廊四周都是种的花草树木，回廊中松散地摆放着小方桌，每张方桌旁都放着几张椅子。回廊正中间有一圈柜台，围成方形，方形里面有几个月黄色短衫的人，正在忙碌。他们从柜台下面打满一个长脚杯，放在柜台上，然后等在柜台旁身穿白色长袍的人，就会把长脚杯取走。

两人挑了一张方桌坐下了。雨晴好奇的看向四周，有几张方桌上已经坐了人，正在随便闲聊。还有几个人正在回廊外面，或者躺在草地上，或者靠着树荫下面乘凉。他们每人身边都有一个长脚杯，有些还伴着一个小竹筐。几个穿短衫的人在回廊在内外忙碌，看到招呼就走到长衫人身旁，点头记下一些东西之后，便前往柜台。

一个穿短衫的人走过来，向甫给他报了两个名字之后，就转向雨晴：

“尝尝吧，这的米酒可是非常好喝。而且我们这里的口味，比别的教区要丰富得多。”他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。

“米酒？”

雨晴这才意识到，这些穿长衫的人，都是来这边散心的。

短衫人回来的时候，手中捧着两个长脚杯。雨晴面前的这杯，甜甜的，有些柠檬、柚子、还有苹果的味道。虽然微微有些酒的腥辣味，但是很好喝。

*其实也没什么好生气的。*

不知道是因为杯中的米酒，还是明媚的阳光，还是吹过的微风，或是眼前青葱浓郁的绿色。雨晴忽然释怀了。她把之前发生的事情，大略给向甫说了一遍。当然，她隐去了很多细节。如果会给莲心和卢什么——到现在雨晴还不知道，究竟是什么，还是什么什么——留下不好印象的事情，她一概没说。虽然最后都被向甫问出来了。

向甫说起来像是在开导她，可听上去也像是在给自己手下的两个弟子在开脱。可雨晴觉得根本无所谓。本来就是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自己也没什么可计较的。

现在，最让人惊讶的，是自己当时居然会哭呢。

聊天的氛围很是愉快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长衫人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波，不认识雨晴的人都会跟向甫打招呼，而认识雨晴的则会在打完招呼之后站在旁边聊几句。

被风包围的感觉好极了。

*被人围着的感觉一样不错。*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去吃个午饭吧？”向甫虽然是问句，但是已然起身了。

青萝点点头。可他刚站起身，忽然就听到周围传来声音。

“危险。实验区发生三级泄露。重复，实验区发生三级泄露。”

声音是从回廊一个角落传来的。那里立着一个孩童的雕像。可声音听上去是一个严肃的中年人，跟幼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对面的向甫，也第一次皱起了眉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雨晴有不好的预感。

“我得离开了。”向甫摇摇头，“这说的就是我那边。”他小声说道。

“严重么？”雨晴的心一紧。

“那倒不会。可我得回去看看。”他抬头看向四周，然后向另一张方桌的一个长衫人走去。两人交谈了几句，然后那个长沙人起身，同向甫一起回来了。

“这位是铁洪执行官，我要好的朋友。接下来麻烦他带着你四处走走吧。”向甫给雨晴介绍起身旁的长衫人。

而叫铁洪的人，用手搔了搔后脑勺，把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。

“雨晴是吧？之后就跟我吧！”他的衣袖都卷起来，露出小臂上紧实的肌肉。

向甫离开之后，雨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张口。问好已经问过了，对方也只是拄着下巴喝着米酒。虽然铁洪看上去有些不耐烦的神色，可雨晴觉得自己还是得说点什么。

“向叔叔那边没事吧？”她只能想起这么个话题。

“你就担心这事啊？”铁洪把喝完的酒杯蹲在桌子上，“没啥问题。正常的项目，三天两头就得泄露个十来八次。”他跟从身边路过的短衫人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站起身。

“走吧。”铁洪说。

“去哪？”

“也不是什么有意思的地方。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## 【雨晴路线】 - 1700 - 亲密之人

---

雨晴正站在一个特别宽阔的广场上，可是她心里却堵得慌。她前面几步就是铁洪，可是如果脚下不跟进，就会把这个人跟丢。虽然知道自己现在山顶上，可是四周的人实在太多，都会把空气烘得很热。

大家虽然都是修道之人，但是人挤人挨人，堆满整个广场的样子真的跟凡人没有一点区别。万幸这身白袍十分透气，不然贴在身上的感觉，雨晴真是不愿去想。

终于从人群里面钻出来。跟着铁洪，雨晴走上台阶，向左拐进回廊，然后走进一间尽头的房间。房间十分宽敞，摆设也很简单。有人正在低头聊天，有人正在闭目沉思，还有人正端着茶望着窗外，看到铁洪走进来，他们都向他点头示意。

“这里是？”雨晴小声问。

“算是休息间吧。给执行官用的。”铁洪没有回头，径直向一个笑靥如花的女修士走去。

“分给你的新弟子？很漂亮的小丫头嘛。”铁洪坐在女修士旁边，从两人中间的茶桌上抄起一大碗茶水灌进去。女修士看雨晴坐在自己对面，笑着打趣道。

“瞎说啥。本来是向甫照顾的客人，结果他那出了点事，就甩给我了……”

“又是你？”

“我也纳闷，酒亭里那么多人，他怎么非要找我……”

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虽然并不高，可雨晴就坐在他们身边，一句句听着却十分刺耳。

*说的我给包袱一样，甩来甩去的。*

“不说这个。”女修士看了雨晴一眼，然后问，“那不知这位客人是谁啊？这么年轻的贵宾可很少见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雨晴有些生气。女修士虽然长得亲和讨喜，可是跟铁洪旁若无人地说着自己的话题，实在没办法给她打高分。而现在她又摆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，雨晴觉得自己好像被看穿了。

这让她很不愉快。

“腰牌喽。”女修士笑着指了指雨晴腰间，“紫色的。”看着雨晴有些窘迫的表情，她笑得更开心了。

“她是前教宗的女儿……”还没等铁洪把话说完，女修士就露出满面惊讶。

“她就是雨晴？”然后她就在铁洪胳膊上用力掐了一把。

“干什么！”铁洪吃痛，喊了一声。引得旁边的目光都望过来。铁洪赶忙缩了缩脖子，然后小声向女修士嚷嚷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！疼死了！”

“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就带着小姑娘来体检啊？”女修士满脸责怪看着铁洪，然后转向雨晴，面带歉意，“小铁就是憨……”

“啊没事……”雨晴连忙摇摇手。这两个穿着白色长衫的男女，像玩伴一样相互大闹，让她脑袋有些转不过弯来。

“谁憨！”铁洪伸手就要掐女修士的胳膊，被她把手拍下来。他虽然手上吃了一巴掌，可嘴上可没停，“我约个体检容易么？一般检查要是过不了，我这……”

*体检！？体，检？体？检！*

“脑子就是转不过弯！”女修士两只手平端，像拖着天平的两边，一上一下，“你也不比一比……哎呀真是跟你说不明白。”她站起身，走到雨晴身旁，拉起雨晴的手，“走，姐姐带你去转转。”

“去……哪？”说实话雨晴并不想留下，丝毫不想。可是女修士的邀请，也让她没那么容易下决心。

正在犹豫间，女修士就把雨晴拉起来。雨晴只得跟着她走在后面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身后传来铁洪的询问。

“体你的检吧！”女修士挥了挥手，可没有回头。

出了门，从回廊的另一个方向转到广场外，沿着青石铺的小路向前走，青萝始终落后半步。女修士的步子迈的很轻快，还一边轻轻哼着歌。她攥着青萝的手，偶尔还会回头看一眼，面带笑容。

“请问你是谁？”雨晴问。

听到问题，女修士停下脚步。趁她转回身的时候，雨晴把手抽回来。



“真是，怎么光顾的着急了。”女修士搔了搔脸颊，然后清咳了两声，“我是云枫，也是教派枢机城教区的执行官。跟铁洪是多年的师兄妹。我们跟向甫都是同僚。还需要介绍些什么？”她脸上带笑，问向雨晴，“身高？我比你高不了多少。体重？这是秘密。年龄？无可奉告。爱好？琴棋书画都会一点，刀枪剑戟涉猎倒也不多……”

云枫掰着手指，一条一条认真数着。遇到说不清楚的地方，她都会皱着眉头搔搔脸。现在，她正在纠结自己喜欢的究竟是沾糖的甜粽还是加肉的咸粽，或者加肉沾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？

还是蛮好笑的。

雨晴噗嗤一声笑了。“我不喜欢吃粽子。”她说。

“比起粽子，我更喜欢吃豆花。”云枫像忽然想起什么，然后挡住自己的嘴，“我可不会告诉你爱吃咸的还是甜的。”

雨晴笑着点了点头。“那我也正式介绍一下。我是雨晴，我父亲……你也知道。我如今生活在平等院。爱好的话……”

“不用着急说，我可以慢慢了解嘛。”云枫打断了她的话。

雨晴点点头。

“云枫，”女修士把手指向自己，“雨晴，”然后在指向雨晴，“那我们就算认识了？”

“雨晴，云枫。”雨晴也学着她的动作，“算认识了。”

“那走吧。”云枫示意雨晴跟上，然后转身向前。她这次脚步没有太快，也没有牵着雨晴的手。雨晴走在她身边，抬头看着她的侧脸。阳光从树叶之间穿过，星星点点洒在她的脸上。

“去哪？”雨晴问。

“去个好玩的地方。”云枫扭回头，对上了雨晴的视线。她笑着，把一根手指竖在双唇之间，“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”

“好！”

雨晴心中有些小小的兴奋。

她感觉云枫像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太多的姐姐。可能会比自己大一些，一岁或者两岁，但是不能更多。她们会有相似的兴趣，有差不太多的观点，即便有分歧，但是也只是两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一样。她知道，她们话语所由来的立场、她们精神世界的原点、她们的世界观，是一致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说一些熟悉的事情，也会有新的发现。

这让雨晴很欣喜。

她不记得走了多远。她也不在意。从话语中获得的愉快的体验，让她并不会去过多考虑目的地。在云枫的低吟浅笑中，雨晴愿意跟着她向前。只是向前，然后把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对方。

但是最终来到的地方，还是有些出乎雨晴的意料。

这是一个演武场——雨晴猜这至少是一个擂台。四个正方向上，都有一排棚子，围城一个挺大的四边形。棚子里面摆着几列座椅，越靠近场地中心，座椅越低。这样坐在前面的人就不会挡住后面的视线。棚子交汇的四个角落里，还有各有一个出口。而在场地正中间，是一片平整的土地。不过仔细观察，可以看到一个个石像，专门做成在土里面露出脑袋的小兽。小兽围城一圈，在圈里面用石板扑出了一个圆形的场地。

雨晴站在场地外，然后回头看看棚子边上摆着的兵器架——上面摆满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。

兵器加场地，演武场是八九不离十了吧？

“怎么样？”云枫问。笑的像个孩子一样开心。

“还……好吧。”当云枫说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的时候，雨晴可万全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充满男性气息的地方。

“我以为你在平等院已经见惯了。”云枫耸耸肩，然后跳到场地上，向雨晴伸出手。

“那边倒是很平常。可是……”石板并没有高出地面太多，但是雨晴还是伸手拉住了云枫，“没想到在这边也会见到。”

“哈哈，你以为会是什么地方？”云枫趁机拉着雨晴的手，走到场地中间，“花园？还是书库？”不过没等雨晴回答，云枫就接着说，“我想带你看看，我平时都在做什么。”

“舞刀弄棒？”雨晴指着场地外的兵刃，刚巧阳光照在刀锋上，有些晃眼。

“怎么会？那可都是粗人干的事情。”云枫挤挤眼。云枫手指着架子，打了一个响指，然后两根指头向上一抬，一柄剑像被绳子吊起来一样，飞离兵器架。然后剑柄掉个头，指向云枫。下一个瞬间，剑已经到了她手边。

雨晴都没看清剑飞过来的样子，只是耳朵里听到嗡的一声。

云枫从空中取下剑，然后抵到雨晴手里。

“你用这个试一试。”她说。

雨晴顶不想接过来，可是看到云枫殷切的眼神，她实在无法拒绝。把剑拿在手里，雨晴看到云枫鼓励的眼神，就要随便挥一下。

“等等等等。”云枫大叫，“差点忘了。”她口中默诵咒文，一只手凌空画符，另一只手掐了个手印。只见环绕演武台一周的小兽都从土里钻了出来——石制的小兽下面是一根木质的粗杆，上面莹莹亮着繁复的花纹。粗杆升到大约胸口的高度以后便停下，本来平趴着的小兽都扬起了头，然后张开嘴。

雨晴感觉到空气中灵力一阵骚动，一个肉眼看不到的遮罩在平台上方出现。

“这下就不会出事了。”云帆长出一口气，“还有，挥剑的时候可不能对人。”

雨晴被云帆抓着肩膀，扭向另一个方向。“好了，试试吧~”云帆拍拍她的肩膀。雨晴扭过头。云帆的笑脸好像在发光。

雨晴只得举起剑，然后老大不愿意地从上到下挥动。

然后一个波纹在剑锋的轨迹上出现，直冲向场外。片刻之后前方的空气中溅起一片蓝色的涟漪，波纹便被遮罩吸收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云帆问，透着股急不可耐。

“……剑比我想的重……”雨晴的第一反应确实如此。只是此刻她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作为一个研究者，特别是在教派本山受过严格教育、并且反复研读过双亲的手稿后，她深刻的意识到眼前的景象意味着什么——她在动作的时候，没有使用一丝一毫的灵力。

然而即便是附魔器，也要以使用者的灵力为引，才能激活。

“还有呢？”云帆并不着急，她笑着从雨晴手里把剑拿回来。

雨晴又待了一阵。然后一把从云帆手中把剑抢过来，面朝场外挥来挥去。不知不觉用上了平等院的一套入门剑术。随着雨晴的动作越来越大，快慢大小的波纹向四周发射，有几个也飞向了云帆。云帆没有出声提醒，只是掐着手印随手挥了几下，便把波纹粉碎掉了。

一套剑术使完，雨晴只是大概琢磨明白了动作轨迹跟波纹的关系，可对立面的原理始终搞不明白。一开始她也没有使用灵力，可是最后心中使坏，把自己的灵力注入了一些进去。可是波纹的形态缺不见更改。

“怎么做到的？”雨晴跳到云帆面前，满脸的兴奋跟好奇。

“这可不能告诉你。”云帆笑着接过剑，缺摇摇头就要走下演武台。

“诶云姐你使坏！”雨晴大叫。

“这可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啊，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？”云帆看向雨晴，笑容更胜。就像大了几岁的姐姐，手中拿着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在妹妹面前显摆。

“那我不问了！”雨晴赌气，跳下了平台。

“随你啊。”云帆跟在她身后，看着雨晴走向了兵器架，像一个在挑礼物的小朋友。

“我建议你试试刀。”云帆把剑插回去，然后把一柄窄刀从刀鞘中拔出来。

“好！”雨晴跑跑跳跳，就蹦上了演武台。

云帆就看着雨晴在台上，用蹩脚的功夫挥舞着兵刃。等她玩腻了，就换一柄飞到台上。

雨晴呢，玩得开心极了。

她对武器没有丝毫兴趣。如果自己有一天忽然获得了能够自由驾驭身体和兵刃的能力，如果自己能够万军之中伸手就取上将首级，如果自己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，如果自己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……也许只有最后一项雨晴会觉得有些高兴。可是她之所以会玩得不亦乐乎，把手里的铁条木棍舞得虎虎生风，只是因为如果不让他们动起来，武器中存储的效果就不会被激活。如果不激活的话，她就无法体察到其中灵力的流动。如果灵力不流动，她就无从破解构建其中的术式。

雨晴真的对探求术式本身，有极浓厚的兴趣。

除此之外，就是一些单纯的玩乐。一柄长枪在突刺中可以放出火焰，而雨晴可以将火焰变成一只猛禽直冲云霄。大锤砸在地上会激起巨石向八方穿刺，而雨晴可以让这些巨石向远处激射。

可无论再怎么于产生的效果之后构建术式，雨晴都搞不明白一点。在自己不用灵力牵引的情况下，这些效果又是怎样被镶嵌于俗物之中？

“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雨晴气喘吁吁地从擂台上跳下来，穿过遮罩来到云枫面前。

“不是不问么？”云枫结果短斧，然后递去一条毛巾。

“实在是好奇嘛。怎么做的怎么做的？”雨晴拉着云枫的手，摆出一副心痒难耐的样子。

“你自己再想想嘛。”云枫呵呵一笑，然后用毛巾去抹雨晴额头的汗珠。擦抹了几下，她收回手，却被雨晴的表情逗乐了。雨晴鼓着脸做了个鬼脸，“那我自己再试试！”然后就要向武器架伸手。

云枫抓着雨晴的手，把她揽到自己身边。“你一会再玩。该轮到别人演练了。”

别人？

云枫拉着雨晴坐在一边的棚子里，从柜子里取出一壶水，施了一个小法术，然后把冰好的水塞在雨晴手里。

雨晴接过水。

从对面的角落里，走过来两个穿长衫的人，身后跟着五个十分穿着黑皮甲的精干汉子。长衫人来到云枫面前行了礼，然后汇报了一下情况，便走到架子旁，取出兵刃塞给那五个人。五个人接过兵刃，小声向长衫人询问着什么。准备好之后，他们在远处向云枫低头示意，然后纷纷跳上擂台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没有任何人挥动兵刃。

“好冰！”雨晴被冰水吓了一跳。云枫把半片柠檬放进雨晴的杯子里。

雨晴一边百无聊赖的踢着腿，一边看着台上五个人的动作。五个人明显武艺高强，身手不凡。雨晴明显能看出这些人很快就熟悉了手中兵器的属性。如何让波纹飞得更快，如果让火焰覆盖得更广。掌握妥当之后，他们便两两搭配切磋了起来。

“小心！”一道波纹从刀锋上散出，飞向了一旁打斗的另一对。雨晴出生惊呼。然后她感觉云帆轻轻拍了拍她的手。

“没事的。”旁边的人低声说道。

雨晴这才看到波纹在他们身旁极近的距离变消散了。

“他们穿的黑甲都经过处理，武器中的灵力伤不了他们。”云枫补充道。

“都是些凡人？”雨晴指着台上问。

云枫点点头。

“那我明白了。这些武器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？”

“不对哦。”

雨晴皱着眉头。云枫满面笑容。

“看你的眉毛都皱在一起了。”云枫捏了捏雨晴的鼻子，“我只是在研究不借助灵力激活术式的方法。怎么会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？”

“好吧好吧，你怎么说都好。”雨晴摇摇头甩开云枫的手，“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么着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”云枫搔了搔脸颊，然后说，“你知道怎么用一个小木片推到一扇大木门么？我是说，你不能给它借力，也不可以用法术。只能用小木片自己的力量。”

雨晴用力想着，却没有思路。

“在小木片后面放一个大一点的木片，然后再放一个大一点的木片，然后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……直到最后一个木片至比大木门小一点点为止……”云枫看着雨晴，故意停下来。

“……然后让小木片倒下的力量，刚好能够推倒比他大一点的。小一点的推倒大一点的，到最后就能把大木门推倒？”雨晴把空杯子伸过去，“你在术式里面装满了从小到大的木片，可以把他们舞动的力量放大成灵力？”

“就是这样。”云枫接过杯子，加满水再还回去。

“把小的灵力放大我能理解，可是从舞动的力量转化成灵力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”雨晴又喝了一口冰水。

“好聪明，你这就发现问题的核心了！”云枫发自肺腑地替雨晴高兴，可是雨晴知道她是一定不会再多说一句了。

雨晴只能看着台上的人来回舞动，看台下的人不停地做着记录，看云枫偶尔提出一些要求。她绞尽脑汁，想要看清转换力量的那关键一步。可是就好像在浓雾中前进一样，远处的景象总是模模糊糊。

台上的人停下动作，把兵器交还给长衫人，然后自行在台下排成一列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！

长衫人向云枫报告情况，云枫指点了几句，长衫人便行礼退开。

我好像就要找到了！

云枫把雨晴从座位上拉起来，然后牵着她的手向前走。

不对，不是这样……

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，来到一个地面扑满碎石沙土的场地。云枫拉着雨晴到场边落座。

这样也不对，我再想想……

场地上还是那几个黑衣人，又拿着长枪短棍上下翻飞。

不行不行，不能放弃，一定要自己想清楚。

接下来是一个长满参天大树的场地，杂草青苔低木散落其间。黑衣人又换上了弓箭和匕首。

不应该啊，怎么想都没有结果……

然后是熔岩流动的场地……

我的思路应该没有错啊？

下一处积雪冰封。

挠头挠头……

不管是风沙四起的场地，还是瓢泼大雨之中，云枫只是看着雨晴抓耳挠腮，满面带笑。雨晴偶尔张嘴说明一下，云枫也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。

现在是一个青草如茵的场地，四边中有三边支着棚子摆着座椅，而另一边一片广阔，一片鲜花草地蔓延到山峰边缘。两名长衫人向云枫行礼道别，然后带着黑衣人从另一个角落推门离开了。而雨晴赌气坐在山崖边上，只把后背对着他们，还有一脸苦笑的云枫。

“想清楚没有？”云枫坐在雨晴身旁，捅了捅她的腰间。雨晴拨开云枫的手，转了半圈把后背摆在她面前。

雨晴听到身后有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就是不回头。山风静静吹过，雨晴感觉一双手把什么东西放在自己头顶。她伸手取下来，是一个花环。

“哼，你不说我自己想。”雨晴把花环又放回到头上。她听到身后低低的笑声，脸有些红。

然后她感觉到灵力在身边雀跃飞舞。

一只好像用冰做成的蝴蝶，扇着绿色晶莹的翅膀，从雨晴身旁飞过。它上上下下，只是绕着雨晴在转，然后变成了一颗火球，然后又变成了一个七彩火焰组成的螺旋，在雨晴身侧

盘旋。螺旋变成缤纷的花瓣，花瓣变成自下而上的水流。水流汇成一点，向远方激射，然后又变成一只鸟，又变成一只鹰，又变成一只凤凰，扑进流云中，爆发出绚烂的光芒。

雨晴看呆了。

“教给我！”雨晴转回头，兴奋极了。

“可是你都会啊。基本的术式你都会。”

“可是我做不到这么好看。”

“只是叠加得够多罢了，再多放进去一点变换。再过一百年，你比我做得还好看。”云枫看着雨晴，然后向后一倒，枕在青草花丛中。

“一百年啊……”雨晴躺在云枫旁边，用手支着脸颊，“那刚才那个问题，你研究了多久？”

“从我刚入门到现在，一百五十年吧。”云枫折了一根草茎，叼在嘴里。

“那你刚入门的时候就长这么好看？”雨晴眨眨眼睛，一脸单纯。

“丫头想问我年龄是不是！”云枫伸手去掏雨晴的两肋。

“别闹别闹！我快掉下去了！”雨晴一边笑一边讨饶。

两个人打闹够了，一边喘着气一边整着身上的衣服。

“一百五十年啊……我才走出这么一小步。”云枫脸上露出一些落寞。然后她摇摇头，“可这是多重要的一小步！”

“对对！”雨晴在旁边一直点头。她是打心底里佩服。如果这是别人一百五十年才想出的问题，她也愿意拿出五十年来重走这条路。

*最多五十年……还是三十年吧……不不，最多十年，如果还是想不出来，我一定要从她嘴里问个清楚！*

“不过，这么长时间……不容易吧？”雨晴的肉体年龄与自己的外貌相吻合，年轻气盛的她，很难想象把漫长的岁月都贡献给一件事的感觉。一百五十年，那可是足够两三代凡人成长又衰老的时间。

“说实话，记不太清了。”云枫笑了笑，“我觉得人看待时间，是有一个坎的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只能活六七十年，那你眼中的时间总是匆匆忙忙。可是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只要你继续钻研下去，生命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时候，时间……时间就会变慢。或者说人的感觉会变迟钝吧？随着我成长的事务都腐朽了，只有我青春依旧。印象最深的是七十五岁那一年，感觉自己好像亏钱了整个世界。好像是我把他们的生命偷走了。整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，每天都很想死。然后忽然有一天，对时间的认识就变得模糊起来。时间不会对我造成影响，我也不会去干预时间。每日每夜只要去做，去做，事情就会不断发生变化。”云枫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，慢悠悠的说着，看着远方，比远方再远一点的地方。然后她回过头，看着雨晴，“所以每一天每一天都很像。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就很难吧？只是从那时候到现在都

没什么变化，自己已经习惯了。所以，我真的记不太清。”她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雨晴的头发，她的耳朵。

雨晴有些想把她的手推开，可是看着她的眼神，却又不忍这么去做。云枫的手很轻，像生怕碰坏了什么东西。她的目光充满怜爱，还有不舍，还有追忆。有那么一刻，雨晴觉得云枫应该是想要触碰一百五十年前，尚且懵懂无知的自己吧？她的目光虽然在看向自己的眼睛，却没有停在眼前。而是向着远方，试图穿过岁月。

也许她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事情。也许什么也不想说。

雨晴感觉在这短短的片刻之中，她在面前的人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情绪。悔恨，恼怒，哀痛，怜爱……又或者都是自己的幻觉。

只是下一刻，云枫的眼神忽然变得灵动起来。她用手指头搔了搔雨晴的脸颊，问：“那你呢？也感觉不容易？”

“嗯。”雨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，“当然跟你没法比啦。看到向甫向叔叔，还有你的研究以后，感觉自己还差得很远……别笑，我是说真的！”雨晴有点恼恨，然后伸手去捏云枫笑开的嘴唇，“我……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。我也不知道除了研究自己还能做什么。可能我一辈子都没办法成为像父母那么伟大的修士……可像他们一样也不是我的目标。我只是想做一些自己能够认可的事情，做一些只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。”也许是云枫刚才的话语中施加了什么法术吧？雨晴只是觉得四周静谧的气息，青葱的草香，寥落的风声，飘渺的白云，还有她注释的目光，让自己很想把心中的事情说出来，“这样的想法可能会很幼稚吧？可是我就是想靠自己走下去……可是……”

雨晴感觉到自己心中的隐秘有些松动。不愿向人说起的事情就要从自己的口中脱出。

可是眼前的人，应该值得信赖吧。

“可是，我在平等院那边做的所有成绩，都是从我父亲手稿里面抄来的。没有一样是因为我自己的本事。”雨晴有些哽咽。泪水划过脸庞。

云枫稍微靠近一点，把雨晴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摸着她的头。

雨晴并没有哭得有多响亮。她本以为，说出这件事的那一天，自己一定会被懊悔与罪恶感击穿、击碎。可是现在只有解脱感，渐渐充盈着身体。

“那你现在做的研究是什么？”云枫的声音传来，十分平静，像云一样把自己托在空中。

“魂术。”

“魂术可不是你父亲擅长的领域啊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过我听说你有几年没有进展了？”

“嗯。所以这次来找莫伯伯……”



“那很正常嘛！”

雨晴抬头，对上了云枫怜爱的目光。

“我当年可笨了，跟着教长……也就是师父学了十年都没有开窍。还像‘我都快四十了，一事无成可怎么办啊！’特别着急！……”

云枫把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，一点一点掏出来给雨晴分享。雨晴才知道，云枫并不是记不清了，而是记忆都太过珍贵，不愿轻易想起。她这时也才明白，原来还有人和自己一样，也有一个愚钝的开始。

*不过我肯定会比她早做出成绩！*

“……所以呢，咱们做的都是逆天改命的事情，难就对了。千万不要着急。”

雨晴笑过了，也轻松多了。

“要不然我把研究的重点给你解释一下？”

“不要。”雨晴立刻回绝了。“你要是现在告诉我，我觉得自己是偷来的……”

*偷来的……*

自己腰间的布袋里，还有一颗小小的药丸。

雨晴觉得还是要把这件事说出来。只有告诉云枫，才会获得原谅。有了她的原谅，雨晴才会原谅自己。

然后雨晴掏出小药丸，把它的来历慎重地告诉了云枫。

“这可不对啊。”云枫没有发火。她依旧抱着雨晴，依旧轻轻抚摸着她的头顶。“虽然他们答应给你了，可你这样也是没有经人允许……道理你也都懂。现在去找向甫，把经过告诉他，然后把东西还回去。”

“可是向叔叔那边不是出了点事故嘛，应该还不让我进。”这只是猜测。雨晴还没有做好面对向甫的打算。即便知道他应该不会为难自己，可还是胆怯。

“已经解决了哦。安全通知发出来，已经有一阵了。”云枫想了想，然后看到雨晴吐了吐舌头，便猜到了她本来的意思，“小坏蛋。”云枫搔了搔雨晴的脸颊，“向甫人不错，不会给你难堪的。而且你直接把东西还给他，他的那几个手下也不敢为难你。快去吧。”

看云枫态度坚决，雨晴只好同意。从草地中爬起来，云枫给雨晴仔细清理了钻在发丝间的花朵和草茎。

“你不走么？”雨晴问。

“我还得收拾一下。”云枫转念又猜到了雨晴的意思，“我等你回来告诉我好消息啊，就不跟你一起去了吧？”

雨晴脸一红，然后挥手道别。

我才不会担心！

## 【雨晴路线】 - 1800 - 重回地窟

---

重返向甫实验室的路途，十分顺利。从传送阵抵达地下，穿过走廊，来到办公室。当班的还是那两名弟子。他们照例要雨晴展示腰牌，并且仔细核对之后，其中一名给雨晴上了份茶水，另一名则走进实验室。

门再开的时候，便是向甫当先踏了进来。

“铁洪带你转了什么地方？”向甫带着雨晴走入实验室。看上去与离开之时并没有什么区别，灵力柱之间仍然有人正在忙碌。雨晴仔细瞧了瞧，并没有看到莲心和她的“卢师兄”。

雨晴松了一口气。

她告诉向甫自己并没有跟着铁洪，而是被云枫带着，参观了她的研究。雨晴尽量避免用不太妥当的词去说铁洪，说起云枫的时候则毫不吝惜赞美。向甫静静听着，只是在一旁带路，偶尔会应和一句。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实验室当中的休息室。

“向叔叔你这边没问题了？”雨晴结果向甫递来的茶水。

“没问题了。手下人正在最后收个尾。检查一下设施，核准一下物资，例行公事而已。”向甫坐在雨晴对面，“哦对了，主教那边还没有消息，你先别着急。”

雨晴点点头。

“一会有什么安排？或者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？”向甫问。

之后的安排？云枫只是说等自己的好消息，但这也只是一个没有时效的约定。雨晴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之后一起吃个饭吧。我把卢本还有莲心那个丫头都叫上。你们年轻人之间话题多一些，也能把之前的误会说明白。”向甫虽然在提出邀请，可是语气却容不得拒绝。雨晴只好同意。

这让雨晴不是很开心。她忽然觉得云枫对自己特别好。听自己说话，征求自己的意见，并且尊重自己的决定。然后她又觉得有些遗憾。原来自己并不知道该怎么跟云枫见面。也许当时，云枫那么说只是出于礼貌。可是雨晴真的在考虑，吃完饭之后，回到那段山崖——彼时应该是漫天明星了吧？云枫也许真的正在月下等着自己。

好想见她。

雨晴莫名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，根本没有去听向甫在说什么。她只是下定决心，先把跟云枫的约定完成，然后.....然后自己突然说有事先，向甫应该也不会说什么吧？

“向叔叔，我有事想告诉你。”雨晴清了清嗓子，打断了向甫的话。她看着眼前这个雅致的中年人，在心里好好给自己打气。

“怎么了？这么郑重其事？”向甫有些疑惑。

“是这样……”

“执行官，有些事情向您禀报。”

休息室的门被人推开，卢本卢总务面色焦急地走到向甫身边，俯身过去，低声耳语几句。向甫静静地听着，眉毛跳了跳。雨晴看到他无意间看向自己，可视线停留在自己脸上的时间长的出奇。

“叫她进来吧。”卢本说完之后，向甫发话了。然后站在门外的人才快步走入。

是莲心。

她眼睛红红的，脸上好像还有些泪痕。此时却是怒气冲冲。不等卢本和向甫说什么，她就来到向甫身边，指着雨晴说，“是她偷走的！”

说来也奇怪，雨晴本来是想同向甫承认这件事。可是看到莲心的架势，她立刻改变了决定。

“谁偷了？偷什么了？你说话有凭据么？”雨晴立刻回嘴。

“好了好了，卢本你把事情经过先解释一下。”

卢本来到雨晴面前，一边说，一边盯着她的眼睛，想看出什么。事情经过很简单。排除安全隐患的最后一个步骤是清点物资。里面就包括了小药丸——这虽然是上一阶段已经定型完成的物品，但是除了研究所内部人员，也只有其他一些执行官会配发一些。作为同研究息息相关的东西，这个小小的东西的去向都必须记录在案。所以如果研究所内部人员自己的药丸与记录上有出入，就必须解释清出去向。

可这次最后的例行检查中，莲心有一颗却说不清楚。很有可能是她忘记自己服用了一颗。但是她可以拿出自己的服用记录。如果是她遗失在别处，那责任就会很严重。当问起是不是她转赠给他人的时候，莲心忽然说，是雨晴偷走的。卢本只得带着她来向执行官报告情况。

“可是没想到……”卢本摆了个尴尬的手势。

*没想到我就在这吧？*

雨晴打定注意了。自己绝对不会当着莲心的面把东西交出来。本来只是想让他们长长记性，可最后却给自己落个小偷的名声？更可气的是，自己本来就是要把东西还回来，你还非要上来泼一盆脏水。怎么会让你得逞呢？

雨晴很生气，生气到想笑。

“执行官，一定是她干的！”

“莲心你啊，就是容易冲动。丢失了一颗丹药，我不会怪罪你……”向甫让莲心先坐下。

“不是我弄丢的！”莲心的眼睛更红了，隐隐好像有些泪水。她执拗地站着。

“你先听我说完。”他伸手打断了莲心的话，“我现在关心的，只是这颗丹药的去向。找到它才是最重要的。找得到，皆大欢喜。如果找不到，我也希望你要记得这件事，以后工作中生活中，也要更镇定更稳重。”

“执行官，真的是她做的！我只把自己的丹药给她看过！”莲心真的有些急了。她用力说着，泪水流过脸颊。

“执行官，我觉得这件事我们还是慎重考虑一下。”卢本也站了起来，“下属认为，查明事情的真相跟找到丹药，一样重要。”他还特地看了雨晴一眼。

雨晴坐在椅子上，毫不回避他的视线。

*我死也不承认。*

“我……”

“雨晴啊，”向甫没有让雨晴把话说出口，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只想听你说一句，莲心的丹药，给你有没有关系？”他脸上没了笑，只剩下严肃。

好。很好。雨晴心中笑了笑。她本来以为向甫会站在自己这边，结果他也是仗势欺人的家伙。

“不是我做的。”雨晴现在反而很平静。既然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。

*看你们敢搜我的神。*

“两边都很坚决，那这件事请就由我亲自来调查吧。”向甫想了想，然后转向莲心。

“执行官！她肯定带在自己身上！我能搜……”莲心抹了一把眼泪，话说到一半，就大步冲向雨晴。

“莲心！你不要让我再失望了！”向甫低喝一声。声音不大，却像天边的滚雷，轰隆隆的。

向甫说话的同时，卢本也窜出一步赶忙拉住莲心。他低头向执行官认错，可莲心却直直地站着，眼睛看向高处，眼泪直流。

“莲心！”卢本拉拉莲心的袖子。莲心一转身，大踏步走向门口，然后一把把门推开。诶呦一声，门后的人摔倒在地上。莲心不管不问，走出了房门。

“希望执行官查明事情的真相！”卢本重重地给向甫行个礼，没有看雨晴一眼，也跟着离去了。

“夏宇，你进来吧。”看着卢本的背影，向甫轻轻叹了口气。然后他清了清嗓子，把门外的人喊进来。

“嘿嘿，执行官。我刚来，什么都没听到。”

“你要是有事，就敲门进来。要是觉得不方便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过一阵子再来。”向甫指了指休息室的“围墙”——那一圈松散的长杆，“这视野这么开阔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听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嘿嘿，下次不敢了，下次不敢了。”

向甫摇摇头。“快说正事。”

“主教的联络官正在前厅等着呢。”

“夏字啊。”

“执行官您说。”

“以后有要紧的事就先说！”向甫一挥手，夏宇赶紧退出休息室，还带上了门。这回雨晴看清楚了，这家伙没有在门前停留，而是老老实实跑远。

“雨晴，你稍等一会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回应该有主教给你的消息。”向甫走到门口，却停下了。他思考了片刻，扭回身，“还有，丹药的事情，一会我想好好跟你谈谈。”

“好。”

向甫离开了。

雨晴小心观察了周围，休息室近处没有人盯着。她从布袋里摸出小药丸，然后端起茶盏，用喝茶的动作把药丸顺进嘴里。

*没什么好谈的。反正事实只有一个。*

雨晴这下不怕了。他们什么也别想从自己身上找到。

## 1830 - 与莫主教的会面

---

这是一间用青石垒起的房子。房间中有些潮湿。房间四面墙上，只有靠近屋顶的地方各有一扇小窗——应该说是开口才比较恰当。此时，带了些红色的阳光从西边的开口钻进房间，洒在东边墙跟下的蒲团上。而雨晴此时，靠着西边的墙，盘腿坐在坐垫上面。她的腿有些麻。

莫主教坐在一张高背座椅上，椅背顶端有象征五行灵力的五个法球。他的面前摆着一张桌案，上面放满了书籍，可是光鲜昏暗，雨晴看不清上面的文字。桌案面前站着一个人，正在低声向莫主教说明着什么。主教的脸藏在阴影中，只有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。

主教身穿白色亚麻的长袍，连教派中最普通的门徒，都比他穿得更好。唯一的区别，是他头上戴着一个玄铁所做的铁环。雨晴听父亲说过，主教乃至教宗身上戴着的每一个东西，里面都封存了强大的术法。当时雨晴还小，她认真的问过，这些术法有多强大。父亲把她抱在怀里，摸着她的头，指着远方的小山。

“砰！那座山就没了。”

然后再指着远方的小河。

“砰！那条河就干了。”

“爹爹，我不喜欢打打杀杀的。”雨晴揪着父亲的胡子。

“那用爹爹的戒指，也可以带着你和妈妈一起去天涯海角啊。嗖一声就到了。”

“雨晴，向甫那小子没有怠慢你吧？”莫主教的声音把雨晴从回忆中唤醒。她连忙从旁边的座位上站起。他身体微微前倾。阳光洒在他脸上。莫主教脸上布满了周围，白色的长发白色的长须和白色的眉毛。他眯着眼，笑容和蔼。

“向叔叔带我看了他的研究，让我学到很多。我从他那一听到莫伯伯你的消息，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伯伯你也太忙了吧，得多注意身体呀。”雨晴说。

“哈哈。让我注意身体的，也只有你这个小家伙了。”主教呵呵地笑着，然后把手指向旁边站立的人。“这个是松风。我之前告诉你，魂术方面有不少突破，都是他做的。你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跟他切磋切磋。”

“岂敢。”松风一拱手。他是个长相普通的男人。常年修习术法，看不出他的实际年纪。他的打扮跟别人没什么区别，也是简单的白袍。他梳着简单的短发。脸上唯一的亮点，就是一撇一捺的八字眉。那用鼻孔看着雨晴，想要显得傲慢，可是配上他的眉毛，表情却迷离了不少。雨晴好悬没有忍住笑。“我还想从雨晴小姑娘这里学到点东西。”

“那我就把雨晴交给你了。”莫主教点点头。他又转向雨晴，“雨晴啊，伯伯这边还有些事情。你先跟着他去吧。”

雨晴点头称是。退到门外，雨晴轻轻把房门阖上。莫主教又把被靠在椅子上。他一只手放在扶手上，然后手指轻轻点着头。雨晴总感觉莫主教有些心事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想他这个地位的人，心中有烦恼不也很正常。

门严丝合缝地停在门框里，然后咔嗒一声响。雨晴扭回头问松风，“然后我们去哪？”

“我正想做个实验，有没有兴趣瞧瞧？”

“好！”

## 法务司与崇高教派

---

“怎么回事！怎么少了个人！”

“我女儿呢！？我女儿怎么不见了！”

传送结束了，可法阵上一片混乱。书生的妻子十分大声呼喊。她拽着周围每个人的领子，像疯了一样。一瞬间之前，女儿的手还在自己手中攥着，现在怎么消失了？

“嫂子嫂子！你别着急！”旁边大花用两只手摁着她的大臂，把她提在一边。大花也很疑惑，他看向宇文秘书。而宇文秘书正站在方副司长旁边。方副司长——书生满脸疲惫和困惑，他抬起头看向旁边的男人。他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书生问。

青萝有些无奈。书生一直以为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会安全。可青萝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向他解释，自己只能转移一个人。虽然自己当机立断做出了行动，可现在这个情况，也不是给书生解释的时候。此时传送阵外面站着的守卫，已经透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守卫们衣着十分简单，青萝甚至觉得他们白色的长袍下面什么都没穿。他看向守卫，大声问，“这是怎么……”

“磨蹭什么！快下来！”

一名白袍女子冲传送阵上的人大喊。她还指着传送阵旁边的一根青铜柱，上面有一盏红灯在不断闪烁。

“我的女儿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！你们先下来再说！”

“嫂子，你先喘口气。法爷肯定会想办法找到小侄女。”大花一改往日的威风，而是好言相劝。他催促手下赶紧从传送阵上下来。

“咱们一会再说这事。”青萝也对书生说。书生点了点头。妻子从他身旁走过，书生想拉着她的手。可妻子却一脸失望地看着书生，“女儿都不见了，你一点都不着急？”她眼角有泪水划过。

青萝跟在队伍里面，走下传送阵平台。大花走在最前面，跟着一名白袍男子。书生的妻子失神的在前面几步。青萝推着书生的轮椅。队伍中剩下的都是大花的手下。拐过前面的转弯，白袍男子站在一扇门前面，让所有人都进去。房间并不小，但是里面摆设十分简单。

“你们在这里等着。”白袍男子对大花交代。

“法爷，咱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姑娘不见了，应该咋办？”大花低着头问。他高大的身躯却显不出多少气势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给你们问问其他负责的师兄弟。”白袍男子摆摆手，然后小声低估了一句，“真是麻烦。”

书生妻子眼看就要发作，但是被书生拉住了手，只得咬牙忍着。她气得发抖。

“你们先在这休息。等你们司长来了以后，他带你们走。不许出这扇门啊，不然要你们好看。”白袍男子指着大花的鼻子。看大花点头，他才开门离开。

“就这么等着？”书生的妻子厉声问大花。她都头发有些散乱。

“唉嫂子，你是不知道。在教派的人面前，要是不听话，司长都兜不住。”大花摇摇头。他看向书生这边，想要寻求帮助。可是书生仍然盯着青萝。

“宇文秘书，我哥哥老看着你是什么意思？”大花有些起疑。

“我欠他一个解释。”青萝决定，要对书生说谎。

## 1930 - 松风的实验

---

“所以你猜测，是虚空中有什么东西，投影到人的身上，所以才会走火入魔？”雨晴问。穿过一条昏暗的、曲曲折折的走廊，松风终于带着她走到了尽头。他打开面前的门，示意雨晴进入。“那虚空是什么？怎么投影？”

“虚空就是……这么给你说吧。灵力本来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物，这个假说你知道吧？我猜测，虚空就是灵力原本所在的世界。然后投影……”松风在雨晴背后把门阖上。然后拍拍手，四周亮起了许多白色的荧光，把房间照亮。

“那这还是你的猜测啊。而且本来‘灵力来自另一个世界’就是假说。”房间十分杂乱，桌子和椅子上到处都摆着书籍，纸张随便散落在地上。一旁的架子上摆着各种资料，中间还放着瓶瓶罐罐。墙上挂着各种风干的植物茎叶，以及动物肢感。雨晴撇了撇嘴，接着说，“不过我就当虚空存在好了。可是虚空里的东西投影在人身上，就会走火入魔？走火入魔明明是灵力异常流动产生的。”

“嘿嘿嘿，给你个忠告。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可是远超我们想象。”松风踢开脚边的衣服，然后走到房间尽头，又打开了一扇门。“进去吧，先给你看个实验，然后我们再讨论。”

门后面，灯火辉煌。屋顶爬满了各种管道和机关轮轴，不断有蒸汽从管道的缝隙中喷出。身穿白袍，头戴面具的人在巨大的房间中穿梭。偶尔会有野兽般的嘶吼与咆哮传来。

“进去吧。”松风笑得很开心，八字眉高高耸着。

雨晴心中满是好奇。

## 1930 - 青萝的借口

---

“这些都是真的？”书生的妻子一声惊呼，声音中带着喜悦。她偷偷向青萝这边瞟了一眼，然后就有低头跟书生说着什么。

“哥哥和嫂子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”大花十分好奇，自言自语地说，眼睛却始终在宇文秘书——青萝——的身上转来转去。

“孩子丢了，夫妻之间有些交流，不是很正常。”青萝接上了大花的话头。大花则抱着膀子，低头看了看这个司长面前的大红人，嘿嘿一乐，“是不是因为你跟我方哥说了什么？你可得想好一会怎么跟司长交代啊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如实禀报。”青萝点了点头。他有些头疼。这个大花好像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角色。



书生跟妻子交代完了，他妻子长长吐了一口气。她走到青萝面前，轻轻咳了一下，然后说，“我家老爷都跟我说了。”她冲青萝眨了眨眼睛，“之前多有冒犯，我在这陪个不是。之后还请你多多照顾。”青萝笑脸相迎，客气地回了声不谢不谢过奖过奖。

之前，他只小声对书生说了一句话——一次只能送走一个。书生当即释然了。青萝不知道书生是如何跟妻子解释的，但是显然她已经接受了书生的说法。所以对于青萝，现在只能想办法，把书生的妻子再送走，无论以何种方式。

头疼。

**还有人在枢机城么？收到请回复。**

青萝最后还报了一点希望。但是他不觉得天胡会把信标借给自己。饕郭？或许吧。而雨晴，他根本不抱希望。当然，法器的频道中无声无息，是一阵不出意料的静默。她失望地断开连接，开始思索其他的可能性。

正在这时，房门忽然被打开了。

“大哥！”靠墙的大花站直身体，一脸喜色。等看清状况后，他立刻赶紧迎上去，皱着眉头，“大哥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一个身穿华丽黑袍的人走进屋子。他的衣襟上绣着密密麻麻的紫色纹路。他头发散乱，脸上带灰，额头上还有些血迹。他身后跟着几个身穿黑色紧身皮甲的壮汉，也都带着伤挂了彩。

“去逍遥城，结果遇上了一个怪物。”黑袍男子叹了口气，然后看到屋子里的书生和他的妻子，露出了笑容。他拍了拍大花的肩膀，“干的好……我侄女呢？”然后他脸上也露出疑惑。

“杜大哥，坐传送阵的时候，我女儿就不见了。”书生妻子忽然就落了泪，看上去上心极了。

“怎么会？”姓杜的家伙眉头紧皱，然后他的目光定在了青萝身上，“宇文？你怎么这干什么？”

青萝呆立原地，他甚至都没听清对方在问什么。

跟着杜司长走进来的黑衣大汉们，扶着受伤的伙伴坐在角落。在他们最后，有一个魁梧的大汉扛着一个异常高大的身形走入房间。青萝看清了，他背上的人头上长着角。

这个人是饕郭。

## 2000- 魂术

---

“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？”松风问雨晴，他跃跃欲试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。

“我重复一边，你看对不对啊。”雨晴一边说一边想，“你是说，有一种特殊的灵力流动方式……”松风摇摇头，“我不明白你说的编码方式的含义，我理解就是一种五行灵力按照某

种排列顺序，按照特定的强烈程度依次活动。”松风点了点头，“这种流动方式，会让人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。然后你找到了这种流动方式？”雨晴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所说的。可松风自信的样子，又不像在说谎。

“可你是怎么找到的？”雨晴问。

“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现在要证明给你看。”松风紧紧盯着雨晴的眼睛，异常狂热，“走火入魔是可以人为引起的。”

然后松风拍了拍手。

雨晴此时所在的房间，被莹白的灯光所照亮。房间墙壁绘有特殊的纹路。雨晴知道这种绘制方法，是把墙壁当作符纸，把吸收灵力冲击的符文雕刻在上面。墙边摆着桌子，桌子直接被定在地面上。房间中没有椅子。随着松风拍手的声音，一边的墙壁整扇都开始变得模糊。上面泛起层层波纹，好像水面荡漾。当波纹平静下来的时候，雨晴发现墙上映出了一副别处的景象。

上面有很多身穿白袍头戴面具的人在忙碌。他们好像在围着一张床。床上好像躺着一个人。而在忙碌的人外围，站着几个人。他们衣着打扮没有不同，只是手中都捧着一个纸板，然后上面随时写着什么。雨晴注意到，站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人的面具有些不同。在面具额头的正中央，雕着一只金色的眼睛。

雨晴立刻反应过来。面前这扇墙壁，变得透明了。

“准备好没有？”松风对着透明的墙壁发问。

“报告执行官，准备妥当。”面具上有金色眼睛的家伙点了点头。雨晴决定用“金眼”称呼这个人。金眼话音刚落，青萝就看到床旁边围着的人散开到一旁。青萝感觉到灵力震荡，然后那张床慢慢飘起升高，最后居然立了起来。上面有个人穿着灰色的短衫，手脚岔开，被捆在床板上。

“好。实验准备开始。”松风两手一合在一起，下大了命令。然后他转向青萝，热情的神情就想要溢出眼眶，“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就要到了。”

“实验开始，收到。”

“第一步，唤醒实验对象。”

“唤醒开始。”

灵力开始躁动，就像一个舞者在原地不断旋转，然后轻轻跃起。透明墙壁那边，细碎的闪电在不断聚集，向捆着的人集中。然后瞬间的亮光，一套粗壮的闪电劈向那个人。他浑身战栗。

“唤醒完毕。”

“这样太危险了吧？”雨晴焦急地看着松风。

“没关系。他是个修士。不知道哪来的野修。”松风把手一挥。

青萝看到那个人睁开了眼睛，然后开始挣扎。他无能为力，以为脖子，胸口，腰间都被固定在床板上。戴面具的人围到他身边。有人拨开他的眼睛，有人在摸着他的颈侧。

“瞳孔正常。”

“脉搏正常。”

“肌肉正常。”

“骨骼正常。”

**有人么？需要帮助！**

“唤醒成功。”

“第二步，激活实验对象。”

*嗯？天胡的消息？*

雨晴看到有趣的东西，正发愁没有人分享。

**怎么啦？诶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正在看特别厉害的东西。**

“加载激活程序。”

戴面具的人从旁边拿出一个匣子，旁边的人从匣子中取出许多符篆。

**我旁边有好多莫名其妙的人。**天胡的消息紧跟着来。他好像并不关心雨晴所谓的“特别厉害的东西”。

戴面具的人们把手中的符篆贴在那个人身上。他身上到处都被贴满了黄纸条，可雨晴还是能看到贴着的符篆上绘制了跟不相同的符文。

“我现在做的这一步，是为了确保一会灵力能够按照特定方式流动，就像你说的。”松风热心地给雨晴解释，就像在给他分享自己最好的玩具。

**他们把什么东西贴在我身上！**又是天胡的消息。

**诶你稍等一下啊。我现在没工夫听你说。**雨晴觉得天胡是个不懂得说话时机的人。她不喜欢这样。

*干脆断开连接得了。*

“激活程序加载完毕。”

那个人在挣扎。

“激活程序启动。”

“就是现在。”松风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。

只见又一道闪电劈向被捆着的人。他长大嘴开始呐喊。可是他嘴里被堵着东西。



“吃脏东西了？怎么现在连骨头都没了？”杜司长一脸厌恶，把青萝扔在旁边，转向了书生。青萝看姓杜的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，就有些想吐。

你完了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把门推开。所有人都看向门口。

“你们抬来的人在哪呢？”说话的人一身白袍，眉毛上又一道疤，腰上还系着几个铃铛。杜司长指了指里面，人群让开，露出了躺在地上的饕郭。

“我天！这么大个头！还是夜叉人？”白袍人走向饕郭，然后蹲在地上不知在检查什么。

“你们说他忽然发狂，然后符文武器对他没用？”白袍人向受伤的黑甲大汉们详细询问情况。他点点头，然后站起身。

“诶来几个人，给我把他带走。”白袍人看着杜司长。杜司长随便点了几个伤势较轻的人，让他们跟法爷走。

“我也一起去吧。”青萝出声。

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

## 2030 - 求救

---

雨晴推开阻拦自己的白袍弟子，用力捶打着面前的木门。门上传来咔嗒一声，雨晴大力把门摔开。

“主教，雨晴小姐她……”

“无妨。”

只有房间的一角还点着一盏烛火。火苗摇曳，遮盖了蒲团、桌案、墙壁的影子，恣意舞动。莫主教的身形彻底隐藏在阴影中。

“莫，莫伯伯……”雨晴一路奔跑，呼吸急促。她有点后悔怎么没早点锻炼好身体。

“别着急，慢慢说。”一盏茶水从阴影中飞出，轻巧的落在雨晴手里。雨晴把水灌进嘴里，可是太过着急反而被呛到。她猛烈咳嗽了一阵，总算把气喘匀了。

“莫伯伯，你得让松风停下实验。他不听我的劝。”如果不是松风百般倔强，雨晴实在不愿意跑这么一路。

“他的实验出什么问题了？”莫主教的声音显得他好像有些兴趣。

“不是实验，是他的实验对象。那个是我们平等院的弟子。”雨晴赶忙解释。

“平等院的人？”

不等莫主教多问，雨晴就竹筒倒豆子一般，把自己的来历全部说清了。几个人接到任务，几个人来到枢机城，几个人要找书生，几个人要取走东西。自己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可是不是到为什么其中有个叫天胡的家伙被松风抓住了。“莫伯伯你听明白没有？”

“那个书生是谁？”莫主教问。

“好像姓方？我记不太清楚了。莫伯伯你赶快下命令吧。”

“要取走什么东西？”主教接着问。他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，不急不缓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啊！莫伯伯！”雨晴有些恼火。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为什么莫伯伯还要跟自己绕弯呢？

“好好。”莫主教轻声笑了笑，“平等院的人被我们抓来做实验，这可真是一个大乌龙了。我这就跟松风说。不过人可不能现在就放走，还得给他仔细做个检查，确保没问题才行。明白么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雨晴拍拍胸脯。她真是松了一口气。“那伯伯你赶紧下命令吧！”

“你这孩子。”莫主教低声笑了笑。然后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。昏黄的灯光，让雨晴看不清房间中的一切。她好像扔出一个明光符，照亮周围。可莫伯伯在，她怎么干造次。声音停下，一个卷轴飞到雨晴手中。

“你把这个交给门外的弟子。他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雨晴高兴地应了一声，转身向门走去。咔嗒一声，雨晴正要伸手拉门的时候，门板忽然被大力推开，结结实实地揍在雨晴额头。她诶的一声蹲在地上。

*谁呀不长眼！*

“主教！……诶这是谁？”一个人蒙的闯进来，却险些被蹲在地上的雨晴绊倒。雨晴满眼都是眼泪，可是这说话的声音又好像有些熟悉。

*向叔叔？*

“跟你们说了多少遍，遇事不要慌张。”莫主教的声音响起，然后雨晴被黄色的微光笼罩。她额头上的伤口迅速愈合。伤痛消失，雨晴站起身。借着身上的微光，她看清了向甫脸上的慌乱与紧张。他瞥了雨晴一眼，目光没有在她面前停留。向甫快步走到桌案旁。雨晴看到莫伯伯还坐在那个高背座椅之中，依然用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。

“主教，情况不妙……”向甫没有说下去。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实验体有些异常，不听我们控制……”

向甫的声音很小。雨晴如果集中注意力，本可以听清。可她的精力现在别的地方。

**求救，求救。**是青萝的消息。

**怎么回事？**有了天胡的前车之鉴，雨晴现在不敢怠慢。

结果法器中稍微停顿了一下，青萝的消息才接着出现。

**我潜入教区的时候，被人捉住。**青萝说。

*她怎么也在这边？*

**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标志？**雨晴赶忙回复。

**禁闭室，九五二七。应该是这边。**青萝的消息来的很快。

**好好，还有没有？**雨晴接着问。

**对了，除了我还有.....**

**还有什么？青萝？？**

青萝的消息就断在哪里，没有了下文。

“.....得赶快安排撤离.....”

雨晴心中焦急万分，她不顾向甫还在跟莫主教还在说话，张口道：“莫伯伯！我还有一个朋友被你们抓起来了！”

## 2100 - 救援天胡

---

“我只能等你一个小时。”

雨晴耳边还回响着莫主教的叮嘱。当时，莫伯伯一改慈祥稳重的声音，反复向雨晴叮嘱。他的解释雨晴没有听太明白，好像是什么严重事故。他当时有写了一份命令，是禁闭室九五二七号房间的开释文件。雨晴把开释文件交给了主教门口的一名弟子，自己则带着另一条命令，来找天胡。

她一路祈祷，一路凭借记忆向前摸索。她越发痛恨自己不擅长记路的毛病。这已经是她第三个猜测的路口。

*千万不要错！*

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在指引，雨晴穿过昏暗的、曲曲折折的走廊，前面的房门没有阖上，微微开了个口子。

*好像是这里。*

雨晴推门进去。确实是松风那个杂乱的房间。不过房间好像更乱了。好多书籍纸张资料倒在地上。架子上的瓶瓶罐罐也碎了不少。雨晴没时间顾忌这些，她向里面那扇门走去。

*太好了，也没锁！*

雨晴把门推开。屋顶粗大扭曲的管道还在喷着蒸汽，偶尔也还能听到野兽的嘶吼。可是那些白袍戴面具的人都不见了。雨晴来不及疑惑，顺着记忆赶忙冲向做实验的房间。

门依然没关。

雨晴来到房间中。没有看到松风。她看向透明的墙壁。提上躺着几个白袍人，还有他们四散的身体。胡乱丢在地上的手跟腿。开裂的腹部中红色的东西撒在地面。四处都是血迹。

雨晴爬在旁边剧烈地呕吐。

然后她忽然想起来，本应帮着天胡的床板，上面什么都没有。

她忽然紧张起来。感觉从手指到脚尖都变得冰凉，仿佛自己坠入了冰窟。她猜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袭击了这里，撕碎了实验者，还有天胡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一路上门都没有关闭，为什么一路上连个人都没有看到。

他们都是逃走的。

雨晴瘫坐在地上。她感觉自己好像被阴影中的什么东西盯上了。她忽然想起了松风所说的虚空。也许虚空真的存在，里面有什么未知的东西跑了出来。她想要站起，可是她的脚没有力气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有人吗？

雨晴发现自己在哭。

.....

“救救我.....”

救救我.....

雨晴？天胡给出了消息。

天胡是你么？雨晴高兴地想要跳起。她噗嗤一声笑了，鼻涕泡都冒了出来。

是我。你在哪？天胡问。

我在做实验的房间。啊不对，我在你旁边的房间。诶呀没法给你解释。你在哪？雨晴有些语无伦次。

我.....我不知道我在哪。我头疼。天胡的反应好像有些迟钝。

你站起来。说不定我能看到你。雨晴说，他有些希望天胡逃走了，可又有些希望天胡就在对面的房间中。然后雨晴看到一个人从角落中站起。他浑身浴血。雨晴感觉胃中又是一阵翻滚。对面的人正茫然看着左右。

我站起来了。我没看到你。天胡说。那个人低着头，在地面的尸骸血泊中环顾。

往左看。雨晴紧紧咬着牙。然后她看到了对方失神的目光。他的眼睛就像一个黑洞。

.....谁.....来救我.....

这是饕郭在呼救。

## 2130 - 分头行动

---

雨晴从来没有觉得，时间是如此的珍贵。她用力迈开腿，用自己最快的力气奔跑。痛苦地呼吸和腿上的无力感，让她想哭。她一不小心被台阶绊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

幸好是最后一级.....

她爬起来，摸了一把眼泪，继续向前。

解决天胡的过程还算顺利。她在走廊的墙壁上，绘制了自己记忆中最危险的爆破符文。所幸这里的墙壁只能吸收来自房间中的冲击。爆炸声过后，青萝在穿过破洞和硝烟，来到天胡面前。一开始天胡还有些迷乱，可他迅速恢复了神智。雨晴没有花太多时间给他解释现在的处境，因为现在还要救下青萝，以及饕郭。

在天胡的指引下，饕郭说清楚了自己的处境。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，但是他记得自己经过的地方都有什么。根据他的描述，雨晴发现饕郭正躺在向甫的实验室中。雨晴清楚地知道饕郭的位置，可是对青萝所在的地方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。她跟天胡商量，决定让天胡去找饕郭，雨晴在法器中指引天胡。而她自己，则想办法找到青萝。

她努力那记忆中的地点与眼前的景象相匹配，可是白天的景色万全是另外一个光景。路上已经鲜少能看到人。她拦住一个慌乱奔跑的人，问对方禁闭在何处。而对方好像看神经病一样盯着他。

“你不要命了！主教要求撤离！这还剩多少时间！”对方大致给雨晴描述了方向，便慌忙离开了。

**你们在哪？他们，他们已经疯了.....**饕郭又发来消息。

**他们在咬我。**饕郭说自己手脚被绑住，却无法挣脱。

**你受伤了？**天胡问。

**没有。他们在咬我的头发。**饕郭说。

**冷静。我很快就到。到白楼左转？**天胡后半的问题是给雨晴的。

**没错。下一个路口向右。**雨晴也终于冲进了禁闭室的大厅。她看到大厅门口挂着的牌子了。

**饕郭，你明明一直有意识，为什么不提早联系我们？**天胡问。这也是雨晴一直好奇的。可是现在有更紧迫的问题，她不知道禁闭室编号的房间在哪。

**我找到禁闭室了！我找不到地图！**雨晴赶忙问。

**看看你墙上，有没有画在什么上面？或者找书本资料。**天胡立刻回复。

**我.....我被祖先召唤以后，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意识清醒，可是没办法控制身体。还有灵力。**饕郭说。

**墙上，墙上，墙上.....在哪啊！**

墙边立着的灯柱，只有一两个还能用。可不知是出了什么问题，灯柱一闪一闪。雨晴心中的恐惧又肆意翻腾起来。她感觉本就不多的体力，正在飞速流逝。

**找到了！**

远离灯柱的墙壁被阴影盘踞，她在拐角处的墙壁上找到了一个木板。她举起手中的灯光。

**地下二层！**

然后她飞速向前。

## 2200 - 结局

---

天胡躲在一个货架旁边，喘着粗气。他只要稍稍侧过头，就可以看到门口的情况。房间内一片狼藉，地上还有几个无头的尸体正在抽搐。

*爆炸符还有三张，长针还有四组。*

自己身上所剩道具已经不多了。他把短刀上的血迹擦干净。虽然经过术法的加持，自己的短刀无比锋利，可是第一把已经因为使用过度崩刃了。

*老朋友，你可是我最后的依靠。*

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砍翻了多少人。他们应该都只是凡人没错。可是他们懂得疼痛和恐惧。他们扑上来，任凭饕郭砍飞半颗人头，而旁边的家伙根本不知退缩。天胡在这些人眼中看到疯狂。或者，他们已经变成了人以外的什么东西。

**你在哪？**饕郭问。

**他们开始自己咬自己了。有家伙把别人的脸咬掉了。**饕郭接着说。

*他们都要把我的喉咙要穿了。还别人？*

**我应该离你不远。**天胡说。

**天胡，我跟青萝马上就过去。**这是雨晴发来的消息。

**你们来也没用。你们先撤。**天胡说。

他不知道这些挂着半只手，还在四处摇晃的家伙，究竟是怎么追踪到自己的。他试过把周围的光源都毁掉，可是黑暗中他们依然会扑向自己。他扔出了一颗臭味弹，仍旧没用。而自己现在躲在货架后面，他仍然能听到低吼声和脚步声正在向房间门口靠近。

*真是见鬼。*

**别逞强。我们马上到。**青萝说。天胡知道她不喜欢自己。换成是自己，可没有兴趣去救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角色。

**雨晴你没跟他说？**天胡问。

片刻停顿之后，又传来了雨晴的消息。

**去他娘的，老娘做不起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。要死也死在一起。**青萝爆着粗口。

**什么要死？有人在咬我的脚趾头，好恶心啊。快来救我。**饕郭问。

天胡并不知道青萝所说的一个小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。他觉得现在每过一秒钟，自己都赚到了。一个人影从门口冲进来。他半张脸上的肉都被扯下来，眼珠挂在外面不断晃悠。他后面还跟着几个。

*真是没完没了。*

天胡从货架背后跳出。他挥刀向前，那个人伸出手。半只手掌飞到旁边，可他还在咧开嘴向前冲。

忽然间，天胡感觉周在的灵力开始沸腾。天胡头一次感觉到，原来空气中的灵力，流动起来是会有方向的。自己沉浸在浓郁的灵力之中，潮流从地面向上，裹挟着他冲向房顶。在那一瞬间，天胡以为自己要被灵力的波浪推离地面。

*就是现在了吧？*

**很高兴和你们合**

法器中再也没有其他消息。

一切皆归于虚空。